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下午二時三十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司徒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M.B.E.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婉嫻議員

鄭家富議員

鄭耀棠議員

張漢忠議員

蔡根培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俊仁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漢銓議員，J.P.

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羅叔清議員

吳靄儀議員

顏錦全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任善寧議員

缺席議員：

鄭明訓議員

張炳良議員

莫應帆議員

出席公務人員：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政務司孫明揚先生，C.B.E., J.P.

文康廣播司周德熙先生，C.B.E., J.P.

運輸司鮑文先生，I.S.O., J.P.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衛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J.P.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J.P.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J.P.

庫務司鄺其志先生，J.P.

經濟司關永華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2)條的規定而提交會議席上省覽：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6 年裁判官條例（修訂附表 4）令》	131/96
《1996 年公司條例（修訂附表 8） （第 2 號）令》	135/96
《1996 年法定語文（修改文本） （旅行代理商條例）令》	136/96
《1996 年小販（認可區）公布》	137/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貓狗條例）令》 ...	(C) 21/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條例）令》	(C) 22/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旅行代理商條例）令》	(C) 23/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渡輪服務條例）令》	(C) 24/96
《1996 年法定語文（更正文本）令》	139/96
《1996 年消防（裝置承辦商）（修訂）規例》 ..	140/96
《1996 年木料倉（修訂）規例》	141/96
《1996 年證券（在聯合交易所買賣的股份期權） （修訂）（第 2 號）規則》	142/96

《1995 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 (1995 年第 14 號) 1996 年（生效日期）公告》	143/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區議會條例) 令》	(C) 25/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 (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 令》 ...	(C) 26/96

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會期內提交的文件

第 68 號 — 政務司法團截至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的周年帳目結算表

第 69 號 — 立法局行政管理委員會年報 1994 - 1995

雜項

英國政府提交國會一九九五年度香港事務年報白皮書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44 條提交有關香港的初步報告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醫院管理局職員開支

1. 楊孝華議員問（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本財政年度及過去兩個財政年度，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僱用所有醫生（包括仍按公務員條款聘用的醫生）而付出的職員開支，佔醫管局總開支的比例為何；及

- (b) 本財政年度及過去兩個財政年度，醫管局為僱用轄下醫院普通外科部的醫生而付出的職員開支，佔此等部門所獲總撥款的比例為何？

□ 生福利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在一九九三至九四、一九九四至九五及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醫院管理局為僱用所有醫生而付出的職員開支，分別佔醫管局總開支的20.5%、21.4%及21.9%。雖然醫管局已將編製財政計劃及財政預算管理的工作下放給每間醫院，但並非所有公立醫院均有為個別臨床部門或運作單位，另行撥款以支付職員開支。因此，我們並無議員要求提供的資料，可說明為僱用公立醫院普通外科部的醫生而付出的職員開支，佔此等部門所獲總撥款的比例。

給予受挖沙工程影響的漁民的特惠津貼

2. 曾健成議員問：近年，由於在香港水域進行挖沙工程，使漁民魚獲大為減少，影響他們的生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現時如何訂定發放予受影響漁民的特惠津貼的準則；
- (b) 在訂定準則前，有否廣泛諮詢業內人士的意見；若有，詳情為何；
- (c) 政府如何處理部分業內人士對特惠津貼的數額所感的不滿；及
- (d) 會否考慮增加特惠津貼；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現時，計算和發放特惠津貼予受填海、挖泥及傾卸泥土工程影響的漁民，所用的準則是由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五月批准的。特惠津貼的金額，是按漁民在受影響地區三年漁獲的估值計算出來。漁獲的估值，是由漁農處處長按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期間進行的漁港調查結果，以及魚類統營處逐年修訂的魚類價格指數釐定的。擁有船隻長度逾15米的受影響漁民，亦符合申領特惠津貼的資格；

- (b) 政府雖沒有特別就上文(a)段提及的準則諮詢業內人士的意見，不過，在建議採用有關準則前，政府已考慮過漁民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和十一月舉行的漁民聯絡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政府並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向立法局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闡述有關準則。議員一般都同意採用這些準則。其實，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四年二月期間，我們亦曾以問卷形式諮詢40個漁民組織的意見。諮詢結果有助我們釐定詳細的評審準則，處理擁有船隻長逾15米的受影響漁民的申索；
- (c) 不滿特惠津貼數額的漁民，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的職責是評審津貼數額是否按已批准的準則釐定，並會考慮上訴人或有關政府部門提供的最新或補充資料或證據；及
- (d) 我們最近已委聘顧問公司，就本港漁業資源及本港水域內的漁民作業情況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將有助我們進行一些工作，其中包括檢討向受影響漁民發放特惠津貼的現行準則。在這項研究完成之前，我們只能根據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期間進行的調查，以及魚類統營處發表的魚類價格指數，來計算應發放予受影響漁民的特惠津貼。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3. 張炳良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政府各中央層面諮詢委員會之中，有多少是由政黨（或政治團體）的成員出任主席，每一政黨（或政治團體）所佔的比例為何；
- (b) 各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之中，有多少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背景，每一政黨（或政治團體）的成員所佔的比例為何；及
- (c) 目前政府對委任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背景人士為各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的政策為何，及有否限制該等人士在諮詢委員會成員中所佔的比例？

政務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各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個人資料，均由其本人自行申報而現時亦未有為政黨或政治團體設定明確定義。因此，政府並無詳細紀錄諮詢委員會成員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背景的資料。現根據我們所得資料，答覆上開問題如下 —

- (a) 現時，有六名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背景的人士，擔任政府各中央層面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現根據有關人士所申報的資料，臚列他們所屬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如下：

政黨/政治團體	人數
民主建港聯盟	1
民主黨	1
自由民主聯會	2
自由黨	2

- (b) 政府各中央層面諮詢委員會當中，現時共有21名人士具有政黨（或政治團體）背景。現根據有關人士所申報的資料，分列他們所屬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如下：

政黨/政治團體	人數
民主民生協進會	4
民主建港聯盟	6
民主黨	4
香港公民協會	1
自由民主聯會	2
自由黨	2
新香港聯盟	2

- (c) 政府是根據有關人士的能力、專才、經驗、品格，是否熱心公益服務，是否適合擔當有關職務等各因素，來委任諮詢委員會成員。我們的目標，是要確保具備最佳條件，而且符合有關委員會特別需要的人士，得以出任委員會成員。

戶外課外活動指引

4. 蔡根培議員問：沙田馬鞍山馮堯敬中學遠足團於八仙嶺郊野公園遭逢山火，引致十多名師生傷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目前教育署是否有一套完整的戶外活動指引；若有，該指引有否提供安全及應急措施；及
- (b) 教育署會否考慮將是次事件中罹難教師捨己救人的行為，作為今後推廣公民教育的一個典範？

教育統籌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教育署每年都向各學校發出通告，闡述舉辦戶外活動一般須遵守的安全預防措施及行政程序，以確保學生的安全。教育署亦有發出資料冊子，指導學校在進行與學科有關的戶外活動時，例如體育、地理及生物等學科，應採取的安全措施和應急措施。

最近發生山火慘劇後，教育署已準備檢討學校戶外活動指引，並正成立工作小組，全面研究有關問題，以便訂定更詳盡的指引，提供更多實用性資料，協助校長及教師策劃和進行這類活動。我們打算在下學年開始前，備妥這些指引。

- (b) 這宗慘劇令每個市民深受感動。教育署已善用每個機會，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讚揚在山火中犧牲了性命的兩名教師，以及表揚其他表現英勇的人士。教育署會繼續這樣做。此外，我們興建了“春風亭”，藉以紀念這事，並向在山火中發揮捨己助人精神的教師和學生致敬。我們希望其他學生都能以他們為榜樣，學懂關心別人，並在人生中遇上逆境時，能勇敢地面對。

此外，我們將會在一九九六年九月，發出一套學校公民教育新指引。新的指引會重灌輸勇敢、互愛互助、友善、仁慈和貢獻社會等基本價值和信念。

有標記油非法轉為汽車用柴油

5. 劉健儀議員問：雖然近年工業轉型及工序北移，工業用柴油(俗稱“紅油”)的入口數量卻由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的 14.6 億公升急劇上升至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35.4 億公升。此外，柴油車輛增加，汽車用柴油的入口數量卻由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的 7.6 億公升下降至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7.2 億公升。有見及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為何出現上述情況；
- (b) 紅油被非法轉為汽車用柴油的情況如何；
- (c) 相對汽車用柴油，紅油的含硫量為何；紅油對本港空氣構成何種程度的污染；及
- (d) 汽車用柴油的入口數量下降是否與非法使用紅油及貨櫃車和貨車從大陸運進柴油有關；政府有否評估該等從大陸運進本港的柴油數量及對本港空氣質素的影響；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措施，減低貨櫃車和貨車從大陸運進本港的柴油數量？

庫務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工業用柴油（有標記油）並非直接輸入本港，而是（基於保障稅收理由）在本港把標記及染色料物質加入柴油製成。在本港混製成的有標記油數量，由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的 14.4 億公升，上升至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25.2 億公升。數量增加是基於下列因素：
 - (i) 在這段期間，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動工，例如機場核心計劃工程，引致有標記油的需求增加；及
 - (ii) 在一九九二年，專利巴士公司獲政府完全豁免繳交柴油稅，

而巴士自此亦獲准使用有標記油。這亦令有標記油的需求增加。

主要由於上文第(ii)點所述的理由，汽車用柴油的使用量有所下降。儘管柴油車輛數目增加（主要因為中港之間的運輸業務日益頻繁），但仍不足以抵銷汽車用柴油使用量下降的情況，原因是司機可以在中國為其車輛添加汽車用柴油。

- (b) 海關已加強執法行動，藉以對付非法使用柴油的問題。檢獲的柴油數量（不包括檢獲的走私汽車用柴油），由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的65 000公升增至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70萬公升。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頭11個月，檢獲的柴油數量更增至120萬公升。我們已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預留撥款，以便海關增設兩隊由13名人員組成的調查及執行小組，藉以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執法行動，及打擊從外地偷運汽車用柴油到本港的活動。
- (c) 法例規定，有標記油和汽車用柴油的含硫量分別不可超過0.5%和0.2%。事實上，現時在本港出售的有標記油含硫量遠低於0.5%（通常只有0.35%），而部分大型供油商對這兩類柴油所採用的含硫量標準更只是0.2%。單以含硫量而言，汽車非法使用有標記油對空氣質素所構成的影響並不很大。環境保護署錄得的周圍空氣二氧化硫含量水平低和穩定，足以證實這點。
- (d) (i) 我們已在上文(a)段說明影響汽車用柴油使用情況的因素。
 - (ii) 我們未有評估過境車輛司機從大陸運進本港的汽車用柴油數量。不過，中港兩地所使用的汽車用柴油，含硫量頗相似。就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水平而言，現時並沒有證據顯示，過境車輛使用大陸柴油，對香港的空氣質素構成重大影響；及
 - (iii) 對於個別類型貨車可從大陸運進本港的汽車用柴油數量，應課稅品規例（第109章附屬法例）已訂明有關限額。有關限額是根據車輛的汽缸容量而釐定。我們未有計劃降低該等限額，以免影響過境交通運作。不過，香港海關已加強執法行動，對付偷運汽車用柴油進入本港的行為。

6. 唐英年議員問：就公屋租戶搬遷後未有交回其單位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過去三年有多少租戶因移民外地而將其單位交回房屋署，以及有多少單位因被房屋署揭發租戶已移民外地但沒有將之交回而遭收回；
- (b) 房屋署如何知悉租戶已移民外地；
- (c) 租戶是否可將其租約轉給親屬；若然，準則為何；過去三年有多少租戶成功將其租約轉給親屬；及
- (d) 過去三年有多少租戶違反租約將其單位轉租予他人，房屋署對該等租戶一般的懲罰為何？

房屋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在截至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為止的三年內，共有335名租戶因移居外地而自願交回單位，另有109個單位是因租戶被發現已移居外地但未有交回單位而遭收回的。

房屋署定期視察租戶的單位，調查其住用情況。屋口職員亦可透過查核租戶的交租情況、公用設施的耗用量或鄰居的投訴，而知悉租戶已移居外地。

房屋委員會的租約訂明，除非獲得房屋署署長的批准，公共房屋的租住權不得轉讓他人。在下列情況下，房屋署署長會考慮准許轉讓租住權：

- (a) 戶主已逝世；或
- (b) 戶主已移居外地，只留下部分家人在香港；或
- (c) 由於戶主家庭人數眾多，租用了兩個租住公屋單位，但在接受資助以自置居所後，交回其中一個租住公屋單位，而部分家人則留在餘下的租住公屋單位。

在上述情況中，新戶主均必須是原來租約內列明的認可成員。租住權通常會轉讓給：

- (i) 租戶的配偶；或

- (ii) 如配偶不在，則給一名已婚的子女；或
- (iii) 如住戶所有的子女均未婚，則給其中一名18歲以上的子女。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前的三年內，共有12 822宗這類轉讓租住權的個案。

租約內已訂明嚴禁分租。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前的三年內，房屋署揭發了136宗分租事件，並採取行動收回有關單位。如房屋署發現單位由未經登記的人士佔用，將會採取行動終止租約。

體育活動的秩序

7. 膾培忠議員問：香港大球場在一月十二日曾發生觀眾與球員及球會負責人衝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警方如何處理場內球迷或觀眾以粗言穢語高聲辱罵球員或球會負責人；及
- (b) 該等球員或球會負責人就上述情口所作的投訴，在有第三者表明願意作證下，警方會將投訴列為何種性質案件處理？

保安司答（譯文）：主席先生，上述問題兩部分現逐一答覆如下：

- (a) 每當有體育活動及文娛節目在大球場舉行，警方會派人到場維持治安，並維護公眾安全。警方會根據每宗事件的實際情況及當時的現場環境，決定某種行為是否可能擾亂治安。球迷對球員及球會負責人叫囂喝罵，在世界各地都經常發生。只要事件不致影響治安，警方都會盡量容忍，但情況如發展到有擾亂治安的可能，警方便會採取適當的行動，例如向有關的球迷作出警告。
- (b) 警方會根據有關的案情，包括當事人及獨立證人的口供，調查每宗投訴及加以分類。

單元課程及通達學習計劃

8. 張炳良議員問：一九九零年發表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建議進行兩項有關學校課程的計劃，分別為研究“是否可在初中階段推行單元課程”及“可否推行通達學習計劃”。政府其後接納該兩項建議，並在教育署的課程發展處內開設有關的職位，以進行研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有關的職位何時設立，其數目及職級分別為何；
- (b) 教育署自設立該等職位後，有否就該兩項計劃進行研究和實驗；若然，何時進行及其目的、內容及結果為何；
- (c) 教育署有否就上述研究或實驗編寫任何報告；若然，有否公開該等報告；
- (d) 教育署有否就上述兩項計劃是否可行和可取得出結論；若否，將於何時得出結論；在作出決定時，有何準則；及
- (e) 未來兩年內會就該兩項計劃進行何等跟進工作？

教育統籌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單元課程，是把一個課程重新編排，分成較細小的教授與學習環節，稱為單元，以便因應學生的需要，增減、組合或調節課程內容。一個課程單元本身是完整的，有明確的目標、清晰的內容及具體的授課策略和評核方法。單元課程包括為全體學生而設的核心單元、為能力高的學生而設的延伸單元，以及為能力較低學生而設的啟導單元。內容範圍擴闊的科目，則以選修單元補充核心單元，而無須另設新科目。

通達學習是以一套教學策略為基礎的教授與學習方法。在通達學習計劃下，學生需要學習的概念及內容已經界定，並劃分為多個連續的學習單元，每個單元各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步驟。這些目標的複雜和深淺程度則按步而增加。每個單元完結時，會進行一次測驗，以確定學生對課程內容是否已融匯貫通，及找出學生遇到困難的地方。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確保所有學生首先掌握了一個單元所需的基礎知識，才進入下一個單元。

- (a) 我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開設了兩個小組，分別負責研究單元課程及通達學習計劃，每個小組的人手包括一名首席課程主任及一名高級課程主任。

(b)及(c)

小組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各項研究和實驗，現概述如下。

單元課程

單元課程組編訂了數項單元課程，並在選定學校內高小至初中班級試驗推行。這些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改進學習技巧，使學習更具成效。已完成試驗的各項計劃，範圍包括社會及圖書館、經濟與公共事務及體育等科目，均甚獲老師好評。試驗成功後，我們已把這些單元課程提供給有興趣的學校採用。其他仍在進行的計劃會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完成，範圍包括語文、人文學科、數學、科學等科目，以及兩個為特殊學校而設的單元課程。至目前為止，一般反應十分理想。假如試驗成功，我們亦會把這些單元課程提供給有興趣的學校採用。

單元課程組已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及一九九四年三月，向課程發展議會先後呈交兩份進度報告，並將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呈交進一步的報告。

通達學習

通達學習計劃組在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和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在選定的小學進行了一項試驗計劃，研究小三數學科採用通達學習方式的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數學科的成績有進步。該組已於一九九五年五月舉行的一次課程會議上，公布這項試驗計劃的結果。另外，該組已為15個數學科學習單元編製了通達學習教材，供有意採用通達學習方式的小學使用。這些學校的經驗，對這方面的研究會很有幫助。

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通達學習計劃組在兩間學生成績較差的中學，研究中文科採用通達學習方式的效果，結果顯示學生的成績有所改善。該組已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將研究結果提交課程發展議會。

一九九五年八月，教育署在18間小學進行調查，徵詢教師對通達學習方式的意見，結果絕大部分受訪者都支持通達學習方式。該組將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將調查結果提交課程發展議會。

(d)及(e)

我們計劃在未來兩年進行多項研究計劃。單元課程組將會為中一至中五數學科編製核心及延伸課程，以及修訂中一至中三的綜合科學、電腦科及體育科課程綱要。通達學習計劃組會為初中中文和科學等科目編製更多教材及進行研究。教育署預期在上述工作完成後，便可得出結論，確定單元課程和通達學習這兩種創新的課程形式是否可行和可取。

半私家病房試驗計劃

9. 陳鑑林議員問：鑑於本港自從部分公立醫院推行半私家病房試驗計劃以來，私家醫院的經營受到一定的影響，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上述試驗計劃自推行以來的反應如何，政府會否進一步將該計劃擴展至所有公立醫院；及
- (b) 有否評估有關計劃對私家醫院的影響；若有，其結果如何；若否，會否進行評估？

□ 生福利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律敦治、贊育、葛量洪及博愛四間醫院，現時根據半私家病床試驗計劃開設的半私家病床共有65張。過去12個月，這些病床的平均住用率約為70%，而病人對有關服務亦很滿意。

我們會在今年年底時，對上述試驗計劃進行全面檢討，以確定半私家病床在公立醫院體系所發揮的作用。這項檢討所涵蓋的範疇，計有評定適當的收費水平、將增設的病床數目，以及應在哪些地區／類別的醫院提供這類病床。此外，亦會評估半私家病床對私家醫院的影響。

在打擊越境犯案方面的合作

10. 劉漢銓議員問：近年中港兩地執法人員在打擊越境犯案方面的合作日趨頻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過去三年以來，本地執法人員到內地出庭作證的次數及其所屬職級為何；
- (b) 過去三年以來，內地執法人員來港出庭作證的次數及其所屬職級為何；及

- (c) 鑑於中港兩地法律制度不同，雙方政府是否曾合作舉辦互訪交流活動或短期研習班，讓兩地執法人員了解對方法律制度的架構及運作；若然，活動的詳情如何（包括參加者所屬職級及活動次數等）；若否，會否考慮與中國政府合辦該等活動？

保安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在打擊越境犯案方面，我們大致上與中國當局保持緊密合作。透過邊境聯絡渠道，本港警方、人民入境事務處和海關人員差不多每天都與內地有關人員接觸，交換關於走私及偷渡之類的越境罪案資料。此外，本港警方透過國際刑警，與中國公安部維持緊密聯繫，應付越境刑事罪案。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以來，內地有兩名聯絡官派駐本港，加強國際刑警的聯繫工作，特別對本港警方與廣東省以外省份的聯絡大有幫助。在反貪污的事宜上，廉政專員公署亦與廣東省人民檢察院保持緊密合作。

關於問題的三個部分，現提供以下具體的答覆：

- (a) 到目前為止，未有本地執法人員到內地出庭作證，因為中國當局並無提出要求。
- (b) 同樣地，也沒有內地執法人員來港出庭作證，因為（據我們所知）中國當局的做法是不容許國內公安人員到外地出庭作證。
- (c) 內地和香港都舉辦過多次互訪交流活動、聯絡及檢討會議，以及研習培訓課程，幫助兩地的執法人員，了解對方制度的架構和運作。各職級人員不論是部門首長以至員佐級人員等，都有參加這些活動。警方、海關、人民入境事務處及廉政公署，在過去3年參與此類活動的統計數字如下（邊境聯絡渠道的日常聯絡並不包括在內）：

活動	舉辦次數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	一九九五
(i) 中國執法人員訪問香港，包括出席聯絡及檢討會議	96	110	163
(ii) 香港執法人員訪問中國，包括出席聯絡及檢討會議	95	110	117

(iii) 在中國舉辦研習培訓班	11	6	6
(iv) 在香港舉辦研習培訓班	115	76	127

削減港內小輪服務班次

11. 梁耀忠議員問：本局在今年一月審議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油蔴地小輪”）的加價申請時，該公司表示如加價申請不獲接納，便會削減部分航線的班次，最後加價申請獲本局通過。然而，近日卻有報道指油蔴地小輪計劃削減三條港內航線的一半班次。有見及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油蔴地小輪的加價申請提交本局審議時，是否知悉該公司已計劃削減有關航線的班次；
- (b) 油蔴地小輪削減有關航線的班次，會否違反政府在批出專營權時與其訂下的協議；
- (c) 考慮是否批准削減有關航線班次的申請時，會否先徵詢本局意見；若否，原因為何；會否在削減有關航線的班次後採取適當措施，以保障市民的利益；及
- (d) 如何確保日後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運輸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為了因應乘客需求的轉變和善用資源，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油蔴地小輪”）一直持續進行修改渡輪服務的計劃。為此，該公司去年十月向政府提出下述建議：

 - (i) 將佐敦道至中環的渡輪服務由每十至15分鐘一班改為每15至20分鐘一班；
 - (ii) 更改北角至九龍城、北角至紅磡及灣仔至紅磡的渡輪服務時間，由上午六時至晚上十時改為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政府在審議油口地小輪的加價申請時，已得悉這些建議。經徵詢各有關區議會的意見後，第(i)項建議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實施，而第(ii)項建議則有待決定。

- (b) 油口地小輪須按運輸署署長批核的服務時間表提供服務。根據《渡輪服務條例》，油口地小輪可要求修改渡輪服務的班次，但須獲運輸署署長批准。
- (c)及(d)

當局不會就更改渡輪服務時間表這類運作事宜，徵詢立法局的意見。

運輸署署長在評估渡輪營辦商有關修改服務的建議時，會先考慮乘客的需求，並徵詢區議會的意見，然後方作出決定。

廢物分類

12. 黃錢其濂議員問（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為口保護環境，政府是否有制訂政策，要求本港市民先行將廢物分類，以待當局收集；及
- (b) 是否有訂立措施，讓一般市民可向有關政府部門取得處理某些家居有毒物質及化學品的資料？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政府所訂的政策，是鼓勵市民把可循環再用的物料，與不可循環再用的廢物分開。在廢物管理方面，政府的整體目標是從根源口手減少廢物，提倡再用和循環使用，以及確保剩餘物獲得妥善處理，在環境方面合乎成本效益；而把廢物分類，則有助達到這個目標。為此，環境保護署設立了熱綫服務（電話號碼：2755 2750），告知市民該署已設立廢物收集計劃，以便回收廢紙及鋁罐等可循環再用的物料。此外，該署亦印備小冊，詳細介紹如何在住宅樓宇和辦公地方設立廢紙分類及收集計劃，以供市民索閱。

為進一步提倡減少廢物，由環境保護署委聘進行的顧問研究最近建議了多項減少廢物的措施，包括實行分類收集計劃，以分開可循環再用的物料。下個月，我們會就這些建議徵詢各有關方面的意見，以便制訂適用於本港的減少廢物計劃，然後在本年稍後時間再進行公眾諮詢。

- (b) 家居有毒物質及化學品，多用於家居清潔、防治蚊蟲鼠蟻方面，或包含在油漆及電池等消耗品內。這些化學品的空容器和用後的電池，通常只剩下小量的殘餘物，可與其他住戶廢物一同棄置。在罕有的情況下，如市民需要協助，以便棄置載有有毒物質或化學品的大量剩餘物或過期產品，他們可透過環境保護署的電話諮詢服務（電話號碼：2755 5462），向該署查詢。

本港捕魚業狀況

13. 羅祥國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捕魚業對本港整體經濟的貢獻為何；
(b) 本港捕魚業近年發展概況為何；
(c) 對捕魚業的資助政策為何；及
(d) 有否研究為何沒有企業在本港大規模經營商業漁船隊？

經濟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捕魚業對本港經濟有重要貢獻，使本地的新鮮海魚供應得以維持穩定。在一九九五年，估計漁獲共有195 000公噸，價值21.5億元，其中約123 000公噸在本港出售，供應本地海魚需求約70%。捕魚業捕獲的優質魚類及生產的加工產品有部分出口往外地，在一九九五年這方面的收入共約12億元。該行業僱用約15 000名本地工人，並為有關的附屬行業，例如魚類批發及零售市場、漁船建造及維修、燃料及捕撈設備供應、製冰、冷藏及其他裝載糧食服務等提供就業機會。
(b) 近年香港的漁船日趨現代化，設計改良、配備有較大馬力發動

機及新型導航設備、魚群探測儀及機動裝置的漁船，數目有所增加。這些設備令本地漁民可進一步擴大他們在區內的作業範圍。在過去五年，本港的總漁獲維持在每年200 000公噸左右，其中約90%在香港海域以外範圍捕得。

- (c) 政府對捕魚業的政策是，促進該行業發展和持續善用漁業資源，從而令市民獲得穩定的新鮮海魚供應。這項政策透過提供技術援助和支援服務推行，譬如提供漁船設計、貸款及為提高漁民生產力而設的職業訓練，和設立魚類批發市場。捕魚業並無接受資助。此外，政府已就漁業資源展開顧問研究，並着手成立海岸公園和海岸保護區，又快將開始鋪設人工魚礁，以進一步促進捕魚業的長遠發展。政府又參與亞太區內有關的研討會和與鄰近國家緊密聯繫，以求更有效地管理漁業資源和管制破壞性的捕魚方式。
- (d) 由於捕魚業受天氣及漁獲難以長期保持穩定的影響，一般認為這是收入不穩定的行業，因此，與香港其他行業相比，捕魚業對主要投資者的吸引力較低。儘管如此，香港個別漁民已成為相當成功的企業家。很多漁民從操作小型近岸船隻，轉為以大型及先進的拖網漁船在遠洋水域作業，並聯群作業，以取得更豐富的漁獲。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實施

14. 葉國謙議員問：鑑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將於短期內生效，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政府部門如何實施此條例；
- (b) 在法例正式實施前，政府將採取何種措施協助公營及私營機構遵守此條例；及
- (c) 目前土地註冊處的地契查閱程序會否與此條例有所抵觸；若然，有關部門有何相應對策？

政務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由一九八八年開始，當局一直都籲請公營及私營機構遵守政府發出的《資料保護原則及指引》，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也是根據資料保護原則而訂定。故此，政府部門應已熟習這方面的基本規定。隨着這條法例於去年訂立，政府已要求各決策科及部門首長為執行條例作好準備。政務科亦向各部門及決策科提供協助，除了直接提供意見、舉行簡報會外，並且為所有直接參與有關工作的人員舉辦大型講座，以及派發下文(b)段所載的詳細指引資料。
- (b) 政務科刻下正以公營及私營機構中資料使用者為對象，積極加強他們對於條例的認識及理解。該科在去年十月印製了一份《資料使用者指引》，向使用資料的人士介紹條例的主要條文。截至現時為止，該科已派發了約6萬份指引。另外，又在本年二月十七日推行海報宣傳運動，鼓勵公營及私營機構遵守條例所訂的保護資料原則；而直至目前為止，該份海報已派發了約6萬份。該科最近印製了一本詳細的指引，向資料使用者解釋條例內關於查閱及更正資料的規定。該本指引在本年三月二十日已開始派發。在有需要時，政府會印備其他資料，協助使用資料人士了解條例的規定。政務科刻下正針對資料使用者提出的具體問題，指導他們如何遵守條例。
- (c)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1第3項原則訂明，除非得到資料當事人同意，否則其個人資料只可用於收集資料時原定的用途，或直接的有關目的。土地註冊處收集個人資料的其中一個目的，顯然與其他公眾登記冊一樣，是要方便市民查閱資料。故此，該處所訂的查冊程序，與條例根本沒有抵觸。

在公共屋邨養狗

15. 李華明議員問：就近日發生於公共屋邨內的一宗狗隻咬死女嬰的不幸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估計全港現有多少公屋住戶違反租約上禁止飼養狗隻的條款；
- (b) 過去兩年共有多少公屋住戶因違反該條款而遭房屋署警告或終止租約；
- (c) 房屋署各公共屋邨辦事處是否有職員專責執行該條款；及

- (d) 除了終止違約住戶的租約外，房屋署會否訂立其他措施嚴格執行該條款；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截至一九九六年二月止，房屋署共正處理約200宗公屋住戶飼養狗隻的個案，而該署對每戶均有採取執行行動。在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一九九六年二月期間，房署曾向約2 630個住戶發出警告，指他們違反租約條款；當中兩戶被終止租約，其餘住戶則經房署勸諭後，把狗隻送走。

採取執行行動，是屋邨職員的例行職責之一。

房署現正加強執行行動，由一九九六年四月起，該署向違例住戶只發出一次書面警告，勒令他們14天內把狗隻送走，否則會被終止租約。

檢控在非吸煙區內吸煙人士

16. 謝永齡議員問：根據現行法例，小巴、戲院及升降機等公眾場所均列為非吸煙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過去三年內，每年於非吸煙區內吸煙而被檢控的人士的數目為何，其中有多少是成功被起訴的；
- (b) 過去三年內，法庭對於在非吸煙區內吸煙的最高、最低及平均判罰分別為何；
- (c) 政府會否考慮加強檢控工作並提高刑罰；及
- (d) 政府有何長遠措施保障非吸煙市民的權益，特別是辦公室內的“二手煙”對非吸煙市民的影響？

□ 生福利司答（譯文）：主席先生，非吸煙區內的執法工作主要由非吸煙區的管理人負責，而政府則就管理人所轉介的個案，提出檢控。要政府人員擔任前線執法工作，並非有效使用公眾資源的做法。

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在一九九三、九四及九五年，在非吸煙區內吸煙而被檢控的人士分別有115人、2 648人及1 809人，而被定罪的則分別有49人、1 832人及1 337人。被判的罰款額中，最低者分別為50元、10元及50元；而最高者則分別為400元、1,200元及1,000元。至於平均罰款額，則分別約為400元、430元及700元左右。上述數字只包括在地下鐵路及九廣鐵路發生的個案，因為我們並無其他陸上交通工具（例如小巴、的士等）在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吸煙（公眾衛生）條例》訂明，在指定非吸煙區內吸煙的最高罰款額為5,000元。當局認為這個罰款額仍屬恰當。

當局已逐步增加非吸煙區的數目。現時已列為非吸煙區的包括各種公共交通工具、戲院、劇院、音樂廳及公眾娛樂場所等。雖然食肆無須設立非吸煙區，但必須張貼告示，告知顧客食肆內是否設有非吸煙區。

雖然當局認為，將所有樓宇列為法定嚴禁吸煙區的做法，目前來說並不可行，但會鼓勵樓宇管理人通過行政措施（即無執法的權力），將樓宇列為非吸煙區。短期內向立法局提交的《1996年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會詳細說明這方面的規定，授權食肆、銀行及零售店舖的管理人，自行劃定法定嚴禁吸煙區，並採取執法行動。因此，上述樓宇會否列為嚴禁吸煙區，將視乎顧客對管理人提出的要求而定。管理人若應顧客的要求設立非吸煙區，則可能會較在政府強行施加管制的情況下，更為積極採取執法行動。

至於“二手煙”的問題，政府與本港其他多間機構於去年簽訂了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制訂的無煙工作環境承諾書。由本年四月一日起，所有政府工作地方，包括辦公室內外地方，均禁止吸煙。我們希望此舉能為其他僱主樹立榜樣。

藥物製造商的《優良藥物製造守則》

17. 劉慧卿議員問：鑑於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已根據世界卫生組織及鄰近國家的做法，規定本港藥物製造商分階段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GMP)。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如何監察本港藥物製造商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

- (b) 現時有關政府部門根據甚麼標準製造藥物；□生署及醫院管理局是否有計劃採用《優良藥物製造守則》；及
- (c) 即將在柴灣落成的中央製藥所，是否具備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所需要的設施及器材；及政府有何其他措施以配合該守則的實施？

□生福利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衛生署轄下的藥劑事務部，是負責監察本港藥物製造商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的當局。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當局向全港所有藥物製造商發出“香港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1995”及“香港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實施進度表”，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所規定、分階段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一事，提供詳細資料。此外，又為業內人士舉辦簡報會，並規定必須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作為續牌的條件之一。認可藥劑督察會定期前往製藥廠視察，以確保有關規定得以遵循。
- (b) 衛生署的製造藥物過程，符合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所訂明的各項規定，其中包括《優良藥物製造守則》。醫管局轄下各間醫院的藥房，主要是負責藥物的調劑及混合，而滅菌製劑大部分是大批購買的。因此，衛生署及醫管局均嚴格遵守《藥劑及毒藥規例》所載的規定，以及英國藥典所訂定的標準。
- (c) 現時仍在興建中的柴灣中央製藥所，其設計已具備實施《優良藥物製造守則》所需的設施。為方便實施上述守則，當局已為員工提供訓練（包括派員前往海外實習），讓他們了解《優良藥物製造守則》的原則和實施方法。

中港客輪超載

18. 黃偉賢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在過去三年，政府接獲多少宗有關中港客輪超載的投訴；
- (b) 是否有客輪公司因被投訴超載而遭政府正式檢控；若然，請列出檢控的日期、公司名稱及刑罰；若否，原因為何；及

(c) 政府有何措施防止中港客輪出現超載的情況？

運輸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以來，我們共接獲四宗投訴。
- (b) 當局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接獲一宗投訴，其後檢控由招商局發展有限公司經營的一艘客輪的船長。該船長被控在該艘只准載客100人的船上超載六名乘客，結果被判處罰款4,000元。

當局又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接獲另一宗投訴，其後檢控由珠江船務有限公司經營的一艘客輪的船長。該名船長被控在該艘只准載客354人的船上超載21名乘客，有關訴訟程序仍在進行中。

上述兩宗投訴均由船上乘客在回港航程上利用無綫電話舉報。至於另外兩宗投訴，則由於證據不足，故未能採取進一步行動。

- (c) 海事處會不定時突擊抽查來往中港的客輪。舉例說，該處人員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份共進行18次突擊抽查，結果並沒有發現超載的情況。此類突擊抽查會繼續進行。

海事處處長已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發信給所有經營往來中港客輪服務的航運公司，勸諭他們提醒屬下船長，凡載客超逾有關船隻的核准載客量，均屬違法。

對網上色情資訊的立法管制

19. 張漢忠議員問：根據報道，美國國會在本年二月一日通過修訂《電訊法例》(Telecommunication Act)，禁止在國際電腦互聯網(Internet)上傳播色情及不良資訊。該項修訂規定違例者可被罰款25萬美元及入獄兩年。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是否有計劃修訂或訂立法例，禁止在本港透過國際電腦互聯網

傳播色情及不良資訊，並對違例者施以懲罰；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何在；及

- (b) 會否設立監察本港電腦網絡的機制，以便追查色情及不良資訊的來源；若然，詳情為何；若否，原因何在？

文康廣播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政府現正研究可否採取一些可行措施，對國際電腦互聯網(Internet)上的淫褻及不雅資料作出規管，而至今仍未達致任何結論，包括應否就這方面實行監察。

對自選影像服務的監管

20. 劉健儀議員問：據悉，香港電訊於去年年初已透露擬於本年七月推出自選影像服務（現已延遲至一九九七年年中），而政府卻於本年二月才發表有關自選影像節目及其他多媒體影像服務的諮詢文件，提出對該類影像服務的監管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為何這般遲才向投資者作出監管建議；是否由於政府對互動式多媒體服務欠缺一項完整的政策；及
- (b) 長遠來說，政府會否將電視節目與多媒體的其他熒幕服務加以區分，以便針對多媒體服務制訂一套公平完整的規管措施？

文康廣播司答（譯文）：主席先生，

- (a) 香港電訊雖然早在去年初便公布有關推出各種互動式多媒體服務的計劃，但有關試驗到了同年九月才完成。由於這些服務在其他國家並不普遍，若然在未研究有關試驗的結果之前，便對互動式多媒體服務制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實非明智。有關試驗清楚顯示，某些多媒體服務，特別是自選影像服務，已跨越廣播與電訊的傳統界線。因此，我們必須考慮不同規管方法所採用的政策及造成的實際影響，然後才公布有關建議及進行諮詢。

- (b) 正如我們在“規管自選影像服務”諮詢文件所說明的一樣，我們確實有意將那些包含電視節目的服務與所有其他服務加以區分。包含電視節目的服務將列入自選影像節目服務牌照的新類別，受到《電視條例》規管，而所有其他服務則被視作電子印刷品，只受到有關的香港法例，例如針對誹謗、淫褻及不雅內容的法例所管制。我們不擬就沒有包含電視節目的互動式多媒體服務制訂任何具體的規管措施。我們計劃在立法局本年度會期完結時，或在下年度會期開始時，立例規管自選影像節目服務。

主席（譯文）：各位議員也許記得，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的上次會議席上，我在一項辯論的過程中曾介入，說明議員不可作出或甚至暗示欺騙及說謊的指控，並指令立法局秘書從立法局議事錄中刪去冒犯性質的字眼。其後，在同一會議席上同一辯論中，我在立法局議事錄中恢復載錄有關的冒犯性質的字眼，並說：“在本局說出的字句以不刪去為佳”，因為經衡量後，議員所用的字句是無須刪去的。

我在這次介入後，接獲一位議員的來信，要求我澄清《會議常規》內有關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語文的規定，以及如何可以阻止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語文的規定，即使是無法完全杜絕這些用語。

冒犯性及侮辱性的用語，被視為屬不適用於議會的用語，意思是該等用語不應在議會中使用，而就香港而言，即指本局及其屬下委員會。《會議常規》第31(4)條說明，凡對立法局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語文，即屬不合乎規程。《會議常規》第31(5)條說明，議員不得意指其他議員有不正當動機。該等令人反感的用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其他議員的人格有有所貶損者，而另一類則是直接褻瀆、侮辱及粗鄙者。我裁定這兩種語文均屬不合乎規程。

雖然《會議常規》明確地就本局議員對其他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語文者而施行（但卻不包括議員以外的人士），我會，而我相信各位議員亦會把在本局中所說有關非本局議員的人士的直接褻瀆、侮辱及粗鄙的措辭，視為同樣地不適用於議會的，即是說，不配合本局的程序。我會裁定上述用語構成不檢點的情況，而倘有議員使用上述用語，定會裁定為不合乎規程。

倘若本局議員非故意地在其演辭中使用了令人反感的用語，我會請其把演辭中我視為不適用於議會的有關措辭重新整理。倘有關的議員對該要求聽若罔聞，或未能重新整理措辭，使其演辭不再令人反感，則我會命令其立即收回其演辭的有關部分，或是命令該名議員道歉。倘我的命令不獲遵守，我會把該等行為視為極不檢點，並會根據《會議常規》第34條命令其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本局該次會議的其餘部分。我希望不會出現援引《會議常規》

第34條的情況。

我想補充一點，根據《會議常規》第4C條，“議員”一詞包括指明公職人員。

我希望向各位議員再次保證，特別是寫信給我的那位議員，我絕不會容許，而我相信本局亦不會容許本局任何議員使用不適合於議會的用語，以保持我們所進行的辯論公正，及維持本局的尊嚴。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二讀

《1996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主席（譯文）：根據《會議常規》第27條的規定，每位議員最多有15分鐘發言時間。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我得着令他不得繼續發言。但由於明天下午將有議員動議兩項決議案，而辯論亦可能會頗長，故此我今天將會請35位議員發言。

李國寶議員致辭的譯文：主席先生，三個星期前，第一位在香港出生的財政司提交他的首份預算案。財政司和他的同事為預算案付出不少努力，實在值得嘉許。事實上，這份預算案大受媒介、商界 — 包括我所屬的組別 — 及本局議員好評。

先讓我們看看預算案的封面 — 深彩綠熨上金字。財政司是否希望使香港人聯想到著名零售商“馬莎百貨”的包裝？當局是否暗示香港應採用馬莎的推銷名句：“品質、價值與全球性服務”？

答案不在封面上，但在封面之後，亦即財政司發言數分鐘後，他便公布當局擬備預算案的方式曾有革命性的改變，原文是：“我相信現在正是我們確認服務業在本港經濟政策中得到應有地位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被界定為“依靠銷售我們的技術、創意、企業精神、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誠信可靠的良好聲譽”的行業，早在一九八零年開始就佔去本地生產總值的大部分，到一九八二年，服務行業僱用的人數，比製造業

還要多。當局要到一九九六年才終於注意到這個情況？

儘管這樣，這個改變是好的。財政司立下的先例，對香港的將來是大有益處的。財政司非常勇敢，因為他提出當局可能要開始正視早在15年前就一直被忽略的政策問題。

事實上，很多新措施都受到讚賞。來自離岸基金的收入及非香港居民的投資者從股票交易賺取的利潤正式獲准免稅，對於這個安排，我所屬的組別尤其表示歡迎。豁免市場莊家為對沖期權交易而進行的股票買賣繳交印花稅，亦廣為人接受。

以上種種聽起來都不錯，顯示當局的基本預算案經濟學的確汲取了寶貴的教訓。財政司接着告訴我們，更詳盡的內容載於補充資料內，但不少讀過名為《支援及推廣服務行業》這一附件的人士會發覺，內容仍欠詳盡。我所屬的組別渴望得到更多細節，特別是關於建議成立的按揭證券公司的資料。

最重要的是，有關的工作小組必須有足夠代表性，能充分代表整個金融界的利益，以確保所提問題一矢中的，而所獲答案亦完整無缺。按揭證券公司如要取得金融界的合規和支持，必須充分諮詢我們。

目前，我所屬的組別有幾個建議。來自某些債務證券的利息收入和買賣利潤可獲減稅，是深受歡迎的，但有關人士建議，財政司其實可以把這項措施變得更有效，方法是把減稅範圍擴展至私人機構發行、三至五年到期的債券。這樣做，可令70%以上的這類債券受惠，從而有效地促進和擴展本港的債券市場。

正如本局已留意到，作為債券發行樞紐，香港落後於區域內的競爭對手。財政司應該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金融界緊密合作，確保香港在爭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能夠跟其他區域金融中心競爭，甚至超越它們。我誠意促請財政司認真檢討本港的稅務結構。作為第一步，他可以進一步減低遺產稅稅率，以防止資金外流。

金融界並非唯一依賴科技去提供最先進服務的界別。關於這方面，我促請財政司重新考慮所定折舊免稅額“過高”的說法。如果電腦和有關設備首年的折舊免稅額能夠增至100%，香港就可以媲美新加坡。財政司雄心萬丈的高科技發展計劃是以某些行業為對象，增加折舊免稅額，將會進一步鼓勵這些行業，並發出一個清晰的訊息，就是香港是鼓勵高科技投資的。

同樣重要的是，財政司並未忽視服務的基本元素，即前綫人員的態度。閱讀“以服務和質素為本的精神”一節時，我大感興趣。附件指出，政府“計劃……設立更多類型的獎項，以表揚服務有禮和表揚優秀的人員，並且推廣服務精神”。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我在擬備對去年預算案的回應，當時我的辦公室向皇家香港警務處的公共關係科發出一份傳真文件。數天後，我收到一份簡覆，表示已收到我的傳真，但一年後，我仍然等待着他們答覆我的問題。當局其實可以起帶頭作用，先行在各部門內推廣服務精神。這不是我們早在一九九二年便聽聞的一項“服務承諾”嗎？

雖然當局似乎不大樂意提及對服務行業有何具體措施，但在預測失業前景方面，卻殘酷地坦白。財政司表示：“失業率似乎不大可能迅速回復至以往我們較為習慣的極低水平”。

當局是否表示，我們一直努力建設的所謂經濟繁榮，並非大家都能享受？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並不是新鮮的事。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低入息家庭的收入在可動用收入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小。由一九九四年第三季至一九九五年第三季，月入少於港幣5,000元的人數——政府界定的最低收入組別，增加了差不多17%。對於富者越富，當局似乎感到很愜意，但只可惜貧者越貧窮了。

這似是一個到處都是機會的地方嗎？這是一個人們相信只要勤奮工作就可以發達的地方嗎？我認為都不是。

難怪當局的代表在不同場合都曾談及一個“悲觀”因素，但我恐怕我們要對付的是更嚴重的東西，就是“做得差勁”的因素。

可悲的是，我相信只有少數香港年青人會發覺我剛才所犯的文法錯誤。這些年青人普遍有一個弊病，就是“說得差勁”，這個弊病削弱了我們的競爭能力，也摧毀了他們的就業前途。英國語文水準不斷下降的同時，廣東話和普通話的水準亦普遍下降。

當局應留意她本身在基本經濟學上所汲取的寶貴教訓：“失業水平基本上會繼續受勞工供應情況影響”。既然這樣，為何政府當局一直都沒有在教育、培訓和再培訓上作出充分投資？儘管政府要求增撥港幣3億元作為再培訓之用，但除了希望外，失業者所得到的，微不足道。且讓我引述：“我相信，根據我所預測的較好經濟增長，情況會逐步改善”。說得頗合理，不過，正如很多屬於我組別的人問：這些增長預測，是否一如就業機會預測般

實際？

在一九九五年最後一季，香港經濟增長率只是3.1%；在一九九五年，每一季的經濟增長都下降，下降率接近一個百分點。從這個趨勢看，當局如何得出一九九六年平均增長率達5%的結論？當局是否純粹因為要支持上升的公共開支而挑選這個增長率？

如果增長預測並沒有實際的假設為依據，當局怎可以計劃其預算案呢？在空中建造樓閣不但使問題混淆不清，更使我們的將來蒙上陰影。

當局現時消耗本地生產總值的18%。如果經濟增長比預測的比率低，而收入跟隨增長率下降，公共開支上升幅度將會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多少？會否衝破20%的關口？

寧願保守計算而出錯，豈不審慎得多？實事求是，按增長決定支出，豈不更有遠見？如果經濟增長減慢，那怎麼辦？我們會否再次陷入赤字的困境？

夕陽的餘暉，與黎明的曙光非常相似。當港人準備迎接新紀元之際，亦應該是我們切實地向前瞻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着手建造繁榮的明天。

財政司作了一個很好的開始。他確定了問題所在，並肯定服務行業一直被忽略的地位，結果，他制訂了一套計劃，旨在保持及加強香港的競爭能力。然而，不少被透露的措施仍然只是概念，它們需要具體的行動。我相信，未來繁榮的基石已經奠定。我們所知道的大綱，委實不錯，我會連同我組別的人士一起，等待計劃的細節。

主席先生，提出過上述種種保留意見後，我謹此支持議案。

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確實是每一個人的願望，尤其是當我們既經歷了去年經濟放緩，又要面對九七年政權移交，我們必然希望經濟轉好，香港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進一步改善。然而，要願望成真，我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最重要是財政司能具備遠見，看到本港經濟發展路上的危機和機會，同時亦應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還富於民。

財政司在未來的預算案中，屢次表達他對本港經濟發展持樂觀心態，作

為一個以香港為本位的財政司，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市民，我們在過往一年經濟表現不如理想的原因，以及他為何可以在現階段會有如此樂觀的估計。眾所周知，去年的經濟增長一直滑落，由第一季的6.1%，跌至第四季的3.1%，全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6%，這個情□並非一個好景的預兆。

財政司完全沒有回顧這個經濟滑落的趨勢，而一廂情願地認為由於歐、美及亞洲地區經濟向好，所以可以帶動本港未來一年的經濟。在這兩個月以來，我曾經到過不同及不少的國家，見到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情□並不如財政司所預期的理想。歐洲各國的經濟毫無起色，而美國和日本方面，如果能有2%或3%的增長，則已算是可喜可賀的了。

今年香港貿易環境還有一個很大憂慮，就是美國每年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造成喪失最惠國待遇這個莫大的威脅，除了美國有關方面認為中國人權問題沒有改善、中美貿易龐大逆差達350億元及近期的台灣海峽風雲等問題外，還有就是美國揚言若不解決知識產權問題，便會採取制裁中國的行動。

倘若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根據港府最新的估計，香港經濟增長最少會下跌一半，即減少2.1%至3%，最令人擔心的不只是貿易額和轉口貿易額的大幅下降，而是本港勞工將有61 000至89 000人會面臨失業。換言之，本港的失業人數甚至會有倍增的情□，而失業率亦有可能驟升至6%的最高點。所以我認為在中國延續最惠國待遇方面，我們應作出更大努力；而本港在未釋除經濟放緩問題時，要面對一個嚴峻危機。

在這情□下，財政司究竟有甚麼可見而又可信的依據，可以令我們相信他預測本港今年會有5%的增長呢？今天已是三月二十七日，第一季很快便完了，財政司在回答時可否告訴我們，第一季的經濟情□是怎樣呢？

為了提高本港經濟實力，我認為在政府能力範圍內，稅務方面應該仍有可以改善的空間。首先就是調低利得稅。據粗略估計，將利得稅調低半個百分點，會令政府少收了8億元左右，但是對於數以千億元計的政府儲備來說，這實在是九牛一毛之數。□且，這種拋磚引玉的措施，將可為香港帶來更多的資金。我希望財政司在聆聽各方意見後，會考慮自行提出這方面的修訂。

現時港府的財政狀□是充裕的，據資料顯示，截至九七年三月三十日，我們便有1,500億元的儲備，可是政府卻毫無意願令本港市民也可以分

享這個豐富的財政成果，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政府的各項收費上，大要花招，加完又加。難道現在連財政司也不懂經濟，所以說提高政府收費會與民生無關嗎？這種說話怎可以令我們放心呢？自由黨認為，如果政府要帶頭加價，那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永無止境一直加下去，加重市民的負擔。

自由黨一直以來不斷促請政府刺激經濟，但是政府卻充耳不聞，就連可以同時解決房屋問題、提高就業和刺激經濟的大量興建出售公屋計劃，在預算案中也隻字不提。庫務司鄭其志先生寫信給議員表示，預算案已經達致各方面的效果，其實他的說法根本並不符合事實。他和財政司除了在預算案公布前，屢次揚言恐嚇如果凍結加價就會加稅，但這種恐嚇是嚇不倒人的。

這份預算案提高個人入息免稅額是可以滿足市民需求，這個亦是還富於民的措施之一，自由黨認為值得支持。財政司指出港府有豐厚的儲備，但政府收費和稅項則仍是只加不減。財政司說本港目前有種種不明朗因素，所以不肯降低儲備水平，但是他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刺激經濟，又或用甚麼來改善民生，那麼財政司究竟想如何處理這筆龐大的儲備呢？究竟財政司是否認為政府坐擁鉅資，市民卻要面對種種政府加費，才算是他理想的穩健理財策略呢？我相信財政司欠廣大市民一個既坦白又合理的答覆。

對於政府接納了自由黨的要求，修訂現行規定，准許到中國居住的老人繼續領取綜援計劃下的標準援助金及長期補助金，我們表示歡迎。雖然財政司為老人增設了每年320元的社交及康樂活動開支津貼、200元的特別津貼，以及按通脹調整老人綜援金額至每月1,935元，但是自由黨認為政府對這群曾為香港繁榮作出努力的長者，仍未給予適當的照顧。自由黨兩年多以來，一直要求政府在一九九五年提高老人綜援金至每月2,500元，我們將會繼續為老人爭取提高綜援金，使他們可以安享晚年。然而，我們覺得如果因為這單一事件而要反對整個預算案，又或提出其他條件作為交換，則不是一個適當的做法。

關於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方面的問題，我認為必須考慮到制定這份預算案時的環境與現時的不一樣，因為到時港英政府的主權只覆蓋了預算案的首三個月，而餘下的九個月則屬於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範圍內，所以有關的工作不單止要中港雙方能緊密合作，候任行政長官的參與亦非常重要。據我估計，候任行政長官將於今年第四季產生，雖然距離預算案的公布日期只有三至六個月，但是我認為候任行政長官與制定這份預算案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到開始制定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時，基本上已知道九六至九七年度本港的經濟表現，可否達到5%的增長，到時是應該釐定政策和考慮刺激經濟的措施了。

主席先生，還有四百多天便到主權移交的日子，籌委會在不久的將來會確定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要做的事務，而籌委會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便是採取措施，確保香港的平穩過渡和長遠的經濟發展。雖然有些人對籌委會的工作抱有懷疑的態度，但是我相信每個籌委會成員都了解本身的職責。九七年快要來臨，香港的過渡以及特區政府成立後的表現，對每個香港人都非常重要。政策的安排，以至財政預算案只是繁多工作的其中兩項而已，如果大家還是抱口不信任的態度去面對各種過渡事情，只會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在無謂的爭拗上。我們應該切記，香港人最希望見到的，是未來特區政府能維護港人的利益和長期的經濟發展，我對特區政府的任務是不會抱有懷疑態度的。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李柱銘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本人發言首先會對今年預算案作一個整體評論，然後會集中討論如何制定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

財政司曾蔭權先生秉承過往麥高樂先生的做法，在制定預算案過程中，諮詢立法局內不同黨派及無黨派議員的意見，使公共資源的分配更符合公眾利益。這種做法，近年來已成為行之有效的方式，得到本局及市民的認同，使預算案中不少地方得到改進。對此我們民主黨表示讚賞。

目前立法局是由選舉產生，政府已無法像過去一樣，通過官守及委任議員左右立法局的投票。所以，要取得本局支持的唯一方法，便是在政策制訂前充分吸納立法局議員的意見。

從九一年到九五年，我們看到香港議會政黨日趨成熟，所以歷年來都按社會需要提出合理建議。我認為政府將本局納入制定預算案過程的做法是今後行政和立法溝通方式的最佳示範。

在九六至九七年度的預算案中，政府接納了民主黨部分的建議，例如協助本港服務業發展、提高個人基本免稅額、增設個人培訓免稅額、注資再培訓局等，但亦有部分與民生有重大關連的項目未有得到充足的資源。最明顯的例子是老人綜援標準金額偏低、護理安老院床位嚴重不足、大型交通基建項目停滯不前。

對於各政策範圍的支出，民主黨各政策發言人會由今天開始，一連兩

天詳細分析目前種種問題，希望政府官員聽取我們的意見後，在四月三日答辯時，有正面積極的回應，使預算案取得本局最大的共識。

主席先生，目前距離主權移交還有四百多天，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的制定已不再純粹是資源分配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究竟如何制定及審議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相信本局及市民同樣關注。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清楚確立制定預算案的政治原則。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財政預算案是香港內部事務，與國防、外交無關，因此，香港政府及特區政府應有充分的自主權去制定預算，調配公共資源。同時，亦只有港府及本局最了解我們社會的需要，不會鬧出“車毀人亡”的笑話。

在處理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問題上，可分兩個層面，一是制定預算工作；二是審議預算工作。

一、有關預算案的制定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日前決定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由港府擬定，然後交屬下專家小組通過，每月召開一次會議。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是，究竟在這安排下，這是屬於諮詢，抑或賦予中方一個否決權。若要小組達致共識後，才可繼續討論，其實這等如容許中方通過聯絡小組參與制定預算。我希望財政司四月三日對這一點給予明確答覆。

中方通過聯絡小組，插手預算案編制工作，其實這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行為。眾所周知，過去幾年中方官員已大聲疾呼，說港府大灑金錢，又說會“車毀人亡”，真是“大吉利是”。假如他們將這些言論變成行動，直接影響香港預算編制工作，這會立下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破壞香港“高度自治”，架空了未來特區政府。

在此，我想清楚表明中方並不能代表特區政府，從香港人角度而言，今日的港府官員，抑或明日特區政府官員都是香港人，這工作移交等如左手交給右手，根本不需要勞煩聯絡小組的所謂“專家”插手干預。

二、有關預算案的審議

上星期籌委會通過成立臨時立法會，中方官員隨即表示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應由臨時立法會審議、修改。這表示中方不但要參與編制預算，還要通過臨時立法會這個“傀儡”組織來審議預算，這究竟是甚麼道理？

主席先生，一個由“傀儡”籌委會所產生的由400人組成的“傀儡”推選委員會，再推選一個由60人組成的“傀儡”臨時立法會，在特區政府成立開始，便要審議預算，他們究竟是代表港人，抑或代表京官，大家心中有數。臨時立法會是一個“非法”組織，它的成立是違背《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但中方粗暴地要港人接受，還要為它鳴鑼開道。主席先生，本屆立法局已經全部由選舉產生，但中方要強行拆散，然後用變相委任的“傀儡”來行使立法局的權力。在“以我為主”的方針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精神何在？特區政府完全被架空，一切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上，“一國兩制”又有甚麼前途可言呢？

主席先生，過去共產黨“左”的政策已為國家帶來不少禍害，包括近期對台灣政策、軍事演習，令兩岸關係緊張。現時對港政策嚴重左傾，在此關頭，中方若不臨“左”勒馬，“一國兩制”將成為泡影，這對香港，對中國，也沒有任何益處。因此，我希望中國領導人三思。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靈巧地施展他“移花接木”的本領，將港府各項收入和開支項目綜合成編，匯成本港有史以來首份由本港華人炮製的財政預算案，內容雖無出人意表之處，但也可稱得上是中規中矩之作。

洋洋數萬字的預算案，畫龍點睛處，在於標題上的八個大字：“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目標偉大兼具前瞻性，可惜仔細審閱預算案的內容後，便會發覺這個目標只是空中樓閣，在預算案中提出的拓展經濟措施，難以收立竿見影之效；而有關改善民生的建議，既不能真正提高老人生活水準，也不能拉近貧富差距，所以民建聯認為，這份財政預算案，只可以說是一份“無風無雨也無晴”的預算案。

“無風無雨”是指財政司建議提高個人免稅額；寬減其他稅項；增加公援金額；實施綜援計劃；發展科技設施；開設第四個工業口等措施，令本港大部分的受薪階級、工商界人士，以及無依老人也得以受惠，當然他們不會引起這方面輿論界的激烈批評，亦可以巧妙地令我們各大政黨難以投下反對票。但仔細分析各項建議後，受惠人士便會恍然發覺，未來的日子並不是晴天一片，這些措施顯得步伐緩慢，市民仍然要想辦法面對目前陰雲瀰漫的日子。

在“拓展經濟”的課題上，財政司承諾設立一個科學園，發展第二間科技中心，開展第四個工業口工作，描繪了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但這幅圖畫所發揮的作用只能流於觀賞及點綴，實際上，建議都屬於長遠的規劃，其財政承擔跨越九七，對香港工業急需維持出口這方面的競爭能力則沒有具體裨益。預算案中亦未提及其他改善目前製造業景口的有效措施。

主席先生，港府建議向僱員再培訓基金再注資3億元，民建聯認為，此舉對於解決當前因本港失業而衍生出來的問題來說，只是“杯水車薪”，港府應為再培訓局增闢固定的收入來源，以應付社會對再培訓的需求。

在“改善民生”的課題上，民建聯提出了“分享繁榮、共度時艱”的政綱口號。面對現時香港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投資環境不明朗的因素下，預算案只能算是“點到即止”，多項開支撥款均只能按通脹稍微調整，與口實改善民生、提高市民生活水準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

財政司建議提高個人免稅額至9萬元，與民建聯主張的94,000元，仍有一段距離。最令人遺憾的是，差餉並未隨經濟不景作調減，反而要作每年重估，這將使差餉可能會每年增加，令市民負擔百上加斤。民建聯堅持港府應減輕市民差餉負擔，調低應課差餉租值，為市民提供一個安居樂業的居住環境。

在公援金額方面，預算案雖然針對老人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但卻沒有在最直接讓老人受惠的“生果金”上作任何調整，只象徵式地為老人增設每年320元的特別社交津貼及200元的新年利是。我在這裏不能不提醒財政司，這項社交津貼對行動不便的老人來說，完全起不到作用，而200元的新年利是，每個月平均只寥寥十多元而已，試問又如何能改善老人的生活？因此，民建聯重申，港府應提高老人“生果金”至800元，令所有年滿65歲或以上的老人可直接受惠。

雖然財政司亦建議提高綜援金額，但提高的比率與民建聯一直要求將標準金額提高至最少達工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一，即2,733元的建議比較，亦顯得保守。民建聯一直強調，港府必須正視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現象，制定一個全面的扶貧策略。在這方面，我的同事陳婉嫻議員稍後將會集中講述，而民建聯的其他四名議員，也會就財政預算的內容分別發言，包括我的同事陳鑑林議員將就差餉問題發言；張漢忠議員將就運輸交通事宜發言；顏錦全議員會就區域市政局的開支及市區重建發言；陳榮燦議員會談及勞資關係；而我則會集中討論有關憲制事務、公務員開支及過渡安排、教育以及環境問題。

首先，我要談談憲制事務，港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將本港的選民資料更新、檢討並作總結，然後將資料有系統地收藏保存，此舉無可厚非；但港府若將資源花於研究那些九七後不會再沿用的選舉形式，例如立法局新增的九個功能組別，幼稚地奢望這些違反《基本法》的選舉模式得以於九七年後沿用，則屬浪費公帑的行為。

至於憲制事務科下年度將增設六個新職位，其中兩項職責，就是要集中處理協助特區籌委會進行過渡工作，並與候任行政長官合作，這是一個非常可取的態度，民建聯希望港府能善用這些新增的資源，積極地加強與中方合作。不幸的是最近總督以異常高的姿態，指摘臨時立法會，引發起新的中英爭拗，激化了中英矛盾，本來已漸趨緩和的中英關係，又告緊張，這是我們香港市民極不願看到的事情。

在用於公務員的開支上，我們很歡迎港府在下年度對公務員培訓的撥款增加17%，為更多公務員提供普通話培訓，並且開辦更多有關中文寫作及中國事務的課程。

我必須強調，本港擁有一支優秀的公務員隊伍。在距離香港主權移交只有四百多天的日子中，保持公務員隊伍及公務員制度的穩定，加強對公務員的培訓，協助他們順利過渡，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港府必須以真誠態度，朝向這個目標繼續努力。

在教育開支方面，令人失望的是港府將大量資源繼續投於大專教育上，令大專教育撥款由九零至九一年度的29.7億元增至明年預算的100億元，增幅達236.5%，遠遠超於同期基礎教育撥款的比例，反映出港府“重頭輕腳”，忽視基礎教育，而且未能做到平衡基礎教育與大專教育的發展。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出大學成本高昂的問題。根據港府官員答覆本局議員質詢的答案顯示，上年度港府培育一名大學學生的成本便需202,000元，是九零至九一年度的兩倍。在港府要求逐步收回成本的政策下，大專學費亦隨之上漲而大幅增加，港府預計明年學位課程的學費達37,350元。民建聯希望當局在研究大專資源分配時，要以增加效率，減少浪費為原則，令子女讀大學不要成為一般家庭的沉重負擔。

提高學生的中英文語文能力、在學位不足的地區加速興建新校、重建學習環境惡劣的中小學校舍，是基礎教育資源分配中極需優先處理的項目。

作為民建聯環境事務小組的發言人，我和我的政團特別關注到有關處理固體廢物和中央焚化爐設施的工作進展。環境保護署的部門開支預算中指出，處理固體廢物的總開支，在未來一年將增加13%。港府已完成處理固體

廢物的顧問研究報告，而港府亦在未來的兩個月內，就報告提出的各項建議諮詢公眾。雖然有關建議尚未公布，但現時新發展的堆填區壽命，只不過30年，故此，港府應盡快制定處理固體廢物的長遠策略。

興建中央焚化爐設施，以處理醫療廢物及動物屍體的進度一直緩慢，由八九年至今的六年多時間內，有關計劃仍是“紙上談兵”。港府現應加速有關檢討進度，使影響公眾口生的醫療廢物可早日獲得妥善的處理。

民建聯歡迎任何能有效地改善本港環境質素的措施，但對去年港府所聘請的國際顧問團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污水處理方法一事感到困擾。據了解，國際顧問團去年就九個污水處理方案，向立法局解釋時，根本沒有一個傾向性的方案；而港府在公眾諮詢期結束後，至今仍未有一個正式的公布，卻要求按一級化學的污水處理方案，撥款對南丫島一帶水域進行環境評估，是草率的做法。民建聯希望港府詳細交代現時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實際進展情口。民建聯在此重申，本港的污水需要經較高級的污水處理程序，方可排放出大海的立場。對於上述環境評估的撥款，在沒有新資料情口下，民建聯持保留態度。

至於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編制工作方面，民建聯歡迎港府已與中方達成共識，將會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共同編制，期望這份預算案是以港人利益為依歸，使香港可以繼續維持經濟繁榮。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黃宜弘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作出利益聲明：我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財政預算專家小組中方顧問之一。可是，我今天的發言，並非代表中方專家小組的意見，而是以立法局議員的身分，發表個人的意見。

在英國統治下，由港府獨力制定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產生過程中，有爭拗，也有妥協；有平衡，也有數字遊戲。有人問我：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關鍵時刻，財政司是否“好心做壞事”呢？我覺得，對一個人，或者一件事，不應從主觀、感性、短視的角度去看，必須採取較為客觀、理性和長遠、全面的觀點。因此，我相信財政司會同意，對這份預算案，我既不應該分沾絲毫的光彩，亦不應該承擔任何的責任。

第一，將香港原本已經偏窄的稅網進一步收窄，而提高政府的經常開

支，我對這點有所保留。眾所周知，香港的庫房收入，主要來自利得稅，及與土地物業有關的稅收。財政司雖然並無提到要收窄稅網，但根據專家的意見，每年減少數十億元的稅收，必然影響現有的財政收入基礎，實際上是令稅網縮窄的。在前兩個財政年度大幅寬減稅項的情況下，財政司也許是受到政黨的壓力，要繼續“做些手腳”，但我確實看不到這樣做，對整體經濟的發展，以及財政收入的穩定，有甚麼好處；而且，很可能會給未來的特區政府，留下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事實上，很多港人都以能夠納稅為榮。去年我出席總督主持的傷殘人士高峰會，聽到與會者表達了這個信念。有一位傷殘人士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為香港的納稅人。一個非常需要社會給予照顧的傷殘人士，尚且以能夠納稅，作為值得自豪的事，何口其他身體健全的人，就更加不用說。財政司會否考慮到，由於稅網收窄而失去納稅資格的港人，會否因此感到自豪呢？

第二，公共開支多年來已累積不少增幅，下年度的增幅仍然超過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幅度，尤其是直接用於社會福利的開支，在五年來實質增長接近七成的基礎上，今年度又比上年預計結算數劇增20.8%，如果包括用於醫療口生等方面的間接開支，則福利開支已佔整體公共開支兩成左右，不能不引起關注。對確實有需要援助的老弱殘疾人士，應該給予援助，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我認為，政府主要做的，應當是“救濟”，而不是“救窮”。換言之，應當重點改善福利支出的結構，把有限的資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幫助最有需要的人士。因為“窮”的概念，的確是一個非常主觀、感性的概念。無依無靠、缺乏生存條件的人，需要政府救濟，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不肯自食其力，單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硬要社會加以援助，這並不一定說得通。試問，辛勤工作了一個月只得數千工資的人，相對於四人綜援家庭每月可獲萬多元的援助金額，會否覺得公平呢？而且，增加福利開支，必將難以維持低稅率，最終的代價，就是加稅或赤字；同時，在政府總支出有上限的限制下，唯有盡量削減與經濟、基建、教育等有關的開支，而導致經濟發展受損。環顧西方某些國家，已被龐大的福利開支弄得焦頭爛額，不可收拾，這個教訓，難道不應該汲取嗎？

百多年前，英國把鴉片引進中國，而令中國失去香港，哪個炎黃子孫，不視此為奇恥大辱呢？現在，英國在撤出香港之前，突然將福利開支大幅增加，其要害在於將香港逐步引向“福利社會”的道路。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以及公平競爭，去改善生活條件，提升生活質素，是中國人傳統的觀念。英國人要走之前，大力鼓吹不勞而獲的“新觀念”：因為這個社會富裕了，社會就應該照顧你。試問，不斷灌輸、擴散這種觀念，對廣大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會產生甚麼影響呢？我認為，這種“新觀念”，無論包裝得如何華麗，對社會進步的禍害，有甚於鴉片，可以說是一種“精神鴉片”。

在經濟過得去，或展望較為好景的日子，這種“新觀念”的殺傷力，似乎不是很明顯；但傳統的價值觀一旦崩潰，或變得模糊不清，在遇到經濟不景，或政治困擾的時候，出現動盪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我相信，財政司並不希望損害港人一向勤奮努力的傳統，他的確是一心一意要為港人做好事。如果他的用心，受到港人的質疑，我覺得是很委屈的。在香港政權即將移交的最後四百多天，我們不僅要增強港人的民族自尊心，還要加強中國傳統美德的宣傳推廣，鼓勵港人同心協力，團結奮鬥，去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說得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故美國總統甘乃口也說過：“別要求國家對個人可有甚麼好處，先要求自己對國家能作甚麼貢獻。”(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我希望，而且相信，候任的特區政府班子，一定有勇氣、有能力對症下藥，在運用公共資源為香港經濟建立堅實基礎的同時，致力培養奮發向上的社會風氣，提倡肯拼搏的競爭精神，以維護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中國邁向二十一世紀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本來希望，財政司能夠用小小的篇幅，講述一下港府歷年來的理財哲學和財政措施，究竟是否取得預期的效果，有何經驗教訓值得總結記取，但我在他的演辭內，聽不到有關這方面的檢討，所以覺得有些遺憾。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羅祥國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曾蔭權先生的財政預算案，是本港開埠以來首份由華人負責制定的預算案，有一定的特殊意義，所以民協對這份預算案的期望自然比以往為高。民協認為財政司的預算案有一定的突破。當我們考慮到制定這份預算案的很多背景因素，會更覺這突破難能可貴。首先，消費非常疲弱，失業率高企，造成政府收入減少、市民生活艱苦，在這個情勢下，他更須面對各方短期刺激經濟的不適當要求；其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要面對首個全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承受更大的民主議會壓力；第三，曾先生作為首位華人財政司，他的第一份預算案偏偏又是最後一份由香港政府全面負責制定的預算案；第四，財政司要信守與中方的“密契”，並且要承受諸如“車毀人亡”的政治壓力。有如此的背景，預算案的制定照我們估計是動輒得咎，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在眾多壓力之下，曾先生仍能為財政預算案帶來一點色彩和突破，是應該受到表揚及肯定的。

值得嘉許的地方

財政司提高了供養父母、祖父母的免稅額，又提出了新的供養兄弟姊妹的免稅額，流露了華人社會重視家庭倫理的價值觀；增設培訓扣稅項目，有

助鼓勵在職人士進修，改善我們人力資源的質素。姑勿論這些免稅額的數額是否足夠，該等建議無疑為預算案添上一份中國人的感情。其次，財政司敢於展望未來本港的經濟發展，提出了一份支援及推動服務業的策略性文件，就不同行業提出不同的行動綱領，勾劃出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視野較以往廣闊，這是一項突破，亦是一項進步。

以上是民協認為這份財政預算案應該受到嘉許的地方。

忽略貧窮問題

雖然預算案對本港未來的發展作出勾劃，但提出的政策卻嫌不夠具體。更重要的是，財政司展望未來的去向，卻忽略了本港目前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就是貧窮問題。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的前列，但社會上仍有一群為數龐大的貧窮人士，而貧富懸殊情口仍然繼續惡化。我不打算在這裏詳細討論貧窮問題，但我要提出一點：政府有責任促使社會所得獲得較公平合理的分配，而稅制及稅收手法是政府其中一個主要的施政工具。

應全面檢討本港稅制

財政預算案中，並無提出設立稅制檢討委員會，對此民協表示不滿。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稅率低，簡單而明確的稅制，這已被財政司喻為七大美德之一。簡單稅制在本港的以往經濟起飛中發揮過很大的作用，但同時亦造成本港所得分配極度不平均的一個原因，而且本港稅基狹窄，亦非健康的現象。

民協要求政府設立稅制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本港的稅制。民協建議政府在利得稅和薪俸稅方面都採用一個溫和的累進稅制，從大企業及高薪人士增加稅收，以增加有需要的民生方面開支。

民協認為利得稅短期調整方面，應增至17.5%，長遠來說，民協認為一個溫和累進稅制，例如公司盈利500萬元以下者仍維持收16.5%，而盈利500萬元以上者，可以引進一個較高的18.5%稅率。現時利得稅偏低，我們估計增加1%累進稅率可增加政府收入，使政府有更多資源投入有需要支出方面，改善貧窮人士的生活。民協要強調，增加利得稅1%不會對本港的商業環境帶來太大的不利影響，因為本港的利得稅基本上相對我們的競爭對手及毗鄰的地區來說，非常偏低。中國33%，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是30%，新加坡26%，香港只得16.5%！差距非常大，我們不同意增加1%的利得稅會嚇跑投資者。九二至九三年度政府曾調高利得稅1%，當時商界亦曾預言會嚇跑投資者，後來事實證明純屬虛言，可見商家的一些代言人比較誇大其詞，往往危

言聳聽。投資者在香港投資的考慮當然有各種重要的因素，包括政治穩定、法制健全、金融體系健康情口、租金比較合理、人力資源充足，利得稅率並非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在稅制方面，民協要求增設“供樓自住利息支出免稅額”，減輕供樓自住人士的負擔，以鼓勵更多市民置業安居。另一方面，我們建議政府應考慮增設奢侈品銷售稅，對豪華奢侈品如遊艇、名貴手錶、珠寶等應設置奢侈品銷售稅。

應更積極打擊逃稅避稅活動

另一方面，亦是最重要的，我們覺得政府應更積極打擊逃稅及避稅。民協認為現時《稅務條例》仍有許多漏洞，容許不同人士及大企業“合法地避稅”，而一些以現金交易的專業服務亦出現嚴重低報稅的情口。而法例的阻嚇力不足，稅務局又不大積極的引用有關法例，使逃稅問題日益猖獗。政府在上個財政年度亦公開它檢查逃稅個案中，發現未申報收入達63億元（民協認為該數字大大低估了實際總體未申報收入），成功討回欠稅和罰款17億元，這顯示本港逃稅問題十分嚴重。逃稅問題嚴重，不只令政府收入減少，亦使一些必要的開支大大減低。這種逃稅情口事實上也令奉公守法繳足稅款的人士和企業感到非常不公平。

現時全港只有250名調查及實地審核人員追查逃稅，下一財政年度只計劃增聘八名，民協認為非常不足。政府經常強調追稅成效非常高，每增加一元的支出，便可以收回八元稅款，我們希望政府大量增加追數人手，這政策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工業政策評論

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在他的財政預算案中，用了不少篇幅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藍圖，針對日趨式微的製造業，他提出“必須協助本港的製造業力爭上游，在下世紀的高增值及高科技市場，爭一日之長短”。當製造業萎縮至目前佔經濟不足10%的時候，才有這方案，其實已是太遲，但我們希望政府較積極的工業政策能有所突破。

由於時間所限，我不會詳談科學園較技術的問題，但我亦會提出幾點觀

察。我們覺得第一，科學園要加強與高等學院及其他研究機構的聯繫，從而促進大學作切合商業需求的科研。第二，我們希望香港的科技公司與國內的研究機構合作，採取中港兩地互惠互利的經營模式。第三，政府亦應主動邀請一些國際知名的科技公司參與科學園的建設，以提高香港科學園的效益和聲譽。第四，在科學園發展的過程內，應該不斷檢討經驗，改變有關經營的政策。

基建及交通

另一方面，我也想談談這份財政預算案對基建及交通方面支出嚴重不足的情況。本港的基建及交通運輸問題，在財政預算案中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對此民協感到失望。總額近2,300億元的公共開支，基建開支不足280億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實質減少5.3%，當中交通開支實質下跌9.1%。政府解釋此乃機場核心工程有關的運輸建設開支高峰期已過之故，民協認為這個解釋殊欠說服力。而民協亦認為基礎建設的支出非常重要，除了新機場以外，還有大量工程等待“上馬”。

香港地少人多，要發展陸上的交通，一個長遠的方法，就是加強建設集體運輸系統。政府一直以行政手段去控制汽車——特別是私家車的數量，但這始終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妥善之策，就是大力發展全面、發達的集體運輸系統，更要主動地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因此，民協要求政府盡快落實並開展以下的工程，包括西部走廊計劃、地鐵將軍澳及港島西部支線、九鐵馬鞍山支線、大嶼山港口發展計劃等。此外，民協又要求政府興建屯門至市區的第二條高速公路及將九鐵伸延至灣仔。最後，政府應增加注資地鐵公司60億元，以紓緩每年增加票價對市民所造成的壓力。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日漸進步，經濟活動的環境不斷擴展，市民對私家車的需求有自然上升的趨勢。根據去年總督的施政報告，現時香港每1 000名居民只有44輛私家車，與之相比，新加坡每1 000名居民有106輛，日本有291輛，美國則有565輛，但是香港每公里的道路已有163輛私家車，新加坡有102輛，日本有32輛，美國則有23輛。由此可見香港政府說車太多，但其實相比之下，我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的道路太少，而不是車太多。

在以下的時間和明天，民協幾位議員會就其他方面發表民協的立場。廖成利議員會討論預算案中福利及教育部分，莫應帆議員會評論醫療及環境部分，而馮檢基議員則討論房屋部分。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倪少傑議員致辭：主席先生，作為後過渡期關鍵一年的財政預算案，應該具備最少有三項特殊的歷史目標，第一是維持港府的財政穩定，不能為未來特區政府構成額外負擔；第二是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三是改善社會民生，為市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這三大目標對香港的長遠福祉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九六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替它取了一個美麗而動聽的名字：“拓展經濟、改善民生”，但內裏的實質內容又如何呢？我將會根據上述三大目標，來評價曾蔭權先生的首份預算案。

首先，有關港府的理財策略，“量入為出”、“收支平衡”，以確保港府具備穩健的財政能力，擁有豐裕的財政儲備。這些理財原則，曾蔭權先生表面上顯得唯唯諾諾，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實際我們所見到的卻完全不一樣。我們看看下年度公共開支預算總額高達2,276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18%，實質增加7.6%，超越5%的預測經濟增長率。面對社會人士的指摘，政府仍是搬出開支增長在一段時間內不得高於經濟增長作為開脫的藉口。可是，財政司可否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究竟政府所說的“一段時間內”是指多少年？我曾經翻查過去十年的財政預算案，發現除了八七至八八及九四至九五這兩個年度外，其餘八年的公共開支都是高於同期的經濟增長。由此可見，開支膨脹已逐漸成為政府的一種慣性趨勢，雪球越滾越大。看來，這個沉重的包袱將會落在未來特區政府的肩膀上。

財政司減少薪俸稅這項較為穩定的收入，令脫離稅網的工作人口由原來的46%，一下子驟增至60%，稅基越來越縮窄，政府稅收將蒙上不穩定的陰影。一旦經濟呆滯，危機將會更顯露，與“謹慎理財”的原則背道而馳。

過去香港在邁向富裕安定所走的道路，是埋頭發展經濟，創造新的財富，讓市民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這正是港人的共識。再看財政司的管治哲學又如何？下年度政府經常性開支之中，社會福利佔10.1%，過去五年這方面的累積增幅已高達七成；相反地，經濟項目只佔5.3%；基礎建設亦只得5.6%。財政司信誓旦旦，要促進本港的經濟發展，但從整體來看，這樣子的分配資源，試問香港的競爭力又如何能夠提高呢？港人的生計又怎樣得到改善呢？

還記得曾蔭權先生初擔任庫務司時，曾經以“沉默的羔羊”為題，盡數免費午餐派的不是，令人擊節讚賞。曾幾何時，今天的財政司卻只顧眼前的需要而大增福利開支，對關係日本港長遠發展的經濟問題，卻只是點到即止。曾先生似乎已被政治戲法所馴服，變成一頭“待宰的羔羊”了。

第二項目標是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去年我們度過了困難的一年，經濟增長率跌至4.6%，是東南亞十個經濟體系中增長最低的一個。財政司卻形容本港的經濟狀口依然良好，將頭埋在沙堆裏，逃避去面對本港的經濟困難。他更樂觀地預測下年度經濟會有5%的實質增長，但細心分析下年度本地生產總值的預測，可以發現主要是由公營部門的開支所帶動，私營機構的增長復甦仍然緩慢，這種趨勢是極不健康的。此外，在美國仍然在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大造文章的情口下，展望未來一年的本港經濟，形勢仍然是嚴峻的。港府應該謹慎地沉口應戰，採取穩健而較為節儉的理財手法，才是較為可取的做法。

今年預算案的主題之一為“拓展經濟”，財政司滔滔不絕地大談本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大計，要進一步推動香港作為世界一流的服務中心，又表示不會放棄製造業，這都是我們樂於聽到的。但是，香港要繼續躋身世界經濟前列，我們在制定未來的發展藍圖時，必須充分發揮本身的獨特優勢。眾所周知，香港與內地經濟已經融為一體，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因素仍然是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推動力。可惜，綜觀整份預算案，當中談到中港經濟的部分只是寥寥數語，輕輕帶過。在兩地基建規劃、科技合作及稅務安排等問題上，完全是一片空白，這實在是一大敗筆。

主席先生，製造業有助經濟的均衡發展和穩定就業。儘管財政司在預算案中不斷讚揚製造業過去對本港經濟的貢獻，但政府過去一直任由製造業自生自滅，直至近年來才逐漸改變過來，認同製造業必須向高科技及高增值的方向發展，但大部分仍止於口頭承諾。財政司表示政府已同意興建的科學園，其實早於八十年代本人擔任工業發展委員會委員時，已積極提倡此一計劃，至今一等十年才獲得原則上落實。至於第二間工業科技中心及第四個工業口，亦是舊有項目，目前仍在籌備階段，談不上是財政司援助製造業的偉大功績。雖然，預算案中也提出成立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惟對象主要是服務業商號，究竟製造業廠家的受惠有多少，仍是未知之數。

推廣服務業是今年預算案的重點之一，香港必須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服務業的進一步擴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為製造業提供更佳服務，兩者是並肩前進的。因此，政府在投放資源推廣服務業的同時，不應忽視對製造業的需求及照顧，也不應該削減現時對製造業僅有的輕微支持。

最後一項目標改善民生，更是與市民息息相關。對於現時困擾口普羅市民的失業問題，財政司顯得一籌莫展，只提出向僱員再培訓局再注資3億

元，以及擴大就業選配計劃。即使如此，財政司仍預期失業率不可能迅速回落，如果政府仍不改變現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做法，失業陰影始終會揮之不去。政府應口實推動本港工商業經濟發展、增強本港競爭能力、製造更多就業機會，這才是對症下藥的改善民生方法。

總括來說，財政司在理財方面仍然是蕭規曹隨，在我看來，未有任何突破之道，因此，曾蔭權先生的“處女作”亦只能算是中庸之作，不過不失而已。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撥款條例草案》。

楊孝華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我想就今年財政預算案發表意見。首先是有關旅遊業的。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有好幾點涉及旅遊業，有些是旅遊界想聽到的，亦有些是旅遊界不想聽到的。

飛機乘客離境稅

飛機乘客離境稅增至一百元，增幅超過通脹十倍以上。雖然現在我們與區內鄰近其他地方所徵收的水平更趨一致，但卻失去成為區內最低離境稅的地方的美譽。業內並非一致贊成稅款增至一百元，界內亦有人曾有意見認為增至一百元是太過分，雖然還未至於將像兩年前一樣，以150元成為世界之冠。

不過，旅遊界大部分人士仍然會勉強接受這個增幅，但條件是不要將之作為先例，以至以後會增加至以往高得令人吃驚的程度。從長遠來說及原則上來說，要徵收的應該是機場服務費而不是離境稅，就像往年由20元開始，當時也只是機場服務費，這不是稅項的一種，被視作政府一般收入，而是將所徵收的費用用來發展跟旅遊有關的項目。機場服務費的概念，不單受航空界及國際航空協會(IATA)所提倡和接受，亦符合政府“用者自付”的原則。

“機場服務費”可用來改善機場服務，或其他有關機場的服務。無論如何，從道義及原則上來說，要現在訪港的一千多萬外國旅客來補貼250萬左右的本港旅客，這種稅收是有點兒不公平的，因為外國旅客並沒有享受一般稅收所支付的社會服務，當然他們有享受機場所給予的服務。

再者，政府亦應考慮在機場及其他地方使用自動售券機或設施，以提高效率，而非只在特許的酒店才可以購買離境稅券。這些地方應包括將來機場鐵路港、九兩個預先辦理登機手續的總站。現在透過航空公司“順便”代收離境稅原意並不正確，更減慢正常辦理登機手續的程序，亦減低航空公司能

夠給顧客的服務，使各旅客排隊等候辦理登機手續的時間加長。

旅遊業發展基金

旅遊界歡迎政府撥款支持這個由香港旅遊協會所主導的研究。但我們知悉5,000萬元並不是一個大數目，但最少這是一個好開始。香港雖是亞洲第一旅遊目的地，在競爭白熱化的今天，我們必須把我們武裝好來迎接未來。所謂“我們”不單包括各個直接與旅遊業有關的行業，還包括與旅遊業有間接關係的服務業，這些行業也需要政府及大眾的支持。

香港經濟由製造業為主轉為以服務業為主。旅遊協會在海外宣傳及鼓勵，在港投資新旅遊點等，都應加以鼓勵及協助。例如：像我們希望將來能夠看見的郵輪中心或國際博覽式展覽場地，或者希望有些新的旅遊點，如電影之類，都可以增加我們的旅遊資源，都應加以鼓勵及協助。這樣才可使旅遊事業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本港賺取外匯的最大來源，我也希望政府能夠，也盡量在這方面鼓勵旅遊協會作出可行性報告，藉此希望能夠吸引投資者投資更多旅遊項目。

酒店業

酒店業是旅遊界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但長期以來未受政府足夠重視。酒店翻新免稅額可鼓勵酒店業主進行翻新工程，以保持服務質素和水準。我們須繼續努力，因為旅客在港的花費中，用於酒店的房租，酒店內的飲食等的花費，僅次於購物，平均約佔總消費的三成。若酒店維持高水準的話，相信來港旅客都會感到他們所付出的金錢是物有所值的，會繼續再來。

但令人失望的是，財政司沒有理會酒店業強烈要求減低酒精稅，或者最少將最高稅率加以上限。我們收到很多信息，有關外國遊客到香港住酒店，到鄰近地區也是住在酒店，他們很多時候投訴，同樣的國際牌子酒品，在本港的價錢就比鄰近地方昂貴。這會使某部分遊客有錯覺，因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香港的其他東西也會比其他地方昂貴。

文康廣播

在康樂文化方面，我想提出電視台專利稅這一點。現時無線及亞視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競爭，包括有線和衛視。所謂“專利稅”並不符合現實環境。兩間免費電視台用無線電波這種“有限公共資源”則他們應該收取專利費或稅這意念，已經因為科技的改進及其他相類似的媒介及娛樂的多元化而變得過時。真實情況是，電視台須先付專利稅，有錢賺的話要再付利得稅。

這樣的制度實在對他們不公平，因為可能導致雙重稅收。

我懇請政府在下一個財政預算案，或在電視台市場中進行研究時重新考慮，是否應該為兩間電視台製造環境，使他們願意投資高質素的節目而使電視台和大眾都得益呢？不要只顧從利潤方面，像現在一樣向一間收取利得稅，其他兩間均須繳交專利稅，而另一間則要賠本。我提到本港未來的新旅遊點“電影城”，或許可以將之改為“電影／電視城”，但在現時的情況下，哪會有電視台如此積極考慮投資這些項目呢？

老人健康中心

在九四及九五兩個年度的財政務算案，政府收入帳部門開支細目中，口生署都列出了老人健康中心的服務指標，可惜兩年的成績都不及格，今年則似乎索性不提這些指標。原來，整個九五年的成績又是不及格。政府規劃每間老人健康中心每年可以照顧2 300人，以兩間去年已投入服務的中心計算，合共可照顧4 600人，政府去年已經向現實低頭，估計使用人數只是3 800人，結果是，全年只有2 031個老人尋求服務。

政府似乎未能汲取過去兩年的失敗經驗，只是認為老人不重視預防疾病的重要性，但應否檢討現有的服務是否不吸引呢？自由黨曾經有成員了解過這些中心的運作，認為服務有欠全面，建議作出改革，但政府似乎充耳不聞。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老人健康中心為老人家檢查身體時，發現普遍的病症是過胖、白內障、糖尿病、聽覺不靈、失禁等，但醫學界已有人警告心臟病可能取代癌症成為香港頭號殺手，為何檢查中沒有發現血脂過多、心臟血管閉塞等老人較易患上的潛伏性疾病？根本問題是，檢查的模式有欠深入，老人家不覺得有需要付款接受這些表面的檢查。

政府已經動用為老人家防病的資源和人手，但方向則有待商榷，結果可能會浪費資源。政府只知根據進度要在九七年總共開設七間老人健康中心，而不理會這些資源是否用得其所，結果開得老人健康中心越多，就可能浪費得越多。預算案是要立法局通過撥款，我們就有理由要政府檢討資源是否用得適當。自由黨在這裏再次鄭重指出，我們要求的，不是七間讓職員“得閒”得可以織毛衣的老人健康中心；政府必須全面檢討現有老人健康中心服務，使服務真正照顧到老人的需要，而達到物盡其用的目的。

公共醫療資源的投資

醫院管理局在改善公營醫院服務質素上，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我們

亦看到一個服務改善與收費制度脫軌的情口。現有制度下最大的矛盾，是有錢的人被吸引到公營醫院分享原本用於照顧貧苦病人的有限醫療資源，而窮困的病人，就承擔醫療逐項收費的壓力。

除非政府告訴我們，政府是否準備無限量滿足公共醫療資源需求，否則政府就要檢討公共醫療的應有定位，決定在有限資源下，如何把資源更大程度上用於照顧貧苦大眾，減輕他們的負擔，這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

支援和推廣服務業

最後我想談談支援和推廣服務行業。這次財政預算案的一個突破是十分強調香港服務行業的重要性，政府之前亦曾進行很多諮詢工作，例如：香港服務業聯盟，亦提供了很多意見。現在，我們看到政府發表的工作綱領內包括很多行業，如航空、銀行、電腦等十數個行業，我覺得每個點子都點出來了，大家都知道這些是要發展的項目，因為它佔我們國民總產值80%，政府亦提出，要給予支援，但我覺得不單止要提出給予支援，政府更加要積極進行工作。

事實上，香港服務業聯盟昨天及前天才訪問過中國，昨天才回來。昨天早上，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會議上，我知道中國也重視服務業。現在，國內服務業只佔國民生產總值30%，跟香港相差很遠，但他們也有擬定計劃，設定將來二零一零年要達到的目標，是個15年的長遠計劃。當然，我們跟中國的經濟體制不同，中國是全面地兼管宏觀和微觀兩方面，最近才放寬至從宏觀方面去管。我們並不是主張香港政府加以管制，但過去政府時常說最好的方法是積極不干預，我相信在服務性行業方面，可能需要檢討一下這一點，是否積極地干預，適當地干預才是最好的方法呢？

黃震遐議員致辭：主席先生，對於財政預算案，民主黨會從兩大原則口眼，政府的建議是否能促進就業與關懷老弱？在促進就業方面，政府今次對香港經濟的衰退不再袖手旁觀，而是對發展服務業作出了策略性的建議。我自從九一年入局以來，代表港同盟和民主黨，一直不斷爭取政府制訂支援服務業政策，今天很高興政府終於走上正確方向，加強服務業的培訓與促進服務業發展，前者將有助製造業工人順利適應經濟轉型，減少職位錯配；後者將增加就業機會，吸收退出製造業的工友，令失業人數減少。

不過政府目前的服務業策略仍有一個足以致命的盲點。政府除了財經事務科之外，沒有一個部門負責發展服務業。例如旅遊業，屬經濟科，但一些相關的服務業如酒店，影視娛樂、運動、零售業等，則由幾個部門管理或者

無人管理。事實上，即使有部門管理，但也只從監管出發，而不會從促進行業發展角度出發。因此政府必須從速重整架構，使政府有司級官員負責服務業的發展。

香港政府過去一直深信市場萬能，政府應該積極不干預。其實過去十多年，大部分製造業只會將廠房搬移外地，而沒有積極謀求發展原創產品及增加附加值。長期以來，香港多種製造業都受技工短缺，和依賴入口配件所困擾。但一年復一年，市場機制並未有自我解決問題，而政府亦沒有針對這些市場失靈問題，採取補救措施。

政府深信過分干預會扼殺市場活力，但現在也應該醒覺，知道名為積極不干預，實為隔岸觀火的政策，同樣是不負責任的政策。無論是基礎建設、人力培訓、支援和監管制度，都必須貼切市場需求才能生效，而不能全無指標，毫不追求經濟效益的。製造業並非無可作為，但政府必須與市場一起，共同摸索香港製造業在國際市場中的位置和相對優勢，然後有策略地投入資源和人力培訓。稍後民主黨其他同事會就這些問題作出更詳細的評論。

九五年是香港十年來失業率最高的一年，今年加薪亦普遍偏低，追不上通脹，面對不斷要求新技能及較高技能的經濟情口，打工仔必須繼續不斷提高技能，才能保住飯碗和提高收入。一世人打一份工，一種技能足用一生的時代已經消失。因此，政府必須鼓勵及提供方便的途徑，使所有人都繼續不斷進修，提高自己的技能。因此，我們歡迎財政司接受我們的兩項建議，注資入再培訓基金，以及設立個人進修免稅額。但這樣仍不足夠，因此，明年財政預算案應該推出更多計劃，包括鼓勵企業培訓員工的措施，以及提供更多培訓在職人士新技能的課程。

政府近年來似乎已開始明白教育其實也是一種經濟投資，可惜在醫療和福利等其他問題上，仍然缺乏比較長期及宏觀認識，因而不斷陷入表面節省成本，實際轉嫁成本，以至增加成本的惡性循環。讓我解釋一下，政府服務大部分要增加收費，表面上是增加庫房收入，但後果卻是增加生活困難的人和對福利的需求。就如限制消防處對救護車的開支，急救時間拖慢，只會令病人情口惡化，而限制口生署在老人及婦女健康中心的開支，及其他預防醫療的開支，則會令更多人患病，凡此種種，皆會令醫院支出倍增。我希望政府不要因小失大，節省個別部門的錢或企圖將成本轉移在市民身上，結果卻是增加自己的成本，令公共開支因減而加，因少減而大加。

民主黨評估預算案的另一項原則是民生，尤其是關懷老弱。個人免稅額，子女、父母免稅額等增幅，與民主黨的要求接近，我們對此表示歡迎，尤其是政府能接受個人免稅額的增幅，應按照通脹與實質經濟增長而提高，

使市民能分享香港的經濟成果，這是值得讚許的。財政司首創照顧兄弟姊妹免稅額，鼓勵維繫家庭感情，是值得支持的，可惜在綜援、老人服務方面，預算案仍未能滿足需求，令人失望。

根據民主黨的電話調查，九成被訪者認為綜援金1,950元太少，而我在居民大會上聽到最多的投訴，亦是對綜援金的不滿意。

香港的家庭制度現在是核心型的，單身老人不少，人口又老化。多年來政府從無家庭政策，鼓勵及幫助家庭照顧老弱。隨口 經濟轉型，老人和傷殘人士亦越來越難找到工作自食其力，退休保障實施後，也需要很多年才有用。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對老人及傷殘人士的照顧。然而，老弱人士的福利問題是最令人失望的，我真擔心財政司是否因為受不少北京官員的恐嚇，以致不敢對我們所提出關懷老弱的建議，作出更多的正面回應。

更令人憂慮的是，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會對老弱人士置之不顧，這並非危言聳聽，因為北京正擺明車馬，越俎代庖干預財政預算案，而過去北京官員的“車毀人亡”，香港福利過高的論調，已完全暴露他們漠視香港市民的困苦，以及對香港社會的需要一無所知，加上剛才幾位籌委“只求庫房滿，那管窮人慘”的心態，我們真的擔心老人福利可能會變成犧牲品，變成港英政府跪地讓步的貢品。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自行管理財政事務，包括支配財政資源、編制財政預算和決算，所以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制定，應是未來特區政府與現政府之間的事務。但中方官員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公布，政府官員必需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屬下的專家小組，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共同制定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而且就每一個項目獲得共識後，才能開展下一個項目的討論。繼後又再表示臨時立法會有權重新修訂財政預算案，北京這種做法無疑是要完完整整操控香港的財政預算案，從討論、制定以至決策，都由中方一手包辦，“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承諾豈不是紙上談兵？

根據現時編制預算案的時間表，支出預算的部分在今年九月左右才開始制定，而稅收部分則是明年初始制定，因此特區政府候任班底，如行政長官與財政司能如期在今年六月選出的話，特區政府便有充足時間，與現時政府共同合作制定來年預算案，並經立法局於三月通過。這絕對是合法、合理、合情，一個“三符合”的安排，北京為何硬要“三違反” — 違反《基本法》、違反常理、違反民情，強行更改財政預算案的程序與時間表，以及斬件式通過財政預算案？

北京官員有否想過其肆無忌憚，事事干預的行動，將會為香港社會帶來甚麼惡果？如果中英雙方無法順利達致共識，預算案無法如期完成，不明朗，不穩定的陰霾密布，香港良好的理財聲譽將會毀於一旦，市民及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亦會嚴重受挫。又如果立法局於下年初通過的稅制與支出，可以隨時被臨時立法會修改，這種朝令夕改的制度肯定會令市民無所適從，投資者對投資香港卻步，如此一來，只會為香港的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北京官員不斷強調要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吸引港人回流，吸引海外投資者重返香港，但其言論、行動卻背道而馳，試問居心何在？是否要徹底摧毀香港人的信心才甘心？

我在此想提醒中英雙方，香港人的容忍度已到了臨界點，若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不能順利通過或變得肢離破碎，香港社會的穩定性將會受到嚴重的考驗。我亦要告訴香港政府，我們是不會接受任何出賣市民的預算，財政司應對來年制定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保持高度透明度，確保香港市民的利益不會被出賣。

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這兩天各位同事將會雄辯滔滔發言，要求財政預算案可以增加甚麼內容；不過，我想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向口我坐的財政司可能對大家提出的意見要求無法一一回應，有很多事情即使是他想做，想作出承諾的，可是就今時今日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而言，我相信已經和其他香港事情一樣，亦是越來越受到中方的干預 — 太上皇已經來臨，日後財政司制定的預算案是不能避免受到中方左右的！

事實上，即使這份被稱為“完全曾蔭權預算案”，亦不能避免在中方“車毀人亡”論的壓力下，對社會福利不敢有多少在質方面的實質提高，福利開支的增長只是反映了需求人數的增多，而不是服務和援助質素的改善；同時，在《基本法》的框框之內，港府雖然坐擁1,500億元財政儲備，但首位華人財政司卻不敢拿出部分財政儲備去改善社會福利，結果，“限米煮限飯”，社會福利開支增長與市民的要求大有距離。

中方以代表未來特區政府為理由插手參與過渡期預算編制，不單止是嚴重損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更令人擔心的是，中方對資本主義的了解就是要少搞福利，只讓資本家發財，不讓基層共享繁榮成果；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在處理公共開支方面已經十分保守，現在再加上中方的干預，可以想像得到未來的財政預算將會是越來越倒退，對基層市民越來越不利！

上星期我到了台灣觀察選舉，我看到四位總統候選人的社會政綱均是強調要多照顧弱勢民眾；事實上，台灣與香港同屬亞洲四小龍，為何台灣的貧富差距遠遠低於香港？為何居然還有不少人以為多搞福利就不是資本主義？其他的不說，光是使人知道原來中方所理解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居然不是令基層市民生活得越來越好，而是千方百計反對增加社會福利，那簡直使人對中方所理解的“一國兩制”感到異常無奈！

無論如何，要一個怎麼樣的財政預算案，要一個怎麼樣的福利制度，絕對，絕對應該由港人自己決定！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李家祥議員致辭：主席先生，

同聲同氣，顯見心思

首任華人財政司果然不負眾望，在本局初試啼聲，便能顯現政治智慧，充分發揮與本局“同聲同氣”的本錢。用中文扼要列出本局議員和主要政黨都喜歡聽到的減稅和增加開支建議。

這些強烈的政治信息，將原本只是“專為公共理財”作藍本用途的預算案，添上“份外”色彩，難怪一些評論家將預算案比喻為財政司的“施政”報告。總督退居幕後，刻意安排華人官員步出台前擔當主角，更將他們的劇本戲份，特為本局度身訂造，編制得完全迎合本地政治口味和氣氛，既“前瞻”已差不多一面倒代表基層勞工利益的立法局，更“後顧”要求政府節儉理財的中方言論。在目前狹窄的政治空間來說，預算案“顯見心思”，由此可見。

政治掛帥，慎防短視

本人根據實在情口需要，評論這預算案以“政治掛帥”，平心而論，並無貶義。毫無疑問，任何一位本局議員只要稍具良心，亦必定知道“曾財神”已為了這份預算案盡心盡責，務求這份英方管治下的最後一份預算案，可在本局“有驚無險”地通過。但過分重視滿足以眼前選票利益為基本考慮的政治訴求，必易流於短視。其實，不少西方民主國家已提供了充分警示，政治掛帥，必導致整體長遠經濟利益苦被忽視。本人深信香港經濟奇蹟，是多年來公務員緊守工作崗位，保持“政治中立，不作他想”，才能締造出最有利的穩定投資環境。所以建議“曾財神”的理財“七大美德”應順應現時

的環境，加上“政治掛帥，慎防短視”這第八條，經常引以為諱。

捨長取短，經濟不長

最令本局大部分議員接受的，必然是薪俸稅的大幅削減及低價物業交易的印花稅率下調。減稅當然大受歡迎，但減稅之外，政府經常開支比重亦同時由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72%，上升至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77%，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預算中，更驟升到87%的歷史高峰。雖然這許多的開支加幅，仍然滿足不到小部分比較貪得無厭的議員，但財政司如何能夠脫離“經濟現實”，一方面作出多項減稅，另一方面又大幅增加經常開支去在“政治上滿足”議員，但仍能量入為出，維持一個盈餘預算呢？巧妙之處，主要就是在於基建投資項目上的帳目處理。

從政府提供的資料可見，轉撥各基金的款項比重由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27%，下降到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的21%，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預算中更驟降至10%歷史低點。這些數字和經常開支的快速增長成了強烈對比，政府近年來“捨長取短”，“重服務，輕建設”的傾向已不言而喻。基本建設是發展中地區的經濟命脈，不斷的提高投資，經濟容量及競爭能力才可以賴以更新。保持高速度的經濟增長，是香港長久以來能夠不斷提高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帳目空檔，避難窗戶

其實政府並非缺乏有關的發展計劃，較為具體公平而論，中英雙方的互不信任，才是令到不少主要基建工程延誤的主因。例如西北鐵路、第二條機場跑道、地鐵多個新發展計劃和貨櫃碼頭拓展等過千億工程，到現時還是落實無期，間接為港府提供了藉口，雖然明知這些建設“最終必須興建”，但仍然選擇暫時不在預算案中（包括五年的中期預算）預留任何撥款，這個“帳目上的人為空檔期”，便是港府在面對可能是歷史上最難通過的一次預算案時，藉以從容脫身的“避難窗戶”。

本人在數日前的籌委會經濟小組中促請中方積極爭取早日落實這些極其重要的基建計劃，就是正式投建日期或價格未能達成協議，最少亦應商議如何在預算案中“分期撥留”適量儲備，讓預算案能夠“公平真實”的反映全部財政狀況，有助政府經常緊守量入為出的嚴謹理財原則。本人亦同時希望財政司能在回答演辭中向本局作出詳盡披露，若是沒有過渡問題，按照原定的發展計劃，究竟有多少基建工程應立刻在未來五年中預留撥款，每年總數為何？對財政預算的盈虧影響為何？否則政府雖然可以強說預算案是以現金流轉帳方式作為基礎制定的，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仍難洗脫帳目上“隱

藏取巧”之嫌。

開拓市場，培訓人才

財政司以“開拓經濟”為標題，大篇幅的去申明港府認同香港經濟轉型的大氣候，確定“小政府”仍然可以有策略地為本港經濟作出一些積極的支援工作，幫助服務行業開拓市場，培訓人才，在政府一貫奉行的不干預政策下，這是一項突破。尤其是表面上已改變了港府在“政改一役”後，對港商幾乎是接近“敵對”的態度，在財政司和工商界的長遠合作關係上，更具深遠意義，亦是這份預算案中最具遠見和正面的部分。

本人尤其欣賞預算案切實回應了會計行業的部分建議：

1. 以貿易發展局的現成經驗和海外網絡，宣揚本港的優良競爭條件，例如低稅率，積極拓展本港的服務行業，一改該局以往只能片面推銷本港工業，容易給予海外人士誤解香港仍然是一個廉價的製造工場的這流弊。
2. 接納多項技術性的稅例修訂，包括提高酒店裝修的折舊率；豁免海外基金在本港作離岸投資的部分收益；免除非本港居民需要為在本地的股票買賣收益納稅等。
3. 增設實地審核組，加強打擊逃稅活動。

然而，好比議員的政綱，肯定的政策計劃，不能徒具姿勢，還得口實執行。財政預算案公布的大多數是一些構思和仍在考慮的計劃，即時實際可作的投資，不外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數，即服務業支援資助計劃和旅遊業發展基金各5,000萬元。明顯的，這些饒有心思和經過細心包裝的計劃是否會在將來收到成效，仍然有待本局長時間的拭目以待及密切監察。

真正要“開拓經濟”，其實談何容易？選擇去走一些短線的鼓勵措施，可以巧立名目。長線的收益，就必須從根基札札實實地做起。投資基本建設，在本地和工商界建立長遠的夥伴合作關係，在海外開宗明義的保口和支持本港的經濟利益，都是一些要持續、不能間斷地去做的工作。培訓人力資源更是應由基礎教育做起，尤其是對服務行業來說，第一流的教育制度才是最根本要投資的項目，今年的預算案未能進一步計劃加強整體教育的投資，亦可算是建議的配合上美中不足之處。

穩定稅基，減低風險

開支或投資的取捨，分別在乎決策者的視野是否深遠，如何評估回報的成效和迫切性。但無論是經常性的開支或是對長期投資的承擔，都是同樣的“易放難收”。要維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政府的收入基礎穩健與否，顯然重要。

本人自從八十年代初期起，十多年來從未間斷地評論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密切關注稅基收窄的問題。本年度再次重彈此調，提醒政府不能因儲備豐厚而有疏於防範之心，持續數年的收窄稅網，增加了稅收的不穩定，進一步埋下長期的理財風險。

無疑近年本港的經濟仍然保持增長，工資尤其增加得很快，但要繳稅的人口只佔工作人口的四成，其中收入最高的20萬人，即6%左右更要負責繳交薪俸稅中約四分之三的比例，如此寬大的免稅額，如此狹窄的稅基，如此累進的稅制，相信已是世間少有。財政司在大幅度增加經常開支的成分的同時，不可不防患於未然。本人認為即使是要通過減稅去還富於民，亦必須以穩定稅基，減低將來要回復較大稅網時的政治風險為基本考慮，寧可讓更多人少交一點稅，而不應只滿足在政治上最孔武有力的意見階層，這才可稱得上為一個較公平客觀的預算案。

和氣生財，共展遠景

港人期望財政司與中方真誠合作，打破九七至九八年度預算案只能夠“短視”的“宿命”。但大家心知肚明實情是無論現政府制定一份怎樣的預算案，如何受立法局歡迎，政府和本局最終也不可能支配預算案後九個月的命運。本局現在辯論的，只是對財政司的答謝，根本不存在是否通過整年的預算案。辯論後才通過的，是整體開支的一個大數及個別收入部分的法例修改。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未來特區政府更可以完全支配本身的財政，收放自如。開支方面，本局就是通過了整體的撥款條例，未來特區政府可以選擇不動用，或臨時立法會不在財務委員會通過有關的個別項目撥款。撥款不足的部分，未來特區政府亦可以隨時追加。收入部分，因為法例修改並無時間性，未來特區政府可以隨時還原、廢除或再修改這些法律。所以任何用詞或意氣之爭，根本並無實際意義。

過渡預算案由中英共同“合作編制”，是眾望所歸。合作共識的實質意義，除了可以讓政府機關可以順利得到撥款，維持正常運作外，亦是表示公共理財和金融財務範疇中所有有關的基本政策，可以平穩過渡，不需要逐項重新審議，做成極大的不明朗因素。在九七年前的每一刻時間，中英政府其實已難分“誰是主、誰是客”。但在管治上，卻清楚的可分“誰先誰後”。本口“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預算案必須以港人思想為主導力量，

九七年前不應排除本局的參與，九七年後，亦無可能保證特區政府和臨時立法會沒有意見。明顯的，撇開雙方的一些政治口號不談，雙方都不可以誰審核預算案就說自己是主，亦不應該就說因為一年中我有九個月時間比別人長，又說我自己是主，反而我們應該爭取的是一份不分主客的共編預算，少說多做，在九七年三月向本局極力推銷，九七年七月後，仍然免不了要再過臨時立法會的一關。明年的預算案要面對三關，要是第一關也過不了，便一定會如政制改革方案一般，會“重蹈覆轍”，拆軌收場。

反之，若港府和中方真誠合作，令多項重要的長遠計劃可以早日落實，為港人共展遠景，和氣生財，這便是過渡中的財政司明年可以送給港人的最佳禮物了。

主席先生，謹此陳辭。

劉皇發議員致辭：主席先生，在立法局十多年的工作中，記憶所及，財政司曾蔭權先生的財政預算案，是明顯較少人議論的預算案。近日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可能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但最主要的理由，應當是眼前的財政預算案，相對而言，較能討好市民大眾。曾先生秉承前任財政司麥高樂爵士的做法，在制定預算案前，廣為諮詢本局各黨派議員的意見，固然提升了預算案受歡迎的程度；另一項因素，相信是財政司，作為香港首位華人擔任此一要職，在他的處女預案中加入了倫理溫情和關懷，這樣自然更容易令人接受。

預算案反映出財政司對社會的需要，具備高度的敏感性，並且有豐富的想象力。農曆新年期間，凜冽的寒流襲港，令獨居老人的生命安全備受威脅，財政司從善如流，在預算案中加插了新的內容，採取一些改善措施；另外，增設供養兄弟或姊妹免稅額，增設培訓課程的扣稅項目，以及為舊車換新車人士提供汽車首次登記稅寬減的措施，都為預算案取得額外的分數。雖然有言論批評這些措施都屬於小恩小惠，姿勢多過實際，但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為”，我覺得有關的建議還是值得讚賞的。

主席先生，很明顯，預算案在贏取普羅大眾的支持，在應付各大政黨的要求方面，是頗為成功的。但這並不表示預算案沒有令人憂慮的地方。雖然政府不斷強調在理財方面恪守量入為出的原則，但做的一套卻似乎越來越欠缺說服力。自九三年至今的四個財政年度中，其中三年的財政開支增長比經濟增長高。據預算案的中期預測，九七至九八年度港府的開支增長同樣會高於經濟增長。

政府的擋箭牌是：量入為出的原則，是確保開支增長在一段期間，不得高於經濟增長。很明顯，問題在於何謂“一段期間”？一、兩年還是十年、八載？我在去年的預算案辯論時曾經指出，“一段期間”既無定下準則，量入為出就很容易成為可以取巧的原則。我同意倘若要求政府每年的開支增長均不可高於經濟增長，那是不切實際的；同樣道理，倘若政府可以任意演繹“一段期間”的限制，容許開支增長不高於經濟增長，這也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認為當局有需要澄清這個問題，並為開支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制定較為嚴肅的準則。

主席先生，今年財政預算案的口號是“拓展經濟、改善民生”，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個目標，同樣地，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政府有需要繼續改善社會福利，但改善社會福利的步伐不能不有所節制。社會福利的開支繼去年增長24%後，今個年度又再增加20.8%，增幅十分驚人。以香港現時的財力資源，負擔多一點的社會福利開支應無大問題，但開支高增長成了趨勢，便易放難收。福利主義開了頭，就難以走回頭路。批評福利開支增長太大，肯定不太受公眾歡迎，但負責任的議員不應為了選票而噤若寒蟬，負責任的政府更應以香港的長遠利益為重，轉而採用較穩健漸進的方式去改善社會福利。

預算案推出了多項受人歡迎的減稅措施，但這些對於本港備受忽視的中等或中上收入的家庭而言，並無甚麼值得欣慰的地方。那些月入數萬元的家庭，以香港現時的消費水平，這些人說不上富裕。一方面，他們需要繳付相對來說比較多的稅款，但另一方面，他們在生活上卻鮮有得到照顧，他們既與公屋、居屋無緣，也沒有資格領取夾心階層買樓貸款。因而房屋支出特別是供樓支出一直成為他們最沉重的負擔。若要區分，他們只能算是處於夾心階層內較上的位置，但扣除生活的開支，他們的經濟狀況往往比不上很多在住屋方面受到政府資助的家庭。可以說，這個階層的人士並無得到公平的對待。因此，我覺得政府至少應為這類人士提供一項“供樓稅項寬減”，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和紓緩他們不滿的情緒。

財政司一口拒絕為按揭利息或首次置業人士，提供稅項寬減，所持的理由並無很大的說服力。財政司純粹只眼於減收稅款的問題，而非考慮在這方面的稅項寬減是否有需要，是否公平。財政司指出，倘若接納與房屋有關連開支的各項減稅建議，港府在五年內減收的稅款總額，可能高達175億元，我不知道財政司如何計出這個數額，但我覺得這肯定是最極端的情況，這有點近乎危言聳聽。所須指出的是，沒有人期望在這方面同時施行多項的減稅建議，政府可選擇性推行其中一項，例如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稅項寬減，倘若當局認為所涉及的減收稅款仍然太大時，可以縮小減稅的比例，或者規定有關的稅項寬減優惠只適用於某個收入組別人士。至於如何界定首次置業人

士，這也是技術性問題，相信也不難達致較妥善的解決辦法。總之，只要政府有這個意願，是可以制訂一套既符合公平原則又切實可行的安排的。

主席先生，最後我想提述一下新界道路的問題。政府近年來在新界建設了不少公路，對於改善新界與市區的交通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新界仍然有不少早期建設的公路，例如沙頭角公路、粉錦公路、錦田公路等，正因為道路狹窄設計過時，加上新界交通量的急劇增長，而顯得不敷應用，行車的安全程度大大降低，嚴重交通意外時有發生，政府實在有需要盡快撥出專款改善設計，擴闊道路或者增加行車線，以配合新界整個交通網的發展。

主席先生，謹此陳辭。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主席先生，跟其他議員一樣，我也要恭賀財政司發表了他任內第一份預算案演辭。雖然財政司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但我認為他發表了一份具創意和有遠見的演辭。我肯定這份演辭能使香港人安心，相信香港的經濟會繼續安定繁榮。

令人遺憾的是，他沒有完全消除一般市民對日常需要的憂慮。因此，主席先生，我會集中評論老人服務和醫療衛生服務方面的不足之處。在評論這些問題時，我會提出我本人的意見，以及我所代表的組別的意見。希望當局會從速作出改善，而且希望財政司本人及有關的司級官員能保證在制訂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會考慮這些意見。我希望該份財政預算案不會過於政治化。假如這些意見獲得接受，我更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會予以否決，因為這樣做有違香港人的願望和利益。

安享晚年

毫無疑問，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照顧老人方面的開支增幅最大，達1,020億元。無可否認，財政司的確向老人大派金錢：與家人同住的老人可領取的標準公共援助金額提高了12%、向老人派發200元的“利是”，另外還有320元讓老人參與社交及康樂活動，而即使老人住在中國大陸，仍可享有所有這些福利。

不過，香港的老人是否只要求政府大派金錢呢？是否幾塊錢便可以帶給他們所需的溫暖，幫助他們度過近月來的寒流呢？他們所需要的不單是多一條毛毯，而是這個社會對他們的關心和關懷。對於獨居老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主席先生，雖然衛生署署長說目前的寒流並沒有直接導致老人死亡，

但這次寒流襲港卻使我們明白到這些老人經常需要人關懷和關心。令人慚愧的是，這個富裕的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和關心並不足夠。主席先生，我想向你和本局提出一點，就是在過去六年，雖然香港的家務助理隊已增至現時的126隊，增幅達一倍之多，但這對香港六十多萬名老人幫助不大。

興建更多護養院、護理安老院和老人院也不是解決辦法。政府和社會人士必須明白，和其他人一樣，很多老人家寧願在正常的環境居住，和朋友、家人一起，也不願住在院舍裏面。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老人問題缺乏整體的政策。可能有人會說，在一九九三年，政府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總督領導，研究老人的困境。但平心而論，這個工作小組的任務，只是指出不足之處和填補漏洞。但有關照顧老人的整體方向和如何有效地協調和推行所有為老人着想的建議呢？老人不能再等了。

老人的健康護理

主席先生，在老人的健康護理方面，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中也做得不太好。由於預防勝於治療，政府設立了一些老人健康院。目前，有兩間已建成，而約有五間正在籌備中。每一間健康院都會為65歲或以上的老人提供健康教育和身體檢查服務。可惜的是，這些健康院數目太少，而且設立得太遲。假如政府有誠意幫助老人及早預防和驗出疾病，便應在老人未到65歲之前便為他們檢查身體，因為到了65歲，老人疾病可能已很嚴重，需要昂貴的住院治療。此外，一間健康院比10萬名老人這個比例顯然不足。諷刺的是，現有的健康院使用率極低 — 在一九九五年，只有2 031人使用這些服務。根據分析顯示，大多數老人家不知道有這種服務，可見政府宣傳不足。此外，對於這些健康院的服務對象而言，這些健康院的地點並不十分容易到達。我們的衛生官員肯定會說“老人通常認為有病才要看醫生”，作為這些健康院使用率偏低的藉口。不過，根據經驗所得，所有由草根或街坊團體舉辦的健康檢查服務都吸引到極多老人參加。主席先生，當局的誠意令人懷疑。

基層健康護理

讓我轉到財政預算案內有關健康護理的部分。主席先生。在一九九六至

九七年度的經常性公共開支中，約有13.8%用於健康護理方面，款額合共約225.9億元。很多人要求更多，但問題不單在於金額方面。

健全的基層健康服務使病人無需入院治療。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是醫學界人士或非醫學界人士都一致認同。因此，有效的基層健康護理能有效地看守着醫院服務的大門。在一九九一年，衛生福利科轄下的基層健康護理服務工作小組成立，並提出了102項建議。這些建議全部獲總督會同行政局採納。這些建議的其中一項，是普通科門診診療所應發展成為家庭醫學形式的診療所，並應有接受過家庭醫學訓練的人員。為了有效地協調由不同部門在同一區內提供的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工作小組建議成立分區健康中心。於是，第一間地區健康中心在牛頭角設立，而政府亦大事宣傳。衛生署認為這個概念很成功，並聲稱這間中心證實有其存在價值。不過，這麼多年之後，這類中心仍然只有一間。我們看不到未來會有任何發展。政府的基層健康護理發展政策是否有變呢？還是資源分配工作傾向於撥款檢查受農藥污染的蔬菜或有“瘋牛症”的牛肉呢？本局有權知道，並強烈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和答覆。

公共健康訓練

要妥善發展基層健康護理服務，要妥善發展以社區為本的醫學，必需有足夠的設施，以訓練有關人員。這點是不言而喻的。在過去數十年，修讀公共健康和社會醫學的學生須負笈海外（主要是到新加坡）深造。香港要考慮設立公共健康學院，現在是適當時機。這所學院應獨立於兩間大學，在同一間校舍內為醫生、護士和所有對這門學科有興趣的醫護工作者提供公共健康和社會醫學訓練課程。

微薄的健康宣傳經費

主席先生，幾分鐘之前，我指出為老人預防疾病的唯一辦法，是在他們年紀尚輕時，為他們提供教育和身體檢查服務。令人遺憾的是，公共健康教育方面的撥款極不理想。除去口腔健康教育的經費後，只剩下4,580萬元撥款，可供宣傳所有與健康有關的問題，其中包括慢性疾病和愛滋病的宣傳計劃。此外，近年來這方面撥款的增長也毫不令人興奮。

忽視口腔健康

現在讓我談談牙齒護理 — 另一個整體健康的必要元素。主席先生，

我們只要看看財政預算案，便會發覺要不是香港人的口腔健康實在太好，就是政府沒有把牙齒健康視作重要的健康護理計劃的一環。無論如何，政府有意無意間忘記了這個範疇。

在整體健康護理開支的225.9億元撥款中，只有約5.17億元預留給口腔護理服務（只佔2.3%），實在難以理解。諷刺的是，在這筆極少的款項中，約有49%會用來履行政府對其僱員的合約責任，為公務員提供牙科服務，而另有21%供菲臘親王牙科醫院作牙科教學經費。可為市民提供護理的剩餘款項少得可憐，微不足道。這在在顯示政府對於為不能負擔昂貴醫療費用的市民推廣口腔健康和防止牙齒疾病的工作漠不關心！

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點點預算開支在過去十年已成為慣例，幾乎沒有轉變。奇怪的是，一直以來，政府、大部分立法局議員，甚至牙科專業人員都沒有留意到這種情況。

多年以來，政府對於提供有限的公共牙科護理的呼籲，一直不作回應。政府聲稱最佳的政策是推廣口腔健康教育，到時市民便會知道有需要定期找私人執業的牙醫檢查牙齒。但據最近發表的報告顯示，只有11%的中年人和2%的老人有定期檢查牙齒。

這是否顯示口腔健康教育並不奏效呢？或是否顯示大部分市民不能負擔私人牙科護理服務呢？無論如何，香港有約42萬名老人領取高齡津貼，而且有13萬宗公共援助個案 — 這些市民全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資助牙科護理服務。

毫無疑問，政府必定會幫助這些人，這些較為貧困的市民可獲發還全部費用。諷刺的是，申請發還款項的個案在今年只有2%。這其實不足為奇，因為病人往往需要超過一星期才預約到時間，他們須先繳付難以負擔的費用，而且需要等待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獲得發還款項。

缺乏牙科政策

問題的癥結在於缺乏一套有效和可行的牙科政策。此外，香港也沒有一個合適的機制，引進這樣的政策。

在衛生署的架構內，負責牙科護理的最高職級人員，是一名高級牙科顧問。他須同時兼任行政人員和專業牙醫。要求他一個人處理牙科政策和服務發展是否公平呢？

此外，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牙科小組委員會，應該是政府關於牙科發展問題的顧問，但自從上次在一九九一年發表報告後，再沒有提出任何新的路向。

主席先生，多年以來，牙科專業人員一直默默工作，全心全意相信政府的指示，為香港人提供優良的牙科護理服務。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在本星期較早時間，代表超過80%的執業牙醫的香港牙醫學會首次打破沉默，坦率地向市民表示他們的不滿，並向政府提出建議。概括地說，他們要求最少為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和領取高齡津貼的老人提供公共牙科服務。他們也堅持政府應遵守承諾，向所有被列入“特別需要組別”的人士提供公共牙科護理服務。所有殘障人士，以及患有影響正常生活的口腔疾病或特別疾病的人士，均應獲得提供這些服務。這些個案不只2 100宗 — 我們相信這個數字是憑空想象的。令人遺憾的是，現時尚未有任何關於“特別需要組別”人士的數目的統計數字，因此也不知道他們對口腔健康護理的實際需要。我們期望政府當局對這群專業人士提出的建議作出一些回應。

醫院管理局和健康護理經費

很多人都質疑醫院管理局的經費，即只有190億元的經費是否足夠。主席先生，讓我提出一點：要界定是否足夠並不容易。我們已看到一些政黨公開表示健康護理的經費不足夠，而且醫院管理局應有更多醫生和護士。我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批評醫院管理局的經費太多。不過，帆布床已開始出現，而輪候名單也越來越長。這現象顯示有關的預算未能趕上市民日益增加的需要。

以納稅人的金錢資助日益增加的健康護理需求，等於以有限的收入滿足無窮無盡的需求。這是不可能的事。政府現在應作出政治上的決定，決定哪一方面的健康護理服務應列為福利，完全或盡可能由政府資助；哪一方面的健康護理服務應視為服務，由病人支付有關費用。透過這種做法，政府可以確保一份分配恰當的預算案能照顧到所有真正需要資助服務的市民。

在過去幾十年，香港在一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雙重健康護理制度下做得不錯。這套制度包括獲政府大量資助的公共健康護理服務，以及由用者自付的私人服務。把某些健康護理服務否定為福利，可確保這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雙重制度持續下去。另一方面，假如把所有健康護理服務視為福利，病人從私營醫院轉往公立醫院的情況會繼續下去，最終使私營醫院因缺乏經費而萎縮，而公立醫院則因需求過於殷切而無法應付。

我們必須使社會人士和政黨明白，他們須決定受政府大量資助的健康護理服務應擴展到何種程度。假如所有健康護理服務均由政府大量資助，私營服務必死無疑，而公營服務也會因負荷過重而水準下降。社會主義式的醫療服務在一些推行這種制度的國家造成的悲劇，證明這種制度如何不善。香港不需要這種制度！

政府和社會人士須齊心合力，維持高水平的健康護理服務。醫護專業人員會樂意促成此事。

最後，主席先生，對於香煙稅只有輕微的增加，我們極為失望，這樣只證明政府沒有決心打擊煙草業和促進健康指標。主席先生，雖然你可能很久以前已開始抽煙，但只要你不再抽煙，你的健康必定有所改善。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漢銓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九六至九七年度預算案，主題“拓展經濟、改善民生”頗為吸引，但實際內容卻令人所望。因為預算案的數字遊戲，違反量入為出的穩健理財原則，對拓展經濟並未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相反是使公共開支增長過速，這種理財政策，將嚴重窒礙本港經濟發展，對長遠改善民生只能起“治標而不治本”的作用。

“量入為出”不僅是本港一向行之有效的理財方針，也是千古不易之理。在春秋時代的典籍《禮記》中也有明確表述，《禮記》說：“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冢宰”即古代的六卿之首，其理財方針早已是根據每年的經濟增長而量入為出。遺憾的是，九六至九七年度預算案尚未能真正落實這千古不易之理。

財政司一方面收窄稅基，而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還能搞出一個有輕微的16億元盈餘的預算，可真是出神入化。但是，高開支而又有盈餘的奧妙，卻是在數字上取巧，實質是“入不敷支”，但通過數字遊戲卻變成了“量入為出”。

數字遊戲的奧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政府將原本應該撥入九五至九六年度的一筆47億元賣地的預計收益，透過賣地時間的安排，將其撥歸九六至九七年度，因而使這個財政預算增加了47億元的“額外之財”。根據政府修訂預算，預測九五至九六年度，總賣地收入應該是429億元，而據二月十六日憲報的數據顯示，九五至九六年度首三季的賣地收益僅為229億元，換言之，第四季度的賣地收益便高達200億元，較107億元的平均每季的賣地收

入高出93億元。而港府收益佔一半（即47億），因而透過巧妙的賣地時間安排，九六至九七年便增加了47億元“額外之財”；另一方面政府將下年度基建及交通等工程開支調低，於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由去年三月估計的427億元，大幅調低至最新估計的359億元，即時又再為政府省下68億元。這樣當然輕而易舉地把一個原應是99億元的赤字預算，變成了一個有16億盈餘的預算，這是令古往今來的“冢宰”不得不嘆為觀止的。

把數字遊戲還原，就可看出這是一個違反量入為出、表面上盈餘而實際上赤字的預算案。這種入不敷支的情況會帶來甚麼後果？會給未來政府造成怎樣的財政負擔，是一目了然的。

在預算案的十個政策組別中，房屋開支增長16.4%，公共及對外事務增加20.2%，社會福利開支增長20.8%。這些開支的過速增長，對拓展經濟和長遠改善民生將帶來嚴重負面影響。房屋開支大幅度增長，達268億元，但奇怪的是，房署已經改變了“出租為主，出售為輔”的公屋政策，如果房屋開支的上升是為了增建居屋而減少公屋供應量，那麼十幾萬輪候公屋的低收入人士需要等到何時才能體現到“改善民生”這個政策呢？這種公屋政策與房屋開支，是未能顧及整體社會需要及經濟發展的。

公共及對外事務開支比上一年度增加34億元，在本港經濟放緩的關頭，財政司卻增加三十多億元用來興建康樂設施，而未能善用於有經濟效益的建設，貫徹“拓展經濟”的目標。

社會福利開支比上一年度增加20.8%，達190.5億元。本港人均福利開支相對歐美各國如美國而言，雖只及美國三分之一左右，但若把香港近一半人口居住於公屋的房屋津貼加上，香港的人均福利開支已經大大超過美國。美國的福利開支實質增長在過去幾年來平均每年只有4%，而香港過去五年來福利開支實質增加65%，新年度再在此基礎上增加二成多，六年共增加近一倍，平均每年累積實質增長12%，速度是美國的三倍。這樣，幾年後，正如社會福利署署長所說，本港的福利水平將會趕上或甚至超過第一世界國家水平。若然如此，則會重蹈西方“福利國家”的覆轍，使過重的福利負擔窒息和拖垮了經濟發展。

當然每年市民都希望能增加社會福利，但香港地少人多又缺乏天然資源，根本沒有歐美各國地大物博的優越經濟環境，因此香港人需以勤儉補救天然資源的不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國家財富源於國民勞動”，“用以維持非生產性的部分越大，用以維持生產性的部分就越小，財富亦必然減少”。這預算案就犯了上述禁忌，財政司將大量開支用在非生產性的部分，

如新增機構的行政費用、增加社工編制以及社會福利等方面，但在增加生產拓展經濟方面，並未提出任何有效和實質的措施。

墨子說：“固本而用財則財富”，所謂“固本”，便是刺激生產，增加財富。但財政司“拓展經濟”的調子高唱入雲，而實際在“固本而用財”方面卻反其道而行之。預算案對稅基的大幅收窄，更加嚴重動搖了本港財政收入的基礎，長遠而言，公共支出龐大，庫房來源之“本”又不能穩固，這對長遠改善民生只會起“治標而不治本”的作用。

“固本”的要義，不僅是穩定和拓寬稅基，而且更重要的是刺激生產、拓展經濟。預算案為拓展經濟描繪出一幅非常美好的圖畫，如設立科學園、開展第四個工業口工作，發展第二間科技中心等。但新年度預算案對上述計劃卻未作出任何撥款預算，這可謂口惠而實不至。預算案經濟方面的經常性開支，僅升了2.5%，基建交通開支則出現高達17%的負增長，這分明不是在“固本”，而我覺得是“弱本”。試問經濟發展經費不足，基建、交通工程積欠，“拓展經濟”又從何說起？

當此臨近“九七”之際，鑑於本港政治、經濟均出現若干不穩定的因素，政府更應恪守“量入為出”這個穩健理財方針，“固本而用財”，用長遠目光制定刺激經濟發展策略，特別是要幫助本港製造業走出困境。但遺憾的是，財政司在大幅增加開支和收窄稅基的情口下，並未能在“拓展經濟”方面提出有效措施，僅對扶植服務業提出若干有限措施，更未能使本港工業升級和產業轉型順利完成。蔡根培議員將代表港進聯詳細分析預算案的其他內容。港進聯希望政府在“拓展經濟”方面不要只尚空談，而在“改善民生”方面，也要恪守“量入為出”這個原則，這樣才有利於本港經濟發展與港人的長遠利益。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何承天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雖然財政司一職到現在才由華人出任，但我仍為曾蔭權先生感到驕傲。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在英國主權下香港最後的一個預算案。明年我們再辯論預算案時，距離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只有幾個月。所以，這個事實一定影響今年的預算案。

我並不準備預測曾蔭權先生可否成為未來特區的財神爺，但很明顯地，這是他的第一個，亦是在英國管治下最後一個的香港政府預算案，所以他努力去討好每一個階層的人。他預測來年經濟前景樂觀，並預測特區政府會

有一筆頗為可觀的財政儲備：到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有1,500億元之巨，而到公元二零零零年三月，儲備金將達3,650億元，這筆款項尚未計算5.07億美元的外匯基金在內。我也像財政司一般說“這些數字確實驕人！”

無可置疑，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頗受香港社區人士的歡迎，但是，主席先生，為何今天沒有更多的議員讚許他呢？

主要是去年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失業率提升、零售業市道明顯下降及通脹仍然高企。我們希望財政司所預言的事成真，即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已到底，今年止跌回升，不過很少人能如他一般樂觀，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去年香港經濟倒退，也有很多公司甚至要宣布破產。不過，可能財政司因為在過去的九個月內公務繁忙，沒有時間逛街。所以我想他沒有看到很多商舖要關門大吉，其數目之多令我們懷疑今年經濟是否可以轉弱為強呢？主席先生，我們當然希望他的預測是對的。

為口增加就業機會，我很歡迎政府增加撥款予僱員再培訓基金。我們現在的首要任務是使失業人士有就職機會，最重要的是再培訓課程所訓練的技術要能切合經濟轉型中的香港社會需要。

據我所知，政府現正進行一項關於香港競爭力的調查研究。我對這項計劃表示歡迎，因為香港的生存及成功是取決於香港的競爭能力。如果我們能保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我們便可以保留及創造就業機會。

對於基建方面，我今年再次感到非常失望。因為，自從政府開展“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後，再沒有積極投入資源增加基礎建設。誠然，意願是有，財政司在他的演辭中指出政府應增加基建以配合工商業及經濟發展。他又指出，我們應該繼續“三鐵”的計劃，興建更多貨櫃碼頭、赤口角機場第二條跑道及一系列其他有助工商業的計劃。可惜，政府若沒有在預算案中撥款給這些計劃，這些計劃依然是意願而已。

同樣使我們不安的是，在過往連續四年，政府工程的支出比預算的指標還低。去年預算開支為290億元，比指標的360億元少24%，我們必需繼續確實投資在基建上。因為我們現時開始的工程，要在四至五年後才有成果。過去我們沒有做的，今天就成為我們現在的問題，例如：缺乏可以興建房屋的土地構成現在近年的房屋問題；幹綫道路的缺乏使今天住在郊區的市民備受種種交通阻塞的困擾。凡此種種，皆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及時興建應有的工程。

談到基建，我又要提及一項我已多次提出的議題，就是本地專業人士如何能夠從公營工務工程計劃中受益？如何從中汲取經驗或技術轉移？我同意

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我們聘請最理想的人員，以最理想的價錢，但當大部分工程往往由外國顧問工程公司負責，又沒有推行技術轉移，則本地的專業人士永遠不能從中學到更多的專業知識及經驗，永遠處於弱勢，違反了我們香港社會的利益。我認為香港應把工程優先給予本地與外國合作的工程顧問公司。

同時，當香港報章報道一間英國著名的工程公司負責新機場的一項重大工程時，該英國工程公司聲稱與兩間本地公司合作，但據我所知，這兩間公司結果只得到象徵式參與，他們是被利用作為公關而非參與實際工作。

主席先生，本地專業人士歡迎外國專業人士到來工作，互相交流；但技術交流不是單方向的。香港的專業人士要求有機會與外國專業人士一起工作，甚至和他們公平競爭。

財政司在他的財政預算案中強調服務行業的重要性，並將之比喻為第二次革命。他花了相當多篇幅討論由上屆財政司麥高樂爵士成立的推廣服務專責小組（Task Force on Service Promotion）所提出的建議。我們應該歡迎這正確方向把焦點放在服務行業上。我希望工作小組的行動綱領得到政府的實際支持，而並不只是一連串建議而已。財政司在他的演辭中常用“我們必需採取進一步措施....”等字句，我希望他能將他的演辭改成為“我們會劃撥資源以支援這些計劃”。

我很高興政府決定興建第四個工業口。事實上，我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亦強調有此需要。香港工業口公司去年賣出了23公頃土地，這確令人鼓舞，表達了如果我們提供適當的環境，製造業仍舊可以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經濟支柱，尤其是高科技的製造業。因此，我特別歡迎成立科學園及第二個工業科技中心，為香港引進以科技為主的工商業。

最後，主席先生，我想回應財政司，為香港建立一個友善及適合商業發展環境的目標。首先我認為，政府應精簡其對建築發展的審批程序，我在立法局已多次提及，所以我不想浪費各位的時間，我希望我有機會與規劃環境地政司詳細討論這問題。

在此，我也想討論有關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的一個問題。房委會及房屋署負責管理香港半數人口的房屋。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無論表現如何好，也是一項極之龐大的工作。這明顯有需要作出徹底的檢討，房署的工作是否需要分拆？長遠來說，是否應該檢討屋口的管理需要私營化？正如財政司說，如市場的條件允許，政府應該尋找機會轉移部分業務予私人機構。

主席先生，我在開始時提及這預算案將會是香港政府在英國統治下的最

後一個全年預算案。我深信眾多重要而必需的工程未能獲得足夠的財務支持，箇中原因或多或少都是因為未來宗主國與現任殖民地政府的惡劣關係有關。我歡迎財政司毫不含糊地承諾將會增強與中方合作，編訂九七至九八年度財政預算案。我也希望這合作能夠伸展到政府的各個階層。香港特區會享有高度自治亦應有自主權自行制定財政預算案。所以，我認為“中方”應該解釋為指未來特區行政首長及特區政府的候任工作人員，在這裏我亦希望香港特區的候任行政首長和行政班子可以在今年盡早產生，使來年的預算案成為一個“直通”的預算案。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曾蔭權先生發表他第一份預算案，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市民大眾的好評。在薪俸稅、單親家庭及子女免稅額方面，他能做到減輕市民稅務負擔，達到還富於民的目標。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在這個新舊政權交替，因中方一些無理干預而令政治及財政管理日見困難的日子裏，能提出一份既減低市民稅務負擔，維持社會福利增長及有盈餘的預算案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是值得我和我選區的市民稱讚的。

主席先生，我跟口會集中討論房屋問題。

主席先生，有關八七年所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及現時建屋量不能滿足市民需要的問題，過去四年在立法局內已辯論過近十次。我與局內同事對八七年所發表的長遠居屋策略出現的問題亦有了共識，這包括：

- i) 八七年以“私人樓宇為主導”的策略是錯誤的。
- ii) 政府低估了出租單位的需求，以致原先預計九七年應解決輪候冊人士問題變得遙遙無期，不單在九七年輪候冊仍會有15萬家庭排隊，到二零零零年時，輪候冊上仍會有十萬家庭。
- iii) 政府在公屋及私人土地方面供應不足，在公屋方面令輪候冊的人龍一日比一日長，而私人土地供應不足則令樓價在九零至九四年度大幅上升，使市民不能負擔，供應減少亦令炒家有機可乘，在高企樓價中火上加油。

主席先生，在九四年六月發表的“土地供應及物業價格”專責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提出了增加土地供應、樓宇供應，實施打擊炒樓措施，設立房屋科等一系列建議，很多建議已經實施，但建議實施後仍未能達到公營及私人

樓宇迅速增加，而私人樓宇價格亦在沉寂一年後重新明顯大幅上升。

主席先生，在公營房屋方面，房屋科只堅持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六年之間興建141 000租住單位及15萬居屋單位，這兩個數字仍不能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從現時輪候冊時間仍需平均七年及過了五年後即是二零零一年輪候時間仍需平均五年可以看到。而居屋方面經常有非常嚴重的超額認購，可以清楚看到房屋科在這方面的工作仍然令人失望。房屋科亦公開承認二零零一年輪候冊上仍有最少60 000個的實際需求。房屋司黃星華先生是聽到立法局議員及市民一再要求增加撥地建屋的一致意見的，為甚麼黃司憲仍不斷堅持在未來六年只建141 000 租住單位，對於民間疾苦持有這種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態度？除了是“官僚”、“冷酷”之外，我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詞。

增加公屋租住單位土地並不需要經中英土地委員會批准，在時間上比建築居屋和私人樓宇可更為快捷。

在私人樓宇供應方面，情口更為惡劣，九五年的私人樓宇產量只得22 000個，而九六年預計為19 800個，比房屋科期望平均每年30 000個大幅下降。

新私人樓宇單位供應，一半來自新批土地，大概一半來自舊區重建。至於舊區重建，因為有潛質土地大概已逐漸用罄，再加上收地賠償問題複雜，舊區重建單位便逐年下降。要維持每年30 000個私人樓宇單位的供應，一個簡單方法便是大幅增加新土地的批撥。

但奇怪的是，房屋司黃星華先生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回應議員這個問題時答覆說，要再等兩年後檢討才決定是否增加私人土地供應。現時私人樓宇供應大幅下降是社會共同了解和有共識的，為甚麼卻要等兩年後才增加新土地供應？我和民主黨都認為增加私人土地供應及住宅供應，是紓緩私人樓價不斷上升的長遠和基本的方法，我們認為如果供應充足的話，是實際不需要採取那些所謂打擊炒樓的措施的。房屋科以這種“坐以待斃”態度來處理市民樓價又開始攀升的切身問題，會迫使很多政黨和社會人士重新要求房屋科考慮那些打擊炒樓的措施，這使我懷疑房屋科是否有充分發揮其應該發揮的作用。

我期望房屋司黃星華在四月三日答辯時，清楚確實回應是否仍堅持在未來六年內只建141 000公屋租住單位，而怎樣在短期內增加私人樓宇土地及單位供應。

主席先生，涂謹申議員最近提出提高市區重建賠償額問題。房屋科便四出向新聞界吹風，指這項改變會令市區重建停止或減慢。在兩年沒有調整市區重建賠償額下，市區重建已因種種原因，出現單位紛紛減慢供應的情況，房屋科上述說話只不過為自己不能保持每年30 000個私人樓產量尋找代罪羔羊而已。

主席先生，在八七年長遠房屋策略失敗陰影下，有關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長遠房屋策略的檢討又已開始了。但非常可惜，房屋科並未有汲取以往的教訓，亦沒有以公開及鼓勵形式處理這個檢討問題，反而處處以“黑箱作業”及“偏向工商界”方法運作，令立法局議員及公眾對此檢討，一從開始，便信心不足。

主席先生，對於為了好好掌握長遠房屋策略檢討的工作而成立的督導委員會，房屋司黃星華先生一開始便以非常官僚態度排斥基層人士及民選議員的參與。房屋司黃星華先生認為在六位非官方成員中，其中五位地產及工商界成員向他提供獨立及不涉及利益意見，我相信這也是今年度內另一個重大的政治笑話。在民主黨的重重批評及壓力下，房屋司黃星華先生只是多委任了一位有基層背景的人士出任這個督導委員會。

為方便大家更早及更有系統地參與這次長遠房屋策略討論，我與民主黨一直要求房屋司黃星華先生將督導小組委員會文件同時交給立法局討論，因為在過往政府政策的諮詢過程可以看到，諮詢文件出版時，政府政策大概原則、模式已定，能夠真正對政策有影響的，便是在草擬諮詢文件這段時間；再加上政府一貫手法是會將大量資料隱瞞，掌握督導小組委員會資料，便可較全面了解問題及各種選擇政策的方向。

立法局房屋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已原則上支持我爭取這些資料，我正等待布政司回覆。

我代表民主黨重申我的立場，在公眾利益前提之下，若政府拒絕向立法局提供這些資料，我會考慮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強制房屋司向立法局提交這些資料。

主席先生，總督在九三年第一份施政報告，承諾在九六年三月底前完全安置在市區官地上的木屋居民，這個目標大體上已經達到，我恭祝總督在房屋問題上有第一個可以完全達到目標的承諾，但很多木屋居民是居住在公家及私人混合土地上的，這些居民的安置，仍遙遙無期，政府應就這方面的具體問題，尋求一個妥善解決方法，否則，在市區內，環境惡劣、口生差的木

屋會仍然存在。另一個有關木屋的問題是，有些無良屋主或代理人，以高價將木屋出售，並欺騙買家說這些木屋在清拆時候有上樓權利。我建議人民入境事務處在派發給每天入境新移民的資料附上一張簡介，說明在香港怎樣才可以合法和正式地申請入住公屋及防止買木屋時受騙的資料。另一方面，其實港府並沒有同時將所有天台木屋納入要清拆及安置的範圍，而政府亦繼續對立法局要求凍結登記及制定長遠解決天台木屋的方法置若罔聞，這些漸會成為市區貧民窟的地方，是我們社會的另一個計時炸彈。

在臨屋方面，在保留13個臨屋的衝突事件後，房屋署已較口實及彈性處理臨屋上樓問題，這是值得稱讚的，我希望房屋署能夠繼續以務實態度，為臨屋居民提供各類型單位選擇。

主席先生，現時每天新移民來港的數字已增加至150個。曾經有政府官員表示，這些新移民不會增加香港房屋需求，我懷疑有這種說法的這個政府官員是否具有一般人的常識。

到港團聚的新移民，除了小部分家境富裕之外，大多數會到臨屋、公屋與家人居住而變為無戶籍居民，我相信選區內有臨屋的直選議員會了解，近日來有很多臨屋居民，他們本來住在50至60平方呎的單位內，但在國內的太太和子女來港後，四、五個人就住在45平方呎的單位內，這個事實在差不多所有選區內都可以見到。或許他們有親人在私人樓宇居住，這些新移民與家人會一起擠迫在狹小的板間房內。其實，這些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在短時間或一段時間後，便會演化成為新房屋需求。有關新移民房屋需求問題，香港還未有較長期的系統研究，我建議房屋科及規劃署聯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及調查，並在建屋計劃中包括這急劇增長的新需求。

主席先生，在香港繁榮的背後，仍有三千多個單身人士住在舊區內極為狹窄的籠屋，過口非人生活。這是香港的恥辱，通過了的《床位寓所條例》並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因為面對無法經營的情口，一些業主強迫收樓，令這些籠屋居民面對更大生活困境，政務總署支援不足、反應緩慢，令這些業主更有恃無恐。

主席先生，財政司減低置業人士印花稅的建議的作用是輕微的，對於一個購買350萬樓宇的置業人士，只能省回26,000元的稅款，而且建議方法奇特，令購買某些價格的置業人士完全沒有任何稅務寬減。民主黨仍然認為給予首次置業人士免稅優惠是最直接的方法。另外，財政司又建議成立按揭證券公司，這是值得研究的。這一方面，可減少銀行在按揭貸款方面資金過分集中，另一方面，香港銀行對於稍為舊的十年以上樓宇的按揭採取非常不積極態度，按揭證券公司可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令舊樓物業市場買賣變得較

為活躍。鑑於舊樓市場樓宇多，這個做法會令整體私人樓宇供應及買賣增加，令業主有更多選擇。

主席先生，香港自戰後到現在，住屋問題一直未能妥善解決，七二年麥理浩勳爵的十年建屋計劃，到八七年口奕信爵士的長遠房屋策略，以至彭定康先生上任，每一任總督都給香港市民一個安樂窩的夢，但這個夢一直不能成真。我們比新加坡早十年發展公營房屋，但我們現時面對的住屋問題仍然非常嚴重。我希望我們不單止在建屋政策方面作出改變，而且要對執行長遠房屋策略的架構，作出重大變革和改變。有關房屋委員會變革的問題，我相信在我和廖成利議員提出私人法案之後會有更廣泛的社會討論。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先生，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本港財政預算案以“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主題，顯見政府也認同社會民生問題有待進一步改善。事實上，在過去一年內，香港的失業率一直高踞不下，很多中下階層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喘不過氣來。個多月前的一段寒冷的天氣，揭示了在繁榮社會的表象下，我們不可忽視一群不能自助人士的困境。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是否真正能夠反映政府有切實改善民生的誠意呢？

貧富懸殊和所得分配不平均

香港擁有驕人的經濟成就，但同時存在的貧富差距，卻彼此成為強烈的對比，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反映本港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一九七一年的0.41，增加至一九九一年的0.48，比一般西方國家只介乎0.35為高。世界銀行《一九九五世界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清楚顯示；在24個最高經濟水平的地區中，香港所得分配最不平均。我們再看香港最高收入的20%家庭的收入，佔總收入52.8%；最低收入的20%家庭的收入，則在24個地區之中佔總收入的最少比例，只等於4.3%。從此可以看到，我們在這方面的距離很大。從去年到現在，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一直處於惡劣情口，去年年初是2.5%，去年年中是3.6%，即使到了去年年尾的就業旺季，均仍然高企於3.1%，一般來說，在香港3%就已經顯現本地失業率已達到危急狀口。我們再看看，除了失業人士及半失業人士之外，其他就業人士又如何呢？他們亦要面對工資不但未能跟隨通脹調整，反而更出現負增長，而且這個情口是很嚴重的。

現在減薪或減橫向福利或負福利的公司越來越多，我想在鋪陳一幅圖畫之後，呼籲政府，亦呼籲局內一些不熟悉基層情口的同事，看看到底香港一些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怎樣的。雖然香港經濟繼續增長，有驕人的成績，

但香港的基層，尤其是低下階層的生活質素卻越來越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來越大；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貧窮情口越來越嚴重。如果我們要檢討全香港安全網的保障效能，我們會有很多質疑問題。剛才我們局內有些同事說，在香港一家四口的綜援金有10,270元，主席先生，實際上，在如此的一家之中，一家之主完全不能工作，須以10,270元負擔房屋、特殊疾病的醫療費和租金。例如：一個單身人士帶口兩個小孩和一個老人家，說句老實話，以政府現時這麼節儉，只給予四人家庭10,270元，老人家1,960元，失業人士一千六百多元，實際上，以政府這種計算法，計算出來的數目這麼少，是不大足夠的。有些香港人說10,270元已很多，比很多人的收入都高。我完全同意，這正反映綜援水平已達到10,270元，但很多人的收入卻一直維持在五千多元或六千多元，這又是甚麼問題呢？這說明了香港貧富懸殊的情口十分嚴重，說明了貧困的一群人的生活很困難。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協助失業人士重投人力資源市場。我們要制定整套扶貧政策，政府要幫助弱勢社群，避免越來越多人跌入貧窮陷阱，從而被迫納入社會保障安全網內。

主席先生，我想強調一點，如果政府再不重視貧困問題，將會有更多人被迫領取綜援，從而產生滾雪球效應，最後結果由誰負擔呢？就是要由整個社會負擔，到時我們可能更會大聲呼叫，為甚麼我們要為這麼多貧困者付出有關數目呢？我覺得，如果今天不解決貧困問題，將來整個社會的負擔會更重，這是我們所不願看見的情口。

老人問題

香港的老年人口數目正不斷增加，其中只有少數人能夠享有退休保障。大部分老人家在退休後失去經濟收入，而社會服務的不足更使他們日趨困苦，唯有盡量節衣縮食，或年紀老邁仍然要到處找尋工作。

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我們看到老年綜援金的情口是怎樣的呢？如果除去通脹因素，可以說沒有絲毫實質增加。當然，政府計劃取消綜援老人180天離港限制，這是值得我們歡迎的，這也是我們一直致力爭取的。除此之外，在帳面上看到的加幅，只是聊作回應過往五年社會福利發展檢討累積的服務需求，對亟需援手的獨居老人，並未給予足夠的設施及資源。給予老人微薄的綜援金額，一千九百多元僅僅足以餬口，對一群與社會隔離的人，特別是居住在私人樓宇內的獨居老人來說，他們平時生活已經捉襟見肘，如果一旦染上疾病，（老人家特別多病，我想主席先生是會知道的），情口便更壞。他們一方面花上很長時間輪候政府門診，另一方面又經常憂慮有關的醫療收費將會更改，包括與成本掛口，甚至有可能逐項收費。

總而言之，九六至九七年度預算案對老人的照顧明顯不足，實在令人痛心。我認為，政府應提高老年人的綜援金額至現有工資中位數三分之一，改變現在傷殘津貼與高齡津貼互相抵銷的政策，增加生果金，而且讓領有生果金的老人家與綜援老人一樣可以無限制地離開香港，此外，要全面發展對老人的社區支援服務。我覺得，如要真正解決老人的問題，政府要實事求是，重新將老人退休保障的計劃提出來討論。我想在此警告政府，如果今天我們不做老人金計劃，現在65歲人口有56萬，到了二零零一年，香港65歲人口將接近100萬，屆時整個社會將面對更嚴重的老人問題。今天政府不做老人金計劃，即會將更沉重的負擔留給將來特區政府。

失業人士

香港正面臨經濟轉型，缺乏競爭力的基層人士不斷被淘汰出人力市場之外。在高失業率之下，首當其衝的是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和運輸業的某些工友，他們大多是低文化，低技術的人士。在預算案中提到，政府會正視失業及低收入人士的問題，但未有整體策略及有效措施來解決失業問題。現在有近十萬的失業大軍因為經濟結構轉型、政府政策失當而成為受害者，其中部分人士已經面臨永久失業的威脅。過去一年多，在失業的影響下，有數萬人已經被排除到人力市場以外，即是說，現在我們統計失業人士時，這些人士完全沒有在基數之內。失業者並不是想政府救濟他們，他們希望有機會重入勞力市場，因此，希望政府幫助他們重入勞力市場。但綜援計劃卻不能徹底解決這問題，政府應該從速設立失業援助金，對失業者發放一段短時期的緊急援助，協助失業者渡此難關，重入勞力市場。此外，我要求政府為聘用經再培訓工人的僱主提供特別稅項優惠，藉以促進就業，鼓勵工人尋找工作自立。

婦女貧窮問題

經濟轉型引起的失業問題對中年人，特別是婦女的打擊最大。婦女一直處於社會上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位置。勞動市場長期將婦女視為勞動的後備軍。不少基層勞工婦女正受到經濟轉型的無情淘汰，被迫留守家中，或接受收入低微的工作，導致女性的貧困問題嚴重，而且這問題已變得越來越嚴重。我認為，政府應積極推廣兩性平等意識，除在上年度通過防止性別歧視條例外，尚應制定禁止年齡歧視、家庭責任等條例，以保障婦女、打工仔的就業權益，並在托兒服務、社會保障各方面，改善現行措施，掃除婦女貧窮。

新移民問題

主席先生，我還想談談新移民問題。總督在去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及要照顧中國或來自其他地方的新移民的需要，確保其獲得現在各種福利服務。現時，每天有150名內地新移民進入香港。新移民是香港社會的新成員，他們初來甫到，亟需我們幫助。我要求政府撥出資源，設立新移民適應課程，雖然政府現在做了一些工作，但跟需要還有很大的距離。就業問題、教育問題、住屋的問題等，都是他們需要解決的。我們認為政府應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協助他們渡過困難時期，避免因他們到了香港，人生路不熟，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

主席先生，以上是我對九六至九七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福利部分的意見。我希望政府面對一個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社會，面對一群基層市民在經濟轉型下出現的困局。他們遇到就業問題、有人患病，生活上也有其他問題，政府應該採取較長遠的處理方法。如果今天不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很擔心，這些問題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因素。我希望在這個財政預算案內，能夠有合理，較公義或較能照顧基層的政策，以幫助基層市民渡過難關，保障弱勢社群的生活，扶助他們脫離貧窮。

我想強調，有頭髮的人又怎會想做癩子呢？如果大家都能夠過安穩的生活，我們就不需要領取公援，不需要向周遭的人說我們有困難。每個人都有尊嚴，將困境訴諸社會，是因為希望社會各方面重視基層市民，重視貧困的一群。正因為他們的確存在困難，才會這樣做，因此，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有扶貧的政策，幫助貧困的弱勢社群，能夠真的使他們脫貧。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劉慧卿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先生，我發言支持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

代理主席先生，剛才很多同事發言稱讚財政司，他們提到這是香港殖民地統治下由第一位華人財政司制定的財政預算案，而很多市民也是這樣說。言下之意，是已經給財政司很多感情分，因為大家都是黃種人、華人。第一位華人財政司所做出來的預算案，即使不看內容也可以給他數十分。我們明白這種情緒，因為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一位華人財政司。不過，我要為財政司說一句公道話，就是我們不是看種族、看膚色，而是看內容的。我相信很多市民和本局很多同事都認為，即使撇開第一任華人財政司這感情因素，他們都覺得這份財政預算案四平八穩，是財政司秉承上任財政司做法，諮詢各方

面意見後所得出來的結晶品，所以很多同事都予以支持。當然，亦有人提出很多意見，也有作出批評，但是一般來說，我相信本局同事和市民都覺得最少可給這份預算案合格，但究竟多少分，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有些人說這份預算案“細眉細眼”，財政司不可以大展拳腳，我覺得這說法是不公道的，因為政治環境和各方面都有很多壓力加諸財政司身上。我相信不用我說，財政司也知道，其實不是單看這份財政預算案做得好不好，而是現在有些人，包括籌委會的人，都想謀奪他的位置。有些人更想財政司做得不好，被人否決了，便可大有理由把他“飛”出局。因此，對於財政司和其他司級官員所受到的壓力，我們立法局議員是知道的。近這幾天，有些人好像瘋狗一般說了很多說話，要司級官員在很多方面表態，又說即使他日他們獲委任為特別行政區司級官員，也要先辭職，令香港政府高層全部真空。因此，剛才有同事提及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時，好像把司級官員當作不存在似的，將這份預算案當作是他們最後的一份預算案，我並不同意。屆時會由誰人寫，我也不知道。今年年終就會出現候任行政長官，然後再委任候任司級官員，但如要他們先辭職，那麼屆時我也不知道由誰去做這項工作。

代理主席先生，有關這份財政預算案，我對今次財政司提出的各項稅收，感到頗滿意，所以我會集中談論開支方面的問題。我記得去年當總督彭定康先生發表他的第四份施政報告後，舉行了一個市民諮詢大會，（這大會的舉行次數越來越少，由四個變成一個，今年也不知有否召開的機會。）當時有一位市民問他：“總督先生，如果你可以給候任行政長官一些意見，他在上任後，應關注香港甚麼重大問題呢？”當時總督先生說，應關注三件事情，就是房屋、教育和基建。我非常同意，而他日的特區行政長官當然一定要關注這些事情。不過，我當時馬上想到，是否殖民地政府多年來在這些方面都做得不足夠，所以日後的行政長司官要關注這些事呢？剛才李永達議員一一細數房屋方面的事，我在很多方面很有同感。我的投票取向不是每次都與民主黨一樣，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但在房屋方面，我是非常同意民主黨的看法的，而房屋司也是知道我的想法的。

在公屋的提供方面，有16萬人仍在輪候登記冊上，可能不是每人都合乎資格，但很多人現在都是住在很差的環境中，等候“上樓”。此外，我也很支持居者有其屋計劃，但很多人想買也買不到。私人樓宇則十分昂貴，很多人完全沒有辦法購買一間比較好的私人樓宇。因此，連市民這最基本的要求，政府多年來都達不到。政府一直以來告訴我們，是數年前供地等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這是嚴重的行政失當，我希望房屋司在下星期作出回應時，會告訴我們現時已設有一個機制，令這些錯誤不再發生，而現時所訂定的私營和公營房屋計劃，在未來數年，可以怎樣在各方面作出配合，使這些計劃

得以實施，否則，我認為這樣很對不起市民，因為房屋問題是香港市民的頭號敵人，香港政府一定要應付。

此外，有關教育問題，我相信很多議員都支持在這方面多花些金錢，因為這是一項很重要的長遠投資。我很支持這看法，也很同意一些同事所說，我們在專上教育方面，是否花了太多錢呢，特別是在那些教職員身上？他們上星期在財委會中亦承認香港的大學的教職員的薪金之高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因為他們的薪酬是與公務員掛口，而我們的公務員薪酬之高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我很高興最近聽到政府說要檢討大學教職員的待遇，我相信公務員的待遇也須檢討。因此，有一些肥膏是要擠掉的，而我很支持政府這樣做，我會全力支持政府這樣做。

我認為政府也要多用些金錢在基層教育，尤其在語文教育方面。代理主席先生，我相信財政司絕對了解現時的情口，也聽到很多商界人士的意見，他們覺得現時的大學畢業生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大家對此十分失望。我們怎能與別的國家，例如鄰近的新加坡等競爭？怎能繼續成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們的大學畢業生連寫一封簡單的英文信也不行，即使是中文信亦不太流暢。因此，我希望政府在語文教育方面盡量找些出路和方向，因為我們一直所聽到和看到的，我覺得，其實都是在摸索之中，仍找不到方向。

此外，有關基建方面，代理主席先生，在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也提到在今年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中有45億元的所謂未用盡款項。這實在十分嚇人，因為全世界國家只會出現沒有錢用的情口，但香港卻有數十億元用不口。他說在這45億元當中，有30億元是由於基本工程進展緩慢，所以用不口。不過，他又說不用擔心，因為情口已經改善，前兩年有30%用不口，而現在只得12%。雖然是12%，但我也覺得很不滿，因為上一任的工務司詹伯樂先生告知我們曾做了很多事情，又電腦、又人腦，樣樣出齊都弄不妥。我希望財政司能夠鞭策一下他的同事，因為在他向我們提供的文件內提到，136項工程中只有53項可以依時展開；36項可以在該財政年度內開工，但已是脫了期；另外47項是延誤的，但他又說已補回30項新工程，這樣有總比沒有好。不過，我們希望在財政司和布政司領導下，所有涉及工程的部門必須盡力去做，不要出現有錢用不口的情口，尤其是總督認為我們的基建那麼差。

討論工務工程問題就一定要提及我最關心的掘路工程。我很高興見到運輸司現時在座，可惜工務司沒有出席今天的會議。每年我們的道路有6萬個洞，但是在開支預算方面，不知財政司是否知道，路政署預計今年有關道路維修的投訴會由去年的4 334宗增加至4 800宗。運輸司應該知道這事，因為在上星期的財委會會議上我也曾提出這問題，說究竟有否弄錯，竟然預計投

訴會增加！為何投訴會增加呢？政府自己已提供了答案，就是因為工程增加，也因為服務承諾做多了。明知投訴會增加，就應該做到令人沒有投訴，而不是撒手不理，多了500宗投訴也無動於衷。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多些工作。

最近政府告知我們，有關掘路工程的延誤問題，它不可以懲罰有關人士，因為不知道工程要多久才會完成。既然不知道何時能完成工程，所以即使工程不能完成，也無從懲罰。但我想請政府官員看一看街上的工程，也許何承天議員也有興趣看，原來每項工程都有一個告示牌寫明何時會完工。原來其實是知道何時可以完工的，根本已寫在告示牌上，也寫明了電話號碼，這樣就好辦事啦！為何不能加以懲罰呢？我不知道為何上星期政府官員會告知我們那樣的答案，其實告示牌已清楚列明完工日期。我希望財政司、工務司和運輸司會研究這事，因為掘路工程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大家都知道，塞車會浪費多少金錢，每分鐘都是以千、萬元計。因此，我希望財政司要求各有關部門當機立斷，做一些事情，令那些不負責任的承建商盡力去做，而不要姑息他們。

此外，代理主席先生，我想轉一轉話題，說說我很關心的保安部，它是屬於保安司的管轄範圍。政府不願意告訴我們有關保安部的工作，唯一可以告知我們的是該部門有456人，其中一些是紀律部隊人員、一些是文職人員，但其工作範圍和有關事項都不願意透露。我和很多民主黨的同事以及其他同事都很憤怒，因為如果完全不知道該部門的工作，如何能撥錢給它？我是人微言輕，但涂謹申議員已計劃提出修訂。我很高興最近聽到政府說會安排一個會議，給我們了解一下該部門的工作。我與涂議員的想法一樣，雖然我們曾說會支持預算案，但希望在下星期三表決時不會被迫“轉軛”。政府這樣做法，令議員覺得不能盡自己的職責，監管政府的工作。因此，我希望政府會考慮在四月三日前讓我們知道保安部的工作。

另一由保安科負責的工作，就是大家都關心的大亞灣核電廠。在這份財政預算案中，有270萬元是撥給機電工程署聘請員工，全職向政府提供技術上的支援。我曾向保安司提到，這些人是技術人才，但不是核電專家。在香港這麼富庶和市民對大亞灣核電廠這麼害怕的情況下，我們絕對應該考慮聘請一些核電工程師或核電專家與機電工程署的人員一起工作。但上星期財委會召開會議時，保安司並沒有出席，可能他沒有想到會有議員提出大亞灣核電廠的問題。我希望整個政府想一想是否有需要聘請一、兩位核電專家與該署員工一起工作。因為我擔心，如果我們沒有懂得核電的人，政府就會將中電或大亞灣核電廠所發出的資料照單全收。試問機電工程署的人員是否完全懂得核電呢？所以我希望政府會積極考慮。

代理主席先生，我想提一提有關人權和自由的問題。在上星期的財委會會議上，我們曾詢問司法政務長有關法官在人權和自由方面有何訓練和研究的問題。我剛剛收到的跟進答案表示，研究組所研究的事項很少涉及人權自由。代理主席先生，你也知道較早前有些法官說《人權法案條例》是一罐蟲，令香港的司法制度出現混亂，中國有些官員也曾這樣說。因此，我覺得政府應該積極考慮在這方面多撥資源，讓大法官看看國際上有關人權的案例。此外，在司法部的圖書館內，我們也希望能增加多些有關人權的參考書籍。

提到人權自由，就要一提修訂與新聞自由有關的法例的進展十分緩慢，我希望政府能盡快去做。雖然政務司現時不在場，他是負責協調這項工作的，但我們希望提交了給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或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能盡快提交立法局，希望能在明年主權移交前盡量做些事。

有關資訊自由方面，代理主席先生，我們希望政府就哪些政府資料會放在全球電腦網絡上盡快作出政策上的決定，即所謂“上網”。我們在財委會會議上曾與律政司和新聞處處長傾談過這事，他們的行動都是零星落索自顧自地進行的。政務司則說還未有一個政策，但個別部門會自行作出反應，一些資料上了網，一些則沒有，例如新聞稿、演辭已上了網。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盡快作出決定，撥出資源進行。

最後，代理主席先生，我想說一說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我不同意其他同事所說，認為這是最後一份預算案，我認為明年那份才是最後一份。我明白當然要與政府討論，也希望能與候任行政長官的“班底”討論，但我希望高層不會出現真空，並希望是真正的“港人治港”。

代理主席先生，我謹此祝賀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並希望保安司能幫助他，令我們在下星期很開心地表決支持財政司。

謝謝代理主席先生。

蔡根培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先生，財政司在動議二讀《1996年撥款條例草案》時表示，提交這份財政預算案感到非常自豪及榮幸，而對於我來說，我同樣感到興奮，因為，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政府的財政預算案進行辯論。

在我準備今天的演辭前，我曾參考一些區議員與熱心人士向我提供的寶貴意見，希望除了可以表達我個人的一些愚見外，更可以將一些社會基層的聲音，帶到中央的層面。

財政司在制定這份預算案前，採取了開明及合作的誠懇態度，先向立法局議員作初步的諮詢，這點是值得嘉許的。雖然我提出的建議未有全部獲得採納，但是我深信財政司也是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才炮製出這份傑作。

展望九六至九七年度的經濟發展，我覺得財政司是採取比較樂觀的態度來面對情<口>。樂觀的預測可能會帶給市民一份喜悅，但也可能會令市民產生一種錯覺。我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也不是對政府或財政司缺乏信心，相反，我對香港的未來信心十足。

不過，正如財政司估計，失業率似乎不大可能迅速回降至以往我們較為習慣的極低水平。此外，一般“打工仔”去年在面對經濟放緩及經營成本受到控制的情<口>下，加薪幅度極不理想，一些是原地踏步，一些加幅較通脹低，另外亦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因素影響，收入比以往還低。在市民普遍缺乏消費能力的情<口>下，消費市場淡靜，我擔心這情<口>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財政司竟然預測九六年全年的消費開支會有四個百分點的較大實際增幅，我希望我只是杞人憂天；同時，我更希望增幅可以超過4%。

在環顧各種客觀環境及財政司所提出的一些稅項寬減後，我同意九六年的下半年，消費市場應該會有較理想的情<口>出現。

至於財政司在制定預算案時，雖然已經考慮中國在美國市場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的因素，但是似乎並未有將較早前突然變得緊張的兩岸關係，及時加以考慮。

代理主席先生，在稅務寬減方面，大家都會先看一看薪俸稅的問題，因為這個項目是最直接影響納稅人的。今年的建議寬減幅度與九四至九五年度比較，顯得特別溫和，但是一個溫和建議，仍然可以令大約95%的薪俸納稅人受惠，令他們可以減輕稅務負擔，這不失為一個好建議。只可惜，我們只可以籠統知道大約有95%的薪俸納稅人受惠，而財政司並無清楚及具體告知大家，究竟有多少人會脫離稅網，又有多少人須按標準稅率交稅等資料。

不過，對於新增的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與修讀培訓課程的免稅額都是值得一讚的。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有助家庭的維繫，但可惜只限一名，未必能令一些需要獨力負擔與照顧多名兄弟姊妹的人士得到全面的寬減。無論如何，這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希望政府可以在來年作進一步的改善。

有關減輕置業人士負擔的問題，港進聯對於財政司未能接納為按揭利息提供免稅額，以及為首次自置居所的人士提供稅項寬減，表示非常失望；而我所屬的沙田區議會多年以來已經就這問題作出多次建議，最後仍然未能如願，未免有點可惜。

雖然財政司建議減收價值350萬元以下物業的印花稅，但這方面的減收絕對不及為按揭利息提供免稅額及為首次自置居所人士提供稅項寬減這樣理想。當然，如果三種措施同時實施的話，就會相得益彰。

此外，我不是反對政府口口聲聲鼓勵與協助中下階層人士置業，但是我絕對不希望以這樣為借口而逐步減少興建出租公屋單位給有需要的市民。

在差餉徵收方面，現任財政司似乎都是沿用上任財政司的基本看法，故此，我也希望政府在今年進行差餉重估時，與上任財政司的做法一樣，為差餉增幅設置一個可以接受的上限，作為一項寬減的措施。

代理主席先生，對於財政司提出多項減稅與支援措施，來刺激各類型的行業，我表示欣賞，特別在接納了大部分本局同事意見，撥款培養技術知識與訓練人才，提高本港的競爭力。更難得的就是，財政司並沒有邀功，反而強調是本局同事的功勞。雖然成效如何，現在尚言之過早，不過，我很希望有關措施不會只是改善了投資者的邊際利潤，而不會達到財政司的預期目標，即必須惠及社會上每一個人。

我要談一談財政司所謂的安全網問題。綜援金雖然有所調整，但是否足夠，仍然是見仁見智。不過，有關的調整非常有限，對於能否改善有需要人士的生活質素，我甚表懷疑。不過，有所增加總好過甚麼也沒有。

至於預算案隻字不提老人的綜援金，我想信大家都很失望。不過，新設的兩項津貼都很有創意。不過，如果以老人參加一次戶外旅行需要80元來計算，有關的社交與康樂活動津貼只可以令他們在一年之中，每季只能得一次機會。故此，我認為可以調整至每年有480元就最理想。

至於上月發生的老人在寒流襲港期間死亡事件，財政司只是輕輕帶過，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撥出資源，增設受過專業訓練的老人外展隊。雖然財政預算案中並無提及，但如果政府是有誠意的話，可以在下個月展開的老人服務跟進研究中作出補充。

代理主席先生，在支援與推廣服務行業的文件中，雖然篇幅不少，但是支援的措施實際上非常有限。受到所謂支援與推廣的服務行業之中，實際上只有旅遊與金融業受到稅務與撥款優惠待遇，其他的就似乎不太理想。

代理主席先生，雖然我們現任財政司不再是外國人，但是他始終與我們一樣，都是“人”一個，不是“黃大仙”，不可以做到“有求必應”。財政預算案要做到每一個人都百分百接受的話，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種期望，也是不切實際的。

代理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黃錢其濂議員致辭的譯文：謝謝代理主席先生。先讓我恭喜財政司提出他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我恭喜他的原因，並非主要因為他是華人，而是我相信他已盡可能周詳和照顧到各方面的需要。

他提出的三個重點特別值得支持：

- 強調家庭倫理價值觀念；
- 致力促進本港服務行業的發展；
- 繼續改善福利以維護老弱者的利益。

這些重點顯示財政司已盡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同時他對未來有方向感，沒有眼光不濟的問題；他也是一個有心人，無論他的心胸是否那麼廣闊。

所以我認為無可否認，財政司的第一份預算案是成功的。

可是，這仍然是有保留的成功，因為評論這份預算案是否真正成功，要看財政司所提出的計劃和創新意念，是否得以落實；此外，財政司這次還無意地遺漏或故意地漠視了一些撥款項目，所以也要看這些項目未來的撥款情況。

服務行業如要取得成功，有賴必要的基建或人力資源，因此需要具備學識、創意、表達能力和現代通訊及科技知識的人才。這些與香港在藝術方面

的投資是不可分割的。

關於藝術方面

促進香港的藝術發展，是嚴重地遭到忽視的項目。財政司沒有撥款成立電影發展委員會。雖然我極力從其他方面爭取，可是我在財務小組特別會議上提出的各項問題都沒有答覆。同樣，政府對我書面提出的問題也給了一個推搪的答案，不但令人摸不着頭腦，還有混淆視聽之感。如果高官有聰明才智，我不介意接受他們的教導，但我很介意他們對我的意見既不睬、又不理。

雖然我很滿意政府今年對藝術發展局經常開支撥款增加20.7%，但我仍然在設法了解政府對該局五年策略計劃撥款要求的意向。我亦未知政府對該局雜項建議的撥款情況，究竟是否已包括在撥款之中；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實在是否需要一個特別的政策科來處理文康和服務行業的事宜。第一個建議是消費者委員會較早前提出的。我期望政府作出回應。

關於福利方面

談到福利，在衛生福利司和社會福利署署長的簡報會上，我很高興知道他們正構思一種協作辦法，以便在緊急時可以聯絡志願工作者和專業人士接觸到有需要的人，為他們提供幫助。政府對社區人士的呼籲作出了迅速的回應，實在值得一讚。

可是，我同時亦收到了福利界懇切的呼籲。他們告訴我，社會上已出現了貧者越貧的情況。

以調整標準援助金額和領取綜援人士中最低5%入息者的每月人均開支比較為例。

我覺得很荒謬，領取綜援者每月竟然較非領取綜援者有更多金錢可使用！就包括老人成員的家庭而言，根據政府本身的數字，領綜援者與非領綜援者的每月人均開支的差別就更加大，前者為1,077元，後者則為1,440元。我們怎麼能說、怎麼敢說窮人竟然有餘錢？

再者，領綜援之單身人士每月用於伙食的開支只定為688元(即佔開支總額的45%)。我認為政府在計算綜援金額時，一定是憑想象多於實際，真是不可思議。

無何否認，政府在訂定領綜援者的伙食開支標準時，是根據營養需要，做科學化的計算工作的。我不質疑這點。

但我想質疑或提出的是，人們根本不會根據科學計算方式去購買食物。一個人要保持健康，可能每天需要若干克肉。可是領綜援者到街市去不能一天只買那幾克肉。如果他這樣做的話，我懷疑肉檔老闆會否理睬他。

我呼籲政府在計算綜援金額時，應該要從人性方面去考慮問題。我們不會根據科學計算進食。我們不是機器，我們是人。我建議當我們計算僅可維持生活的開支數額時，要了解人類行為的本質，即數額可能要略為增加。

我並非為了批評政府而只管提出批評，卻不同時建議日後推行的具體措施，因此我希望討論一下衛生問題。談到衛生問題，人們說領綜援的老人家一般享有免費醫療。如果他們在公共醫療系統內找尋診治的話，事實上是可以享有免費醫療的。但很多老人家為免輪候太久，所以沒有使用公共醫療系統。他們會去看中醫、吃中藥。本人建議給領綜援者一項特別津貼，可讓他們到公共醫療系統以外看私家醫生和中醫師，此舉配合推廣一般基層健康護理。為此，我建議政府考慮每月給老人家320元醫藥津貼。這個不算不合理的建議會受到老人家、中醫師和私家醫生等各方面的歡迎，亦符合政府推廣中醫的意圖。我期望政府對這個建議作出回應。

財政司建議領綜援者返鄉居住期間，可繼續領取援助金，並取消180天離港的限制，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措施。

可是，以上措施不包括無須通過經濟狀況調查而領取高齡津貼的人士。據我理解，原因是政府已對綜援計劃做過檢討，而對高齡津貼計劃還沒有進行檢討。

當年政府擬訂了一個卓越的老年退休金計劃，但後來又把計劃束之高閣，我覺得非常可惜。因此，我呼籲政府代之以檢討高齡津貼計劃及各項互有關連的收費，並期望政府對我的建議作出回應。

在我之前，已有多位同事先後發言，我不再重複他們所說過的，例如有關修訂法例以保障本港言論自由以及考慮取消電視台專利稅等問題。我只想補充一點，除非政府能迅速採取行動，實現承諾，將不足的地方糾正過來，否則預算案中的承諾只會是美麗的空言或甚至是空頭支票。除非行政主導的政府真正有誠意改善香港社會裏老弱者的處境，否則意向聲明只是虛幻而已。

我毫無保留地支持財政司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希望明年財政司草擬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預算案時，繼續聽取市民的意見，並且具有更廣闊的心胸，同時亦記着“沒有代表則不可抽稅”這句說話。我祝財政司明年運氣更佳。

謝謝代理主席先生。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李華明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距離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日子越來越近，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可以說是在“風雨飄搖”當中產生。一方面，一個由全面選舉產生的立法局加強對政府的監察，就民生及整體利益的事務要求更多撥款，令政府面對財政預算案可能遇否決的壓力；另一方面，一些中方官員指香港的福利開支過速，發表“車毀人亡”的言論。

言猶在耳，曾蔭權先生的處女作似乎只是循規蹈矩，希望平衡來自四面八方的要求。相信外界一般認為這份財政預算案毀譽參半；我仍覺得政府在解決貧富懸殊和承擔基層需要方面差強人意，令人有裹足不前的感覺。

主席先生，以下我會代表民主黨在消費權益和社會福利兩方面發言。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在近年來對保障和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九四年十一月成立了消費者訴訟基金、在九六至九七年度亦會設立消費投訴及教育資源中心等。此外，消委會在過往兩年完成了一系列有關市場競爭政策的研究。民主黨歡迎任何對消費者有利的建議。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民主黨認為唯有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才能加強消費者的選擇以及保證消費者的利益。但民主黨仍然批評消委會在下年度獲增撥200萬元經費，未能有效落實維護消費權益。

我們認為消委會應從非經常性資助中取得撥款，進行有關市場競爭的研究，對維護消費者的權益十分有利。比較可惜的是，過去兩年批撥的350萬元研究撥款已經用完，而且在開支預算帳目中，我再見不到今、明兩年內有任何撥款，進行有關研究。民主黨往後將不斷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繼續撥款進行各方面市場競爭研究，落實保障消費者。

在九三年六月，本局曾經就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進行議案辯論。當時我

在發言中曾經指出一般“打工仔”的工資在六、七千元之間；時至九六年今日，仍普遍維持在六、七千元收入的“打工仔”大有人在，但過去三年本港的累積通脹已達29%。在現實當中，工作人口的薪金增長速率根本追不上通脹，所以現在新的預算案內給我們看到有60%的工作人口毋須納稅。資料顯示，九二至九三年度最高收入的首10%納稅人，他們所付出的薪俸稅，佔稅務局在這方面收入的56%，而到了九三至九四年度則上升至60%。從這種趨勢可以推斷現時本港已有超過90%的工作人口共繳交了少於40%的稅款。今次提出的稅務寬減，根本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尤其對於低下階層而言，絲毫沒有幫助，因為他們根本不在稅網之內。

此外，政府的統計數據指出，九五年三月所有選定行業的個人每月平均薪金為9,300元，這是政府的數字，低於這個入息的人佔總工作人口約70%，反映出工作人口當中超過半數無法達致“平均”入息，亦即是說本港整體經濟富裕的背後，其實大部分人的收入仍然偏低。

我們再可以看看在社會上接近赤貧領取公共援助人士，在九三年共有11萬人，去年已攀升至幾達17萬，政府還估計九六至九七年度領取公援人士會超越20萬。這樣龐大的赤貧隊伍，他們的苦口，政府怎能視若無睹呢？過往政府只是用全港最低5%入息的一群作參照，釐定社會提供保障及援助的基礎。政府這種做法，實際只是製造和穩定本港的貧窮情口，……

詹培忠議員：主席先生，現在只有14人，人數實在太少了。

主席（譯文）：李議員，請就座。我指令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而現在我會暫停會議。

本局遂達致足夠會議法定人數。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在恢復。李華明議員，你尚有11分鐘。請繼續發言。

李華明議員：多謝詹培忠議員令我多了一些聽眾。說回綜援，越來越多人拿取綜援，而政府用5%最低收入的人作比較的話，其實是穩定和製造貧窮的情口，而沒有作出改善。我認為政府應該從速檢討有關社會政策，改善本港富裕繁榮背後的嚴重貧富不均的問題。

在本年預算中，很多人關心我們的福利開支較上年度實質增加了14.7%，這好像很多似的，但其實這些增加很多都只是完成過往一些計劃上的承諾；而在綜援方面，我們更看到獨居單身老人的基本金額沒有絲毫實質增長。在財政預算案的諮詢過程中，我們亦約見了有關的老人服務機構和一些老人，諮詢他們的意見。

在老人服務方面，團體非常關心護理安老院的名額問題，九六至九七年度只有8 285個。依照政府制定的社會福利服務五年計劃預計，在九六至九七年度，護理安老院的需求為10 365個，即使將買位的1 200個計算在內，仍差880個宿位。現時護理安老院的輪候冊上有一萬三千多人，如果以這個速度增長，不少老人去世了還不能等到入住護理安老院。

安老院的問題更嚴重，今年只增加了343個宿位，比五年計劃中的9 146個需求宿位，相差竟達2 176個，接近24%。農曆新年期間的凍死人事件，出事的很多都是獨居老人，而且已身染疾病，如果們能早些入住護理安老院或老人院，這方面的問題應可以避免，不會間接導致這些悲劇發生。

此外，預算案中亦沒有清楚說明政府會百分之百資助老人中心。我們接觸到的機構向我們反映，公益金並沒有足夠經費資助餘下兩成的經費，因為現在政府支付80%。這些機構非常擔心，長遠而言，當中可能有部分不能繼續開辦。此外，以現行的編制人手來說，並不能令一個老人中心的工作做得更好，因為一個老人中心只得一名SWA（社會工作助理）、一名福利員、一名文員和一名工人，在目前只收300人的安排下，還可以應付得來，但政府現在要求開放會員登記，有些機構可能因此收到六、七百甚至1 000名會員，人力資源根本不足以應付為老人提供服務。

此外，還有一些建議，例如建議將老人健康中心的使用年齡降低至55歲、2億元的老人服務發展基金申請條件太過苛刻等，這些都是那些機構向我們提供的意見。

在照顧病弱者方面，我認為今年的預算案並不合格。精神康復者中途宿舍、長期護養院、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等都嚴重不足。政府可能會說這是選址問題，找不到地方，以致很多計劃中興建的院舍都未能如期落成。但我就不相信，如果政府能及早在土地規劃時已經預留土地作為興建這些設施之用，選址怎會這樣困難？政府每年有這麼多土地拍賣，卻沒

有足夠土地給予老病弱者，實在是一個很大諷刺！

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方面，政府建議的增長與民主黨所要求的相去甚遠。政府對我們要求單身老人綜援增加至2,700元，基本上全無回應，只略為提高7%。我們接觸過的老人都清楚向我們表明這千多二千元的標準金額根本不夠用，我懇請說過千多元夠用的政府官員親身證實一下千多元是否足夠一個月的開支。

在此我要向政府聲明：民主黨一定會在立法局要求政府詳細解釋是以甚麼方式計算出這個標準金額；而新增加的320元社交津貼，又要用實報實銷方式申領，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處理這些申請之餘，又限制了老人只能參加老人中心的活動，大大減低了老人家參與社交活動的靈活性。因此，我們建議政府索性將這320元的津貼撥入老人標準金額之內。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發表財政預算案時表示，由於他是一個百分百“本地製造”的財政司，面對首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他感到自豪及榮幸。我無意撥財政司冷水，但事實上我對他的首份財政預算案是感到失望。

財政司以“拓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其首份財政預算案的標題，但如果將這八個字套入交通運輸這個與市民息息相關的範疇上，我就看不到政府怎樣可以拓展經濟，改善民生。

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附件中，在陸上運輸業的表現指標方面就首要指出，一九九四年陸上運輸業佔本地生產總值近2.8%。當然運輸業帶動本港經濟而創造的本地生產總值，就遠遠高於此數。政府往往在提到兩條過海隧道每日塞車時，都會帶出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可想而知陸上運輸的重要性。

雖然陸上運輸業對本港經濟舉足輕重，但政府依然抱口短視的心態，而且近視越來越深。在九六至九七年度，政府預算用於交通基建的開支總額約95億元，較九五至九六年度修訂預算實質減少9.1%，佔本地生產總值只有0.7%。相反，其他大部分政策組別的支出，則有溫和甚至大幅度的實質增長。我並非妒忌其他政策組別所得到的額外資源，只不過要為交通運輸開支被無理縮減而抗議。

當然，並非每一個政策範疇的開支每年必然需要有增長，偶有削減，

也可諒解，但接連三年也是如此，就令人大惑不解。九五至九六年度預算在交通基建的開支是112億元，相對九四至九五年度已有5%實質負增長，及後修訂預算更比原先所預算的再減16億元，換句話說，由九五至九七前後三年，政府用於交通基建的開支一直在收縮。

政府解釋，基礎建設的公共開支下降的原因，是由於與新機場有關的運輸工程開支高峰期已過。我想問政府，不論新機場設備如何完善，接駁對外的交通如何發達，是否暢順地過了宏偉的青馬大橋，中環、尖沙咀、深水埗等一帶的塞車情~~口~~就可以不理，油尖旺、東區、觀塘等地區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就可以不顧？

在陸上運輸業，政府以香港的道路是世界最繁忙的、行車密度高達每公里274架車輛，作為一項表現指標，但又沒有進一步說明，港、九、新界各區的平均行車車速，將進一步下降。就以港島區為例，預計時速將會由九四年的20.3公里，下降至九六年的18公里。再者，根據泊車位需求研究，預計通宵及日間貨車位不足量將由九四年的76 000個及37 000個，增加至二零零一年的140 000個及63 000個。這些情~~口~~是急需政府主動採取措施予以改善，但政府做過甚麼呢？

香港人多、車多、地少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但總不能作為未能妥善解決道路擠塞的借口。

政府放在交通基建的開支，一直落後於經濟發展。在八五至九零年期間，交通基建的公共開支平均只佔整體公共開支的3%，同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翻了一翻。在九十年代，政府不但沒有追加八十年代後期在交通基建方面的低支出，以配合經濟的蓬勃增長，即使增加，也是為新機場核心工程而有所增加，機場高峰期一過，政府就立刻收縮在此方面的支出。

政府吝嗇交通基建方面的支出，多少是基於政府相信多建道路將會製造更多交通，導致更擠塞的情~~口~~。過去政府認為不建停車場，車輛便會減少，這信念經證明是絕對錯誤的。政府不建停車場，車輛依然不斷增加，導致今天泊位嚴重不足問題。在解決香港交通擠塞的問題上，政府必須繼續發展新的道路，並研究在舊區域內興建天橋或繞道。前年政府諮詢市民有關解決交通擠塞措施的時候，我記得本局議員和很多市民都認為政府應該多建天橋道路。可惜無論在去年或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都看不到政府就這方面作出積極回應。

要解決交通擠塞，當然並非單靠興建道路，交通管理方面亦至為重要。環觀世界多個同樣面對交通擠塞的地方，如新加坡、東京、曼谷及悉

尼，均不斷研究引進電子新科技，以改善交通流量、減低擠塞，例如新加坡的自動網路行車時間系統(ANTTS)及東京的車輛資訊系統(VICS)。但似乎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相當緩慢，資源亦投入不多，例如在屯門公路安裝的交通資料顯示屏，說的多於實質做到的。這系統幾年前開始進行，但到了九六年亦只能完成60%；又例如在沙田安裝的交通控制及閉路電視監察系統，在九六年預計只可以完成20%。如果有關的工程能夠及早完成，肯定可以有效疏導交通。政府很應該多參考外國經驗，從速引進適當的新科技設施，增加路面流暢程度及方便駕駛者，這樣遠較電子道路收費來得實際，亦肯定會受市民歡迎。

政府在交通基建的開支“縮皮”，當然可以亦很應該尋求私營機構的參與，但政府在這方面又顯得畏首畏尾。除了西區海底隧道及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之外，近年並沒有其他私人參與發展交通基建。年前，曾有財團向政府提出建議興建馬鞍山至西九龍的鐵路，亦有財團建議興建連接中區及南區的鐵路，不過有關建議一一被政府否決。若當時的建議得以落實，則馬鞍山居民在九七年便可享用鐵路往返西九龍，無須等待至二零零一年才有鐵路至大圍，而南區居民亦不用天天在香港仔隧道塞車。

當然政府是不可以完全依賴私營機構的，例如在泊車位方面，現時出現的問題便是過往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私營機構提供車位。其實政府在解決貨車、貨櫃車及其他車輛泊位不足問題上，很應該起帶頭作用，主動策劃興建多層停車場，不應只將責任放在私人發展商身上。西九龍填海用地及紅磡灣填海用地都是合適地點，這些新增的土地都在政府的掌握之內，政府絕對沒有理由再推卸責任。我不想見到政府將所有這些填海區的地賣出後，又說沒有土地興建停車場。此外，沙田至西九龍的十六號幹線，如果私人財團無興趣投資這條幹線的話，政府應自行承擔，不應一拖再拖。

主席先生，政府十分強調業界在交通運輸上的貢獻，市民亦十分依賴由私營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但可惜的是，本局部分議員不斷向私營機構發出一個信息，就是要求私營機構提供高質素服務的同時，卻不容許這些私營機構賺取合理回報，甚至認為立法局應該代替董事局作出商業決定。若這情口擴大及持續下去，政府又如何確保業界繼續投資，加強運輸業的效率，從而作出更大的貢獻？

主席先生，我現在想轉談收支部分。

財政司宣布調高燃油稅9%，這稅項的增加直接打擊運輸業，直接打擊民生。我曾就財政預算案召開運輸界諮詢大會，業內人士一致反對燃油稅的增加。的士業的人士（包括車主和司機）齊齊向我反映，在立法局各位議員

“高抬貴手”之下，的士得以在二月初調整收費，但由於市道不景，的士營業額停滯不前，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現時政府又宣布調高燃油稅9%，這樣無疑是雪上加霜，令的士司機的收入進一步減少。

事實上，政府提高燃油稅，只會進一步擴大汽車用柴油與工業用紅油的售價差距。面對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生活壓力越來越重，吸引司機非法使用紅油的“魔力”就越來越大。

我要強調，我絕對不贊成業界非法使用紅油，同時我亦不想見到業內人士為口“肚皮”被迫鋌而走險。如果政府提高燃油稅，為要增加政府收入，我可以大膽估計，政府可能因加得減，損失更多稅收。

過去幾年，汽車用柴油的入口量不斷下降，可能令政府在這方面的稅收減少。如果政府提高燃油稅，為要彌補這方面的損失，這無疑是要奉公守法的司機，去承擔犯法者所帶來的後果，這樣是不公平的。

如果政府提高燃油稅，在於寓禁於徵，以此作為一種交通管理措施，為要減少在街上的車輛數目，對職業司機更不公平，因為的士及小巴作為公共交通工具，根本有別於私家車，增加燃油稅只會增加他們的成本開支，並不能減少它們在街道上走動。因此，增加燃油稅只會增加的士、小巴加價的壓力，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的成本最終會轉嫁到市民身上。

至於即時的受害者便是司機自己，因為的士申請加價時，是按當時的油價作為計算基礎。以今年二月的士加價為例，申請當時是以去年油價為基礎，但油公司其後以成本上漲為理由，分別於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和今年二月已加柴油價三次，連同政府增加燃油稅，柴油在四個月之內加價共四次。雖然油公司在上星期又“一致地”將柴油價每公升調低四毫，減幅足以抵銷前三次加幅，但的士司機不會感到太開心，因為今次減價是三間油公司回應另一間油公司的減價行動，而油公司強調近期柴油成本價不斷上升，減價後令它們每天損失數百萬元，因此油公司隨時又可能“一致地”大幅度提高油價。

燃油售價浮動非的士司機或政府可以控制，油公司說加便加，說減便減，但是否加徵稅項則在政府掌握之內。我剛才已經指出，的士司機的收入並未跟隨加價而有合理調整，如果增加柴油稅，只會由司機承擔，只會進一步打擊司機生計。同樣，在小巴方面，尤其是受限制的專線小巴，燃油價格上升將會增加成本，但營運者未必能夠即時調整收費彌補損失。我希望政府明白到增收燃油稅不單止是打私家車主的荷包主意，更會影響職業司機的生計，最終亦會影響民生。政府不會忘記，前幾年開始，為了減輕專利巴士加

價的壓力，政府豁免了幾間巴士公司的燃油稅，但同樣是服務公眾的的士和小巴則任何優惠都沒有。

主席先生，增加福利，減輕徵稅，可即時改善民生，但改善經濟並非一朝一夕便可達到，唯有高瞻遠矚，為未來投資，才可收到長遠改善經濟之效；而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息息相關，只有在有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的基礎上，本港經濟才能進一步拓展，民生才能進一步改善。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民主黨幾位議員對社會福利開支，都有深入討論，我今次的發言，主要是集中在老人福利服務。

多年來，港府在老人服務方面，基本上是推行一種稱為“社區照顧”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原則，是值得支持的，但實施後卻發現不少問題。

首先，是家庭照顧的能力出現問題。由於不少婦女為了生計，都要出外就業，使家庭照顧的能力出現力有不逮的情況。婦女一方面要出外謀生，另一方面又要照顧家中的老弱，使婦女的生活壓力日漸加重。有一點更值得港府留意的，是近年子女出生率下降，日後婦女在家庭照顧老人的擔子，相信會日趨嚴重。因此，“社區照顧”的政策是要改善社區支援服務，加強家庭的照顧能力。

另一方面，本港社會已經出現年老化的現象。老年人口佔全港人口的百分比不斷上升。近年，60歲以上的老人家，已經超過全港人口10%，可見老年人口的增加是無可避免的現象。但本港社會福利服務又能否面對老人服務的需求呢？

主席先生，港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增加老人服務的開支達17%。不過，這個開支對老人服務的需求，仍有一段很大距離。但有議員認為，財政司有意將本港朝向福利社會發展，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

老人服務開支增加了17%，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口和老人服務需求的增加。從人道和社會安定的角度看，老人服務開支的增長是有需要的，要批評的反而是增幅追不上服務的需求。傳統上，本港社會福利一向倚靠個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和家庭照顧的功能。但近年很多本港社會研究均指出，單靠個

人努力和家庭照顧，已經無法應付老人服務的需求。為了保障老人的權益，以及回饋老人在年輕時對社會的貢獻，我認為港府應該檢討老人服務政策和撥款方針。

主席先生，面對本港老年化的趨勢，我認為本港社會福利服務，除了發揮個人努力和家庭照顧的能力外，還要加強港府對老人服務的承擔。只有加強港府對老人服務的承擔和角色，“社區照顧”才可以調動起來。相信大家也明白“巧婦難為無米炊”的道理。

主席先生，我想提出幾點建議來改善現時的老人服務。

首先，院舍服務方面，現時輪候護理安老院仍有一萬三千多老人。下年只增加951個宿位，雖然有所增加，但與輪候人數仍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我要求港府作出承諾，盡快增加護理安老院的宿位，解決宿位嚴重不足的問題。

九三年總督施政報告承諾了提供1 400個護養院的床位，但很奇怪，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卻沒有交代。港府應該增加撥款，盡快落實總督在九三年的承諾。

第二，社區老人的健康情□一直受到忽略。我建議港府應增加老人健康中心，以加強基層健康服務。預防勝於治療，在每個行政區設立一間老人健康中心是有需要的。現時港府設立了四間老人健康中心，相信仍要多設立15間該類中心，用以改善社區內老人的健康情□。

第三，是建立社區內的支援網絡。現時社會福利署和房屋署都有社區內的老人，特別是獨居老人的名單。這次農曆新年寒流襲港，有老人因此而去世，實在令人惋惜。我建議港府在社區內建立一個跨部門小組，透過政府和志願機構的合作，在區內經常聯絡和關懷區內的獨居老人。我希望這種社區支援網絡會經常運作，而不是“三分鐘”熱度的表現。

第四，加強老人外展服務。在面對老人服務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全港只有兩隊老人外展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建議港府多撥資源，加強老人外展服務。要特別指出的是，區內的獨居老人大部分都沒有參加老人中心的服務，因此，增加老人外展服務是刻不容緩的。

第五，增設老人救命鐘。現時房屋署設置的老人救命鐘不足之處，立法局福利事務委員會已經詳細加以討論。我要求港府盡快解決資源問題，讓區內有需要的老人家能盡快得到此種召喚急救的服務。

最後，主席先生，我不得不重提增加老人綜援基本金額的事。現時，有需要的老人只能領取一千九百多元的綜援基本金額。這種綜援水平實在無法令有需要的老人過口有尊嚴的生活。我重申港府應該將綜援金額增加至2,700元。

此外，港府亦應增加單身老人的綜援金額。港府運用社區最低收入的5%家庭的家庭開支，來否定增加單身老人的綜援金額，這種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港府應該問的問題是，現時單身老人所得的綜援金額是否能夠令老人過口有尊嚴的生活，而不是以“窮人來比窮人”的做法，來否定增加單身老人綜援金額的合理要求。

主席先生，我今次發言，是完全集中在老人福利服務，希望港府能正視老人福利服務的問題。傳統的文化及支援系統，已經不足以令老人過口有尊嚴的生活。在個人努力和家庭支援之外，港府在福利承擔的角色是無可避免的。現時期望財政司大量修改老人福利服務的開支是有困難存在，不過，我仍堅持要求港府在回應時，有關官員能作出積極的回應。若能如此，老人福利服務的進一步改善才有希望，而本港社會對老人家的尊重，才能有機會落實。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編制預算案的過程中，廣開言路，徵詢議員的意見，這是值得表揚的。我希望財政司亦能考慮我們對改善老人服務的建議。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陸恭蕙議員致辭的譯文：主席先生，總的來說，我支持財政司的預算案。不過，我會重點談談四個需要本局進一步注視的範疇。

我首先會談談金融市場和外匯基金，然後會談談土地收益，跟着談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檢討，最後以建立實體基建和人力資源作為總結。我不會就我最有興趣的兩個問題，即婦女權利和藝術問題發言，因為陳婉嫻議員和黃錢其濂議員今天已談過這兩個問題。

金融市場 — 聯繫匯率

我想談的第一個有關金融市場的範疇，是聯繫匯率。財政司說，政府“全力維持現時的聯繫匯率的決心不容置疑”，而且政府不會“容許投機者損害本港金融體系的穩定”。

這番說話聽來頗為合理，但無論如何，我也希望財經事務司向本局重申以貨幣管理局模式維持聯繫匯率的原來概念。據我理解，聯繫匯率原本設計成一個自動平衡的機制，無需政府主動干預。

不過，在過去多年，政府引進了一些酌情干預的機制。這些機制包括流動資金調節機制，以及由一九九零年開始發行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我相信這些機制的出現，顯示有關政策已偏離聯繫匯率的原來構思。假如真是這樣，我懷疑有關這些機制的公開辯論是否足夠。這件事最好在財經事務委員會內研究。

主席先生，我現在想提出一些觀察所得的現象。

第一、財政司可能會解釋說，這些干預主義的機制是保持貨幣穩定和管理銀行同業流動資金的必要工具。不過，市民對貨幣管理局機制的信心肯定是由於這個機制是自動的而並非酌情調節的。聯繫匯率的作用，完全在於把港元和美元的匯率保持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我的確希望財政司解釋為何需要設立這些干預主義的機制，來損害聯繫匯率制度。

第二、維持聯繫匯率的問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角色息息相關。我必須先此聲明，我不懷疑金管局的能力和專業精神。我只想從公共政策方面和如何照顧到市民的最佳利益的角度討論這個課題。

金管局承認“有意識和刻意地”為自己建立一個貨幣管理機制，而這個機制與負責酌情管理貨幣的中央銀行所使用的機制相似。我建議財經事務委員會邀請一些專家，討論這種做法對香港是否最有利，而長遠來說，以一個有透明度的貨幣管理局來維持聯繫匯率是否對我們更為有利。

金融市場 — 回購協議

我想談的第二個有關金融市場的範疇，是大量的回購協議。財政司說這些回購協議“增加簽署各方官方儲備的流動性”。

主席先生，金管局已經和亞洲數間中央銀行 — 包括中國人民銀

行 — 簽訂協議，作出互相回購安排，以捍衛各別的貨幣。我希望財經事務司解釋這些安排是否適合香港。他可否解釋港元和美元掛鈎後，香港可以從這些協議得到甚麼好處呢？

由於這些協議要求金管局履行某些義務，財政司可否證實這些協議會否引致外匯基金的資產用於對香港沒有好處的用途呢？

外匯基金

我關注的另一個範疇，是香港財政儲備的管理問題。到了二零零零年，香港的財政儲備預計會超逾3,650億元。我的第一條問題，是政府為何認為必須累積這筆天文數字的儲備呢？我相信政府從未給予我們清楚的解釋。累積這麼大筆金錢並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請在下星期給我們一個答覆。

此外，我也質疑金管局應否在執行與貨幣有關的職責之餘，管理這筆金錢。主席先生，你或許會問這有何不可？可是這筆金錢是政府累積所得的盈餘，也就是市民的積蓄。因此，這筆金錢難道不應與旨在維持穩定匯率的基金分開管理嗎？我再次希望財經事務司在下星期回應這點。

他首先可能會表示在法律上和會計上已把這些金錢分開處理。根據已公布的資料，我不肯定事實確是這樣。不過，我希望他假如可以的話，進一步向我們保證，這筆金錢絕不可能在當局認為情況危急時，用於貨幣管理用途方面。

此外，有關管理政府盈餘方面的投資表現，應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向市民公布，使有關的表現受到足夠的監察。由於這些基金由外匯基金管理，這樣做可能有困難，因為與貨幣有關的問題可能涉及不同的考慮因素。不過，即使在這方面，我也希望見到更大的透明度。

金管局 — 商業活動

主席先生，有關這個範疇的最後一點，是財政司可否告訴我們，金管局應否參與商業計劃呢？我所指的是金管局最近收購了一間印刷公司，目的不單在於印刷紙幣，而且還可以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印製護照。主席先生，這項活動本質上是一項商業計劃，金管局應否參與這樣的計劃呢？事實上，金管局應否參與任何商業計劃呢？我希望在下星期得到回應。

土地收益

我想提出的第二個廣泛的範疇，是政府的土地政策。政府大部分收入來自土地收益，其中包括新闢土地的地價、修改現有租約的徵費、物業差餉和物業稅、印花稅和租金等。假如我們把撥入土地基金的數額計算在內，與土地有關的收入可能會超過來自利得稅的收入。土地基金將在明年移交特區政府。

常常有人說 — 在本局內也常常有人說 — 政府實施高地價政策。政府每年利用土地取得大部分收入。有人甚至說與土地有關的收入實際上是一種稅項。

實施這種政策的後果，就是政府土地以受控制的方式透過拍賣出售，而拍賣時會公布內定最低價。中國政府似乎支持這樣的高地價政策，因為中國政府同意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每年推出的土地面積不得超過50公頃，但用以興建公共房屋的土地則不在此限。

我認為有關高地價政策的討論並不足夠，因為這項政策對社會和經濟有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地價越高，可作住宅或商業用途的土地供應越少。打擊投機活動的行政措施可能會有負面影響；興建的單位越少，價格越高，而將來的投機活動也會變本加厲。此外，政府須提供大量公共房屋作為補償，因為市民沒有能力購買私人房屋。

香港人可能寧願接受這樣的政策，而不願繳付其他形式的稅項，但主席先生，政府從來沒有徵詢過他們的意見。我衷心希望政府在這項政策上能夠更為開放，並且讓本局主動引起市民對這項政策的注意和鼓勵市民討論這項政策。房屋事務委員會或許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跟進這個問題。

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趨勢

現在，我想談談香港為市民建立社會安全網方面所作的努力。財政司很努力地闡釋香港的公共理財哲學。在這套哲學之下，財政司在這份預算案中，或許已竭盡所能，調高了綜援金額和為老人提供多些服務。在這份預算案中，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肯定佔開支總額的最大部分。我們當然可以爭辯說，在這裏或那裏可以多騰出一點金錢，用來為某些特別不幸的人士提供更多社會援助。但長遠來說，這樣做是不足夠的。

長遠來說，我真正擔心的是社會不平等的趨勢日益嚴重。香港在過去十年由主要的製造業中心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和服務中心。不過，並非每一個人都可從香港驚人的經濟起飛中得益。貧富懸殊的情況似乎有增無減。雖然我

們的本地生產總值現已超越英國、澳洲和加拿大，但對於貧窮的人來說，並不代表甚麼。在這些人眼中，政府經常標榜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多麼驕人，不但毫無意義，甚至令人羞恥。

陳婉嫻議員剛才致辭時向我們提出了一些真相。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佔總收入的50%。但另一方面，收入最少的20%家庭是24個發達國家中收入最少的一群。換言之，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最為嚴重。主席先生，我們沒有理由感到自豪。

既然如此，我們現在應何去何從呢？整體來說，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情況。政府曾建議推行老年退休金計劃，但因為整體社會尚未願意接受這項計劃，最後不得不放棄，實在令人惋惜。現在，我們有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但有關細節尚未定出，我們要待十多年後才會知道這項計劃的好處。我們暫時只可以整頓一下綜援計劃。

如果我們不研究如何建立一個更佳的社會安全網，長遠來說，社會的穩定極可能受到影響。我們沒有靈丹妙藥。在未來十年，這個問題在政策以至政治的議程上仍會居於首位。除非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政治家、香港的商人和億萬富翁聚首一堂，制定新的社會契約，否則我們不可能定出未來路向。

我把香港的商人和億萬富豪包括在內，是因為他們會繼續對中國領導人和未來的特區政府具有影響力。他們似乎害怕香港會變成西方模式的福利國家，但這與事實相距何止千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邀請他們積極參與討論，為有需要的人制訂更佳的安全網。這項任務不但艱鉅，而且繁複。本局可以發揮作用，召集有關人士參與這次重要的討論。

實體基建與人力資源

最後，我想談談建立實體基建與人力資源的問題。基於環保和經濟理由，我不贊成興建第10號和第11號貨櫃碼頭。興建這兩貨櫃碼頭會進一步破壞本港的環境，而現在我們的環境已受到極大的壓力。此外，這樣做也可能會使碼頭設施過剩。由於我在上次有關填海工程的辯論時已就此事發言，所以我不會在這裏詳述我的論點。

對於財政司表示我們應投資在人力資源上，我十分同意。我知道政府有意推行有關語文能力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的所有建議，但那只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其中一個問題。當務之急，是提高小學教育的整體質素。多

年來，政府已在高等教育方面投資了可觀的資源。現在是改善小學教育的時候了。對於本港社會來說，這樣做是最物有所值的人力資源投資。

主席先生，假如我們不給予小學教育最高的優先次序，我恐怕要等一段很長的時間，公眾才會給予這個問題應有的關注。我建議教育統籌司主持一個為期一天、關於小學教育的公開論壇，讓所有有關人士 — 包括教師、學生、家長和政界人士 — 可以參與討論，探討各個問題和解決辦法。這樣做有助於把小學教育提升為需要快捷和果斷行動的主要政策範圍。

最後，我建議本局竭盡所能，處理與青少年有關的各項問題。現在有幾個事務委員會處理這些事項。我建議各位議員每年召開一次為期一天的公聽會，討論所有與青少年有關的問題，例如教育問題、衛生問題和環境問題等。這樣可幫助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加深了解。我會與內務委員會主席討論這件事，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向內務委員會提出建議，以供討論。我希望得到本局的支持。

主席先生，我謹支持議案。

鄭家富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我會集中在文康廣播政策、紓緩置業人士困難，扶助服務業發展這幾個項目，代表民主黨發言。

主席先生，在今天大家開始坐得太沉悶的時候，我希望就中文報章副刊（例如我現在手上拿口的）色情化的問題，為家用一個比較集中，亦是一個微觀的方式，去看看文康廣播科多年來有否為香港的青少年，我們的下一代口想過。中文報章副刊刊載色情化內容有上升的趨勢，例如這份是圖文並茂。資料顯示，九五年的投訴個案有142宗，較九四年增加131宗。

主席先生，民主黨認為影視處在這方面須要加強遏止色情化的風氣繼續蔓延，包括成立專責小組，主動監察報章所刊載色情內容，並增加人手進行檢控和巡查行動。多年來，影視處讓我們覺得是過於被動，只是在接到投訴後，才進行一些具體行動，而其權力亦因應現在的法例，受到很多掣肘。我們經常說他們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主要是先天的法例沒有賦予他們一定的法定權力，往往是依靠海關和警方去做一切的檢控工夫；後天失調是資源很少，遇有問題，他們才向立法局申請撥款，增加人手。目前而言，全港只有16個巡查和監察員，影視處處長在我們的個別會議中亦承認現在這問題是很嚴重，資源亦很有限。

主席先生，不幸的是，文康廣播司在上星期財委會特別會議內，用不少挖苦民主黨的形容詞來反對民主黨的建議，例如我們建議增加影視處人手，因為九五至九六年，文康廣播科的整體撥款，因應九六至九七年音統處將會

由市政局代辦後，有三千多萬元剩餘出來，我們提議用這三千多萬元來增加人手、增加幾隊巡查員和監察員，因為據我們了解，每隊只需95萬元，便可以增加五個巡查員或監察員，但是文康廣播司卻以民主黨政綱不會贊成“警察城市”及“文字獄”來作回應，令我覺得文康廣播司似乎未能把握現時立法精神，導致多年來，政府管制色情物品及不雅刊物綁手綁腳，將出版自由與管制色情物品混為一談，甚至利用言論自由作推搪，結果令香港的報攤出現世上獨特的現象。

主席（譯文）：鄭議員，請就座。我認為你已經說明了你的論點，現在可把用以說明你論點的物品收起。

鄭家富議員把用以說明其論點的物品收起後

主席（譯文）：鄭議員，請繼續發言。

鄭家富議員：這些我剛剛收起的報紙和其他色情物品，在香港成為一個醜態，外國人來到，見到我們的報攤有眾多的色情物品，翻開報章，在一級的物品中，竟然有成人雜誌的內容。主席先生，我不是反對成年人看成人雜誌，我只是本口現時法例的精神，從保護18歲以下的青年人的角度，希望迫使政府了解現在的問題已到了很嚴重的狀口，若政府還不大力改革，利用現在有1,500多萬元的盈餘，撥出少少錢，在影視處進行比較大的改革。如果文康廣播司仍然用這個態度去面對問題，主席先生，則民主黨實在感到極之遺憾。

說完這個微觀的文康廣播科失控的政策，我想談談文康廣播政策比較宏觀的一面。主席先生，文康廣播科過去數年的工作表現一備直受公眾批評，今年雖然新官上任，但預算案中卻不見該科有煥然一新的建議。文康廣播科整體的預算由九五至九六的八千四百多萬元，削減至今年的八千二百多萬元，結果預算出現2.5%的負增長。口且，由於音統處由九五年八月已交由市政局經營，故此，原來撥給文康廣播科維持音統處服務的三千六百多萬元亦剩餘下來。港府並沒有積極爭取，重新釐定文康廣播科的發展方向，並且在文化、廣播、康體三方面，加強現時的職能，並拓展新工作項目和服務，是民主黨最關注亦是覺得遺憾的地方。

首先，電影業期望以久的“電影委員會”胎死腹中，這是今年年初文康廣播司在委員會內大聲疾呼的說，我們一定會做的，繼綜合廣播條例一樣，

又是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承諾撥款5,000萬元，用作推動本港的服務業。但是，主席先生，我想問：這五千多萬元用作推動本港整體的服務業，有多少撥款是留給電影業的？而且，以往困擾電影界的種種問題，如拍電影時遇到的困難、外景場地的租借、電影產品的外銷等問題，仍然沒有成立專責的部門來處理，這實在令人遺憾！

此外，雖然今年政府撥款給藝術發展局有五千六百多萬元，用作支持文化藝術活動，但事實上這筆款項已有4,000萬元用作供養本港五個主要的藝團，究竟還剩下多少撥款支持本地較小規模、以及不同的文化團體呢？主席先生，當然，政府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推動文化藝術的工作已由藝術發展局全權負責，責任不在文康廣播科！這種說法無疑把藝術發展視作棄嬰，讓它自生自滅。事實上，藝術發展局預算九六至九七年需要1.3億元，但現時政府的撥款只能養活大藝團，卻對本港其他小藝團的發展置諸不顧！

最令人失望的，主席先生，我們都認為是廣播政策的環節。政府過去幾年一直聲稱文康廣播科會為本港制定完善的廣播法規，更誇口表示要爭取本港成為亞洲的廣播中心。但隨口廣播環境的急速發展，港府並沒有花一分一毫，為未來五年、十年的廣播業發展進行策略性研究，承諾已久的綜合條例，胎死腹中。廣播方面的預算今年只有3.1%的增長，這增長小得可憐；建議預算案中根本亦沒有提出需要就未來的發展聘請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可以想象，未來文廣播科在廣播規劃方面只會重蹈覆轍，走在科技發展的後面。至於本港唯一的公營電台，預算案中更沒有發展性的建議。不論是港台私營化的建議、設立公營頻道的建議、甚至是港台的過渡安排，預算案中一律隻字不提。從推動本港廣播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年的預算案中對廣播政策，仍然是保守和不思進取的！

主席先生，說完對文康廣播的一肚子氣的評論，我想一提民主黨對減輕置業人士負擔的看法。財政司對這個建議亦令人失望，首先，在差餉部分，政府繼續漠視民主黨的建議，調低現時的差餉徵收率，我們一直都希望政府是有一個正確的回應，正面的回應。差餉收入中，約四成撥作一般用途，其餘六成便撥作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的用途，但據財政司預測，九六至九七年度，政府的財政儲備達1,502億元，九七至九八年度達3,200多億元，同時，市政局的財政情狀相當良好，因此政府實在有足夠的財政能力與空間，將現時5.5%的差餉徵收率調低至5%。但財政司不僅沒有順應民意，減低差餉，反而考慮縮短評估差餉年期，增加市民的負擔。財政司建議由現時每三年重估差餉值，改為每年重估差餉，我們擔心這一修改將會增加夾心階層置業人士的負擔，正如差餉物業估價署所說，每年重估差餉一次，市民便須要繳付更多的差餉。

財政司強調差餉是重要的累進稅項，看來是要說明增加差餉，不會增加普羅市民的負擔，但我認為這說法有誤導市民之嫌。目前差餉的徵收方法並不存在累進成分，累進的意思是指收入和資產值較高的人士，須繳付較高比例的稅款，而差餉是絕不論納稅人有多少資產值，均繳付同一比例的稅款，而且目前所設的增幅上限，亦對擁有較高的資產人士有利。因此民主黨對財政司修訂重估差餉年期的建議有嚴重保留。

為了減輕首次置業人士的負擔，民主黨曾建議增設首次置業家庭免稅額，目的是要減輕夾心階層首五年的供樓利息負擔。令人失望的是，港府未有接納我們這個建議。今次財政司只是建議減收價值350萬元及以下物業的印花稅，無疑是令一些購置中下價錢的住宅人士得到受惠，但我認為，在樓價高企、利息趨升的情況下，增設首次置業家庭免稅額是更能減少真正置業者的負擔。

主席先生，我以下將會講述支援服務業的問題，正如黃震遐議員提過，九二年港同盟要求政府制訂服務業政策，自此以後，雖然促請政府制訂有關政策之聲此起彼落，但財政司在推出《支援及推廣服務行業》報告書裏，具體建議仍寥寥可數，雖然這不失為一份討論綱領，或者是制訂服務業政策的起步點，但仍須靠政府繼續切實跟進和落實。

主席先生，在支援服務業方面，民主黨認為當前急務是在布政司署轄下成立永久機構，制定服務業政策與協調有關措施，目前工商科主要負責工業與本港對外貿易的發展，所以，零售、專業服務、進出口業等服務業的發展均缺乏部門負責。

此外，服務業要在香港這個成本高昂的環境下維持競爭力，便只有提高生產力這個不二法門，意即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多的輸出。提高生產力不僅促進本地生產總值，亦可減低失業率，但香港的服務業生產力增長緩慢，一九八二至九二年間，每個服務業工人的每年平均實質生產增長率為2.3%，實在十分之低，我們向財政司建議，政府應該向每一個服務業進行詳細的市場技術研究，需要的款項約為4億元，令人失望的是，政府未有接納這個建議，而財政司建議的服務業支援資助計劃撥款，只有5,000萬元，實在是“出手太低”。我們希望這筆撥款只是一個開始，而政府亦不會受制於5,000萬元，來削弱基金的用途。

主席先生，鄰近國家如台灣與日本等均設立機構，在資訊、技術、融資與市場發展等方面扶助中小型企業，因此，政府今次建議成立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又是一個姍姍來遲的決定，但“遲到總好過冇到”，我們希望政府盡快對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組成、職責、與所發揮的功能，提出具體建議，盡

快向公眾諮詢。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越近九七，香港政府的運作就越困難。以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政府所要面對的，不單是來自港人包括立法局的聲音，更要面對來自中國的“失驚無神”的干預。日前，中方官員陳佐洱先生，抨擊福利開支導致香港“車毀人亡”。最近，中方傳媒又大肆抨擊財政預算的“基建收縮”。還未到九七，中方官員和傳媒已經在指手劃腳，“高度自治”已經變成神話，我們的財神爺，雖然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面對龐大的盈餘，亦不敢動一分一毫，開展拳腳，而要被迫扮演守財奴和掌櫃先生。

在後過渡期，中方的干預究竟帶給我們甚麼呢？說福利開支“車毀人亡”，有沒有想過，在一個擁有1,500億元盈餘的香港，竟然還有老人家獨對孤牆，牛衣夜泣？竟然還有露宿者在冷風中，瑟縮而死？竟然還有失業者，徬徨無計而自殺呢？我不想強調悲劇，但當悲劇在我們這個相對富裕的社會不斷上演時，中方又豈能麻木不仁，大叫“車毀人亡”，去攻擊世仇彭定康所領導的政府呢？主席先生，我必須重申，福利就是福利，是社會對那些不能自助的、生活在底層的人，最起碼的人道照顧，將福利提升至中英鬥爭的層次，只會使那些不幸的人，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與此同時，中方傳媒又說財政預算是“基建收縮”。談到基建，香港人簡直是驚弓之鳥，一場夢魘。過去我們興建機場、機鐵和貨櫃碼頭，橫加干預的，是中方。正是由於中方的干預，任何跨越九七的工程要中方同意，在一拖再拖的情況下，機場及機鐵造價大升，貨櫃碼頭前路茫茫。如今還差四百多天便是九七，前車可鑑，財政司又怎敢在這敏感的日子裏大興土木，投資基建呢？半年前，中方還在批評政府未經它批准，擅自倒泥入海；半年後，卻又批評政府不進行新基建。這自相矛盾的批評，如果不是失憶，就是荒謬。使那些做事的公務員，有口伴君如伴虎的恐懼，不知如何是好！

因此，我非常同情曾蔭權先生，他的預算案是一盆在夾縫中被屈曲的盆栽，只能力求精緻，力求在種種限制下合理的分配。本來是水浸庫房的好景致，卻仍然要做苦命家嫂，正如巧婦難為無米炊般，這是另一種荒謬。

但在同情之餘，我要說出對財政預算中有關教育的意見。在《百喻經》裏，有一個故事，說一個人要造三層樓房，但他急於求成，便要求工人不建地下，不建二樓，優先建三樓讓他入住。結果當然是，這棟樓永遠也建不成，反而成為後人的笑柄。

這是一個簡單的笑話，但印證於香港近六年的教育發展，卻是笑中有淚的真實寫照。已經持續六年了，我們的基礎教育經費是遠低於經濟增長的；已經持續六年，基礎教育的經費大幅低於專上教育。試比較一下，今年度總體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2.7%，與亞洲地區平均超過4%和歐美平均超過5%相較，是遠遠不如。在一場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戰中，我們憑甚麼教育和人力條件，去和日益進步的亞洲和穩居前列的歐美國家競爭呢？一個這麼富裕的香港，一個有口一流基建的香港，我們的投資竟然在亞洲地區名落孫山，實在是香港的恥辱，為禍學童，為禍香港的未來。

其次，是教育的分配問題。今年的教育撥款，大專教育連貸款佔去的教育經費是120億元左右，但整個中小學幼稚園，超過100萬學童的教育經費只有190億元。於是出現了不公平的分配，一個大學生的平均成本每年超過20萬元，是中學生的六倍，是小學生的十倍。最近，港府的教育委員會到挪威考察，發覺當地的大學生成本不超過中或小學的兩倍。從這個比較可以看到，香港的基礎教育，長期以來受政府歧視，當基礎教育不是教育，當中小學是教育三層樓中的第一和第二層，當作可以不建，可以不理。難道中小學生不是學生嗎？難道他們年紀小，就可以任人欺負嗎？我必須要在這裏作出嚴正警告，請政府不要再歧視中小學教育，否則，我將會連同我所代表的62 000名教師的教師協會，發起行動，為中小學生爭取公道。

面對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經濟將要發生重大的蛻變和轉型。一流的基礎建設，服務業的擴展，資訊科技的進步，與國際市場競爭。這一連串經濟的挑戰，必須要從教育中培養靈活應變、具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新一代。但是，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訓練去面對這經濟的挑戰呢？答案是，沒有。中小學十多年來火柴盒的校舍不變；小學的半日制不變；中學的浮動班不變；傳統的黑板、單向、填鴨、罐頭的教學模式不變；教育失效、學習動機低落的現象不變；低廉的教育投資政策不變。這六大不變，構成了我們基礎教育主要的絆腳石，帶口石頭和人家賽跑，而希望經濟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簡直就是那位在《百喻經》中的愚人只建第三層樓的幻想。

因此，我拭目以待，我期待口財政司和教統司說要加強基礎教育投資這張支票的兌現，我要看一看究竟是不是空頭支票。

主席先生，一個好的財政預算必須要有一群優秀負責的公務員去執行，才能獲致成功。在上星期，我們收到了超過1 000條司級和署級官員就財政預算的回覆，對他們的辛勞，我表示感謝。當中有一條是關於首長級公務員流失的，令我感到非常憂慮的。過去五年來，首長級人員流失的共有675

人，佔所有首長級的54%。換句話說，五年內，十個首長總共流失了5.4人，這個數字高得令人震驚，其中警隊、教育署等，更是高官流失的重災區，大量的人才流失，自然有個人原因，但九七前景不明，中方的喜怒無常，也是其中另一個主要原因。

昨天，港澳辦副主任陳滋英說，司級官員必須要認同臨時立法會，才可以順利過渡。籌委會副秘書長邵善波說，即使是掃街的那一個公務員，不明白臨時立法會的法理基礎便難以工作，何況是高級官員。我恐怕，這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說話，會將高官迫入政治的死角，而將迫使公務員放棄政治中立，與港府政策一致的傳統。更令人震驚的，是中方權威的官員說，高官一旦獲特區政府任命後，便須即時辭職過檔，讓香港政府成為“注定的”，“非常的”跛腳鴨。如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我想請問財政司，今年的財政預算即使通過，由誰去執行呢？誰人去經營香港呢？正所謂“高官已乘黃鶴去，港府空如黃鶴樓”，又有誰去規劃明年的財政預算呢？對此，每一個香港人，在深以為憂的同時，其實更應該強烈譴責那些出言恐嚇，惟恐香港不亂的中國高官。他們的瘋狂行徑，表面上是抗英，其實是亂港，將公務員和港人當成中英鬥爭的棋子和磨心，絕非香港之福。過去不是說，“明珠有價人無價”嗎？現在，這些說話在甚麼地方呢？

說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主席先生，港澳辦張良棟先生說，要交由臨時立法會審議修訂。但財政司曾蔭權先生卻說，明年的預算案要由立法局通過。主席先生，九七年的香港，恐怕像戰國時代一樣，行政立法亂如七國。在制定財政預算時，有特區首長和總督領導的兩套行政機關，在審議預算時，有現存和臨時的兩個立法會，換句話說，就是“一個香港，兩個政府”，不是“一國兩制”，而是“一港兩府”；不是“兩地分治”而是“一地分治，各據山頭”。這是甚麼世界？簡直是瘋狂世界！

怎麼辦呢？主席先生，我實在想象不到。我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是香港再如此下去，必然出現更大的亂局，而且會亂上加亂。儘管我們有雄厚的儲備，有驕人的經濟，但政治上的一波三折，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究竟能消幾番風雨呢？香港的繁榮會否在政治的亂局後日走下坡呢？主席先生，我深以為憂，並請掌握大權的人高抬貴手，放香港一馬。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我會代表民協就房屋部分說一說我們的期望。今年財政司的演辭沒有花很大的篇幅在房屋部分方面，只是簡單指出住宅物

業市場的趨勢。但是不說房屋，不等於現在的房屋是沒有問題。基層市民和夾心階層一樣，都是為房屋而苦惱。對於前者而言，沒有公屋的保障，煩惱自然是租金和居住環境方面，至於後者，莫過於樓價的高企，望樓輕嘆！

不過，三年前，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先生提出的夾心階層計劃，稍稍紓緩了那批夾心階層所面對的房屋壓力。因此，現時境口最困難而被政府視若無睹的一群，莫過於遙遙等待公屋編配的一群低收入的基層人士。

當局現時為各個有意置業的階層提供協助的措施，包括居屋、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和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對於一些輪候家庭來說，因為經濟條件有限，即使給予資助也買不到樓，只有繼續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等到公屋。過去政府對這批低下階層的人士，沒有任何房屋上的協助，他們平均須要等七年以上，才可得到公屋的編配。在這段期間，長時間處於低質素的生活水平。根據九五年公屋輪候冊顯示，輪候家庭的租金和入息的比例，由一人到十人的家庭所負擔的私人樓宇的租金，是介乎月入48%至60%之間。如果以一個四人家庭而言，要繳交租金會近乎7,000元。比較一個已經入住公屋的家庭來說，他們可動用的非房屋開支是少了大約4,700元。民協和我也認為，政府有必要考慮這批人住屋的境口，發放租金援助給他們。

最近，有團體表示關注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的時間是過長。其實，這些不單止是單身人士的住屋問題，其他家庭的類別，都有相似的景口。也不單止是單身人士特別嚴重。近年來都一直批評公屋興建的比例，日漸減少，爭辯毋容置疑，這自然會影響家庭上樓的機會。

其實公屋、居屋比例的改變，實在與中央政府財政安排深深連結關係。

自一九八八年開始，房委會已逐步走向自負盈虧的途徑，在這個“緊箍咒”之下，房委會必須保證有足夠的財力，才可以應付日後的建屋計劃，而興建居屋便成為房委會的生財工具。以九四至九五年度為例，自置居所計劃的收入佔總收入約40%，減建出租公屋成為房屋委員會的方向，或者將更加多的房屋變成居者有其屋。由於房委會須要撥出一筆可觀的資助予出租公屋，包括管理開支和維修屋口的費用，在這方面而言，可謂一個不輕的擔子。因此，現時實在需要作出檢討。

政府對公屋承擔的程度，究竟是否應該增加呢？目前，政府雖然向外聲稱當局不會削減出租公屋的承擔，但是從財政角度來看，自從八八年財政安排的注資以及提供免費土地之外，政府現時根本沒有任何其他的承擔。建屋計劃的資金，全部出自房屋委員會的口袋，即居屋的盈餘、商業樓宇的盈餘和住客的租金。我一直認為政府應增加出租公屋的數量。在這個方向上，將

會無可避免為房屋委員會帶來財政壓力，因此，依這個方向去進行，我覺得政府應考慮檢討現在與房屋委員會的財政安排，看看是否需要某一個數量的財政注資，以便令到房屋委員會有足夠的財政力量，興建多些出租公屋。我們認為這是正確解決低下階層人士住屋問題的根本之道。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先生，在去年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曾提出香港所面對不是一個共識的資本主義而是一個帶有壓迫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當時政府所謂的“共識”，充其量只是一種符合工商界利益的共識。

在過去一年，香港經濟放緩，消費市道非常疲弱，失業率高企，本港勞工階層面對的困難日益增加。

九五年立法局的選舉過後，我們有較多代表工會及基層的議員進入立法局，這種轉變令政府須要對勞工階層的利益較為關注。

當然，我們不能認同有些商界人士批評政府是向基層代表屈服，而財政司是提出的一份充滿政治妥協的預算案。

預算案本來就不僅是一份技術性文件，而是一份須要照顧各方需要的政策性文件。如果沒有嚴重的社會問題存在，如果勞工階層的處境不是十分困難，議員亦不能憑空要求政府增撥資源。

九六至九七年度，勞工處撥款為五億多元，較去年有16%增長。而在就業服務及工業安全與健康的增加比率分別是33.5%及20.2%。民主黨樂於看到政府能增加這幾方面的資源，以保障勞工階層的權利。

但另一方面，我們認為政府其實有能力可以在前幾年便投入更多資源，但到了今天“遲到總好過冇到”。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勞工處雖然在預算案中多番強調來年工作重點會加強監管各項輸入勞工計劃。但民主黨認為，監管輸入外勞計劃不能單靠增加資源，而且更需要合適的法規作為配合，缺乏適當的法規和完善的監管制度，各方面依然可隨意違反輸入外勞政策的各種規定。

最明顯的例子是，新機場核心工程招聘中心成立以來，在接受二千三百多份申請表中，只有128名實際獲提供工作。很多負責新機場核心工程的承建商，仍然不希望聘用本地工人。

政府在九六至九七年，計劃向僱員再培訓基金再注資3億元。這亦是一項正確的做法，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完成對僱員再培訓計劃的檢討，為應付經濟的轉變，再培訓計劃是有需要擴大和作出改善。

回到醫療口生開支，我不能不先談政策。撥款應該是有政策指導的。我們應先清楚要做甚麼、發展甚麼、目標群體有多大，然後依照優次作出撥款。今年的撥款仍是主觀地增加兩間老人中心、健康婦女中心等。決定的過程，並不是根據老人的人口，亦不是根據清晰的政策，也不是決定要提供甚麼服務才決定撥款，而只是每種服務也提供一點罷了！

口生政策和財政撥款是息息相關的。如果我們沒有跟上時代的口生政策，會使服務發展迷失方向，我們難以決定發展何種服務及其需求有多少，也不能處理醫療融資的問題，使保險和保健計劃等產品可以發展。

沒有各類的保險產品和保健計劃，也就會繼續使公營和私營醫療服務不能有真正的發展，財務安排亦難有甚麼真正的改變。

一九九一年的“促進健康”諮詢文件在諮詢之後不了了之。醫療融資的重要問題，基本上是完全無進展，以後的醫療撥款是否仍然準備繼續蕭規曹隨般每年繼續下去呢？

假如我們不打算年年如是，政府又可否考慮一下調動一些資源，去處理口生政策的檢討呢？我們的口生福利司同時扮演口生部長和福利部長的兩個角色。兩者都是非常龐大的。單是口生，已是非常龐大的範圍，她只有一位副司協助她處理口生事務，加上數位首席助理口生司，我對於這一個政策科是否真的有足夠的資源去處理龐大的口生政策檢討，我是非常擔心的。當然，政策科有沒有申請這資源，還是申請之後而未能得到資源的分配，是不得而知的。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希望政府在回應時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今年醫管局的撥款是192億元，加上稍後員工的薪金調整將超過200億元。立法局批出此筆撥款，也必須要求有嚴格的監管。200億元之龐大數額，只有政府才有資源去作好監管。我曾在特別財委會會議指出，過往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醫生增長比護士增長明顯超出四倍；但翻查財政預算之後，我發現原來這情口已是連續的第三個年頭。醫生與護士的增長比率是；

九六／九七

7.9 : 2.7

這個發展已是完全失去平衡。我在這兒提醒政府，如果繼續下去，很快便導致醫療服務崩潰。

口生福利司可能知道醫管局提出了一個護士的人力指標的東西。根據我昨夜收到的最後消息，有些醫院的行政人員已拿口指標，指某一些單位還須在現時已非常短缺的護士人手中再削一成。我要向口生福利司提出一個嚴正的警告，前線的護士已非常憤怒了。她已經面對一個工潮的來臨，如果政府仍不盡快糾正這個情口，這是我們政府的失職。

撥款是需要的，但政府是絕對有責任確保資源分配得宜；也要有能力察覺任何越軌行為。我要求政府對以上事情，即時作出糾正的行動。

根據財政預算，對醫管局的管制官員是口生福利司。我要問管制官員可以如何有效管制？她可以如何告訴本局她現在是有效地管制在她名下這一百九十多億元，還是已經失控？醫管局的成員可以如何對市民負責？還是可以在任何時間簡單瀟灑地拍拍雙手，離場了事，可能她們無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我也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給我有所回應。

在基層健康方面，口生署的撥款增長，很清楚是不能使服務有甚麼明顯的大改革；但更要留意的是，其實醫管局也同樣的調撥資源，提供相類似的服務。雖然這個服務今天未至重疊，但在政策上，此等情口必須盡快清楚劃分。

在近日的討論裏亦有人提出了一個觀點，謂約五成的牙科支出是給了公務員一事，我也希望作點回應。以上所說確是事實。我亦完全同意政府應多付牙科支出給予市民，但對於政府支付給其僱員的服務條件的支出，也是政府必須的承擔，為了可以使到本局和市民更清楚看到政府支付給市民的醫療支出是多少，我是想建議從下一次財政預算開始，政府可以分開政府作為僱主要承擔給他的員工的福利開支包括醫療，而作為政府對市民提供服務的開支是應該可以分開一個數目。

最後，我想談一談救護車服務。救護車服務一直用行車時間為標準，同在消防事務處內，他是不用消防車所用到場的反應時間，同一個部門的服務，用兩種的制度來衡量，這一種做法是取巧的，行車十分鐘，並不等如求助之後十分鐘就得到這種服務，求助之後，要找車派車不知需時多久，完全不知究竟打完電話之後，要多少時間才可得到這種服務，曾經出席委員會的

副保安司在會議內重複又重複解釋給議員知道，撥款和資源分配的機制，各說各話，如果我們繼續這樣迴避問題，只是說機制，我不知道究竟何年何月這些如此重要的服務才可得到改善？我希望在下一次卫生事務委員會和保安事務委員會的聯合會議內，出席的官員可以有一些積極的回應。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資源是如何分配，沒有人要求財政司明天就可以拿錢出來，糾正所有的服務，但是如果我們要真真正正積極面對問題，便應好好地坐下來，面對問題來談，而不是在會議內只是告訴議員知道這些機制。我相信新的議員亦可以從秘書處得到這些資料。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顏錦全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在其任內發表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採用深綠色為封面，金色為封面字體，一如財政司自己形容，綠色代表謹慎、祥和，金色代表勇敢及具創作性。我認為這份預算案基本上能平衡和照顧各方利益。在現時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情下，預算案以“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題，大概也能回應香港人對他的期望。

不過，我想提出幾項值得關注的問題，首先我會提及港府在市區重建方面的資源，其次我會講及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的可行性問題，最後我以身為區域市政局功能界別選出的立法局議員，亦會回應近期本局同事批評，區局近年的開支增幅過高的問題。

要求港府就市區重建投入更多資源，制定市區重建整體策略

主席先生，財政司這份財政預算案的主題是，“拓展經濟，改善民生”，不過，我要指出的是，港府一直忽視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亦沒有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市區重建。目前港府除了在工務計劃上作出一些承擔外，甚少對市區重建的工程，甚至乎整體的市區重建計劃，作足夠的經濟支持。例如土發公司自八八年獲1億元成為開展工作的基金後，在研究發展項目時，便要經常考慮回報率及成本等問題，使一些回報率較低，或較少經濟效益的舊社區環境及設施，無法得到改善。因此，若政府再不正視舊區重建的資源不足問題，要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恐怕遲遲都未能夠真正實現。

正由於港府在市區重建方面所投入的資源不足，加上多年來缺乏一套

長遠的市區重建政策，造成現時市區重建出現下列問題：首先現時土發公司作為市區重建的法定機構，只負責小部分的重建計劃，大部分的市區重建計劃是由私人發展商進行，該些所謂的“市區重建計劃”亦只屬樓宇重建性質，對該重建區域的社區問題，如交通擠塞等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這顯然與政府一向強調市區重建有助改善社區環境並不相符。同時，發展商在收購舊區樓宇的過程中，經常出現不少糾紛，甚至乎有無良的發展商，為了減低賠償額，用不法手段進行收樓。

此外，針對目前市區重建步伐緩慢的情況，去年七月港府公布市區重建的諮詢文件，但文件並沒有交待公眾最關注的問題，就是港府如何落實舊區環境的改善工作；而港府至今仍未公布諮詢的結果，及承諾制訂長遠政策。上述種種情況，均顯示政府在市區重建方面的承擔並不足夠。

我要指出，市區重建絕非單純的舊區拆樓、建樓，而是涉及複雜的徵地、賠償，及社區重整問題。要真正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質素，港府除了要大幅度提高重建賠償金額外，更重要的是制定全盤的市區重建整體策略，包括居民安置政策，這樣市民的生活質素才可提高。

宜審慎研究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的可行性

另外，支援及推廣服務性行業，是這份財政預算案的一個重點。財政司表示推廣金融服務業的其中一項策略，就是提高金融中介設施的效率和減低該等設施的風險。就此，財政司建議成立按揭證券公司。財政司解釋，成立按揭證券公司，可減少銀行按揭貸款方面的資金過分集中，及帶來的流動資金風險。銀行體系的資產大部分是按揭貸款，資金回報期長，但銀行的負債主要是短期存款，造成資產與負債的錯配現象。若按揭證券公司一旦成立後，銀行便可出售按揭業務予按揭證券公司，此舉有助減低銀行的負債，銀行更可獲得更多資金從事其他業務。不過，值得關注的是，正如財政司的解釋，按揭證券公司所發行的證券，有可能需要外匯基金作最後擔保，故此一旦成立按揭證券公司，外匯基金是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現時銀行界對有關建議仍未有一致意見，有部分業內人士亦擔心，大量資金流向物業市場，可能導致物業價格急升，置業者最終可能得不償失。因此我希望港府所委託的顧問公司，能審慎研究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的可行性，並盡量聽取業內人士對有關建議的意見。

區域市政局資源用得其所

我身為區域市政局功能組別選出的立法局議員，我亦想回應近日有議

員提出，把兩個市政局的財政預算案交由立法局審批的建議，以及有人質疑區局近年的開支增長超過20%的看法。

目前區局的九成收入來自差餉，佔差餉徵收率4.4%，另外亦有少部分收入是來自市政設施的入場費用、投資收益和租金等。區局九六至九七年度的預算開支為49.4億元。區局去年便預測未來幾年，在市政設備方面的非經常性開支將不斷增加，未來四年財政預測將有9億元的赤字。九五至九六年度的總開支，亦較九四至九五年度增長了23%。有人便質疑我們區局開支的增長率過高，遠遠超過通脹。

我要指出，新界近年發展迅速，特別是新市鎮的發展一日千里，例如將軍澳及馬鞍山等，隨口新市鎮的人口不斷增加，居民對各種市政服務的需求亦相應增加。區局是有責任盡量做好市政服務，切合新界居民在環境口生服務，和文娛生活方面的基本需要。該些新市鎮在發展初期，市政設施和服務不足的情口甚為普遍，因此，區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興建街市大樓、游泳池、公園、文娛中心等，而該等設施的興建費用動輒都需要幾億港元，所以建設開支大幅增加，根本是很合理的。

九五至九六年度區局的經常性開支的增幅有21%，減去通脹率9%，實質的增幅便是12%。而該等增幅主要是由於新設施的啟用，以及開設新職位所致，因此經常性的開支增加，是有其原因。故此，我希望本局內的同事深入了解我們區局的開支情口，才給予意見。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我將會就香港製造業發展、人力資源與理財原則問題作出討論。去年財政司在製造業一項中，以不足100字來描述製造業的情口，可見政府對製造業發展的承擔是乏善足陳，少之又少。今年財政司對製造業的口墨增加了，承諾也相應較多，包括設立科學園、興建第二間工業科技中心、發展第四個工業口，以及發掘香港潛質優厚的新工業。但對於政府終於肯為製造業提出一些建議，我絕對不會以“進步”或“高興”來形容，相反，我實在感到憤憤不平，為何政府一直諸多推搪，直至今天，製造業到達垂危的地步，才肯施以援手？

以垂危或病入膏肓來形容香港製造業，絕非要嘩眾取寵或危言聳聽。從九五年的《經濟概口》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可怕的事實，一九九四年，香港

製造業佔本地生產值的比重，已跌破10%的關口，只得9%；以絕對數值計，只有866億元，為一九八八年以來的新低點。同時製造業工人繼續面對被淘汰的命運，九四年製造業人數佔就業總人數的比例由九三年的20%跌至18%。九零年代，香港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開始持續下跌，已為香港製造業敲響警鐘，可是政府對此視而不見，袖手旁觀。今天，製造業比重的跌勢不止，看來已敲起喪鐘。面對這個危急關頭，政府必須制定長遠、積極的工業支援政策，否則香港製造業只能苟延殘喘，難有起色。

七十年代，香港工業面對轉型，但政府堅持採取不干預政策，對支援技術研究、興建科學園等要求置之不理，結果製造業北移，香港工業陷入空洞化的困境。近年政府終於面對現實，作出少量支援，如設立工業支援資助基金與工業技術中心，但顯然不足夠。政府每年出版製造業的報告，便是一個好的例子，報告所論述的製造業困難每年如是，毫無寸進，包括技術人才不足與缺乏上游工業支援，這說明政府未有正視及解決香港製造業的問題。民主黨認為，目前的工業政策雖然較過去的袖手旁觀為佳，但若不投入資源，協助本港的製造業力爭上游，要在下一世紀的高增值及高科技市場爭一日之長短，實在是異想天開，不切實際。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加倍努力，增加對科研的撥款，盡快興建科學園，以及提供稅務優惠計劃，鼓勵企業發展高增值產品，香港工業才可趕及鄰近國家，不致被淘汰，財政預算案的目標才不會淪為口號，以致“有姿勢冇實際”。

主席先生，以下我將會談及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就是人才培訓。無論是製造業或服務行業，都面對人才素質不足的問題，例如金融業僱員的語文能力下降，又一些使用較高技術的廠商在聘用員工時，都會感到香港高科技人才不足，大學生與工業界存在鴻溝，須要接受在職培訓。今次財政司建議加強語文訓練，以及接納我們增設個人培訓免稅額與注資再培訓局的建議，民主黨認為這些都是可取的，但並不足夠。我想舉一個例子，例如個人培訓免稅額方面，現在，如果在大專院校就讀一個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完成要超過十萬元費用，如果這些培訓計劃是不能夠得到公司的資助時，個人負擔是非常沉重，政府應該考慮一下在日後財政預算裏，加強這方面的稅務寬減，減輕個人對改善自己的就業能力方面的負擔。事實上，跟其他地方比較，香港政府提供在職培訓是少之又少，例如，新加坡政府設有多種有關在職培訓的基金，如協助公司設計培訓員工的課程、資助聘用導師等。台灣、馬來西亞等亦有向提供培訓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民主黨曾經就在職培訓提出一連串的稅務與支出建議，包括僱員再培訓稅務優惠，鼓勵企業向一些年紀較大但只有低技術的員工提供培訓，以及撥款成立“技能訓練基金”，資助企業培訓員工。民主黨希望政府在下個財政年度，落實這些建議。

此外，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對在職再培訓作出一些改善。首先，政府應加強與行業聯會的合作，提供更多切合市場需要的課程與再培訓課程。第二，政府應加強推廣新科技培訓計劃及提高資助金額，範圍擴展至服務業。事實上，目前旨在鼓勵廠商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的科技培訓計劃，在推廣工作與資助金額方面，都須要作出改善；此外，政府建議將新科技培訓計劃的範圍由工業擴展至服務業，但令人擔心的是，政府未有為此增加撥款，結果將會造成重量不重質的反效果。

最後，我想問政府一些有關理財原則的問題。政府的理財原則引起不少爭論，因此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重申其公共財政管理的原則，並表示這些原則並非政府閉門造車的產品，而是來自社會的共識，我認為今次財政預算案的解釋並不令人滿意，而且有些地方不盡不實。首先，這些原則並非經過社會的充分討論，民主黨與其他政黨便一直要求政府成立稅制檢討委員會，檢討稅收與支出各項原則，但遭政府拒絕。此外，理財原則之所以引起爭論，與其本身模糊不清有關。例如，何謂足夠的儲備？1,500億元的儲備是否太多，或是否太少？政府心目中有否一個較合理的儲備？何謂在一段時期，政府的開支增長不會高於整體經濟增長？因此，財政司除了關心財政預算案的包裝外，應該對剛才我提出的問題詳加解釋。若能改善後者，將會增加其可讀性，更為市民所受落。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接納民主黨多項工務工程建議，其中包括：增加土木工程署維修斜坡的資源、將部分市區明渠改為暗渠、擴闊荃灣至屯門段青山公路、研究在中西區興建多層公共停車場等，作為民主黨土地工務及規劃發言人，我在這裏謹代表民主黨向財政司表示衷心謝意。但美中不足的是，財政司對多項跨越九七的大型基建項目，例如西北鐵路及將軍澳鐵路工程的注資，以至十號及十一號貨櫃碼頭的興建，財政預算案開支項目至今仍是懸而未決。大型基建工程對香港發展影響深遠，令人擔憂在九七後過渡期，政府策劃跨越九七的大型工程，有關決策的緩慢進度實使人感到憂慮。

現時中英關係又再起波瀾，而中方打擊彭定康管治權威的手段並未稍減，在這種以打擊彭督為大前提的極左政策下，必會影響九七過渡期的大型基建工程進度，令香港政府不敢、不願在九七年前就基建方面大展拳腳。要改善港人的信心危機，緩和緊張，我認為政府應該盡快落實籌劃及興建赤鱲角機場第二條跑道、十號及十一號貨櫃碼頭、地鐵將軍澳支線、以及西北鐵路，貫徹落實港人治港的精神及原則。我認為基建是經濟的生命線，延續基

建就是將經濟的發展開拓和延長，這是香港長遠利益的所在，不能停頓下來。

在財政預算案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多年來工務工程的延誤，政府至今似乎仍沒有解決方法。財務科在本年二月向本局提交九五至九六年度基本工程計劃施工情~~口~~的進度報告中顯示，預計在九五至九六年內施工的工程共有136項，但可以如期施工的只有53項，即佔全部工程的38.97%。而沒有確實施工日期或會被刪除的工程則有八項，佔全部工程的5.9%。其中總目705土木工程的工程項目延誤最為嚴重，有71.4%的工程要延至九五至九六年後才可施工。

我認為，導致工務工程的延誤，主要是由於時代轉變。以往在中央政府的“強而有力”的領導下，很多工程是否進行，是由政府全權決定，受影響人士往往在毫不知情的情~~口~~之下，突然面對工程的開展，根本無從反對，工程過去因此可以順利進行。但由於現時政府在運作上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這方面是值得一讚的，主席先生，再加上政府對地區組織，特別是區議會的諮詢較以前為多，而環保團體亦較從前更加積極活躍，故此令到很多工程會因環境保育的理由而未能順利過關。

要確保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可以如期運用，我建議財務科可以增加後備工程項目名單，以彌補預計工程不能展開的數目，使基金如期悉數運用。長遠而言，我認為政府必須調整工務工程申請撥款的行政安排，任何工務工程若要日後列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目內，或者預計須在財政年度內動用公帑，必須要先完成所有法定程序（例如刊登憲報）等，以及完成所有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完成這方面的程序，才可以在預算案內預留款項。這樣的安排不但可以較有保障地使用上述基金，更重要的是令法定程序變得更有意義，不致令法定程序成為一種徒具形式而毫無影響力的例行手續。

此外，主席先生，九七年後本港的大型基礎建設工程的統籌及興建都是備受關注的題目。本港的新機場核心工程規模十分宏大，建造費高達一千六百多億元，但工程進度仍頗為理想，我相信這是與新機場統籌處的設立有極密切的關係。這個成功例子正好說明良好的統籌策劃以及管理，可以有效控制工程進度及支出。香港將來仍會有不少大型基建工程開展，例如西北鐵路、九至十一號貨櫃碼頭等。政府過往須付出大筆費用，及依靠海外顧問負責有關策劃及統籌的工作，這種做法對培育香港人才並無大的益處。為了日後更有效統籌大型基建工程，我建議政府應考慮成立一個永久的基建統籌辦事處，由中央政府領導，向布政司負責，以便加強統籌的有效性及將統籌大型基建的經驗累積下來，使其得以延續。這個建議的重要精神，是培育本土的基建統籌人才，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亦是更實質的“港人治港”。

此外，主席先生，我亦希望談談有關香港土地供應的問題。政府預算九六年的已開拓土地的面積只為93公頃，較九五年的155公頃，下降了40%。而房屋司亦透露九五至九六年度至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度六年內建成的新居住單位，是利用不同種類土地建成單位。土地方面包括新闢土地、涉及契約修訂及換地的重建用地，以及無限制批約重建用地分別建成有關的單位，在數目上的比例將約為3:3:2。重建用地上興建的樓宇佔整體樓宇供應土地大約八分之三。由於本港填海闢地方法遇到極大困難，而舊區重建收地亦因賠償及安置等問題而困難重重，另外再加上拓展署預測九六年已開拓土地面積地較以前大幅下降，實令人擔憂未來的土地供應是否能夠滿足此需要，以及政府所訂的目標又是否能夠落實。這一連串的問題，實在令人充滿疑問。我建議政府應該必須增加土地開拓的數量，及增加興建私人樓宇的土地，及積極參與市區重建的工作，以滿足樓宇的需求，減少地產商的壟斷和平衡過高的樓價。

是次的財政預算案是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財政司的處女作，可算是開歷史先河。面對目前政治氣候急劇轉變，財政司的處事空間比較前幾位的財政司相對來說，可算是十分之小，但要處理的意見卻較前複雜得多。值得一讚的是，財政司在這個狹小的活動空間中，仍願意聆聽各方意見，平衡及綜合各方利益，這種做法是值得欣賞的。我謹以16字總結自己對是次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在困難中顯露人性，在縫隙中爭取發展”。在香港這個充滿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弱勢群體往往是被剝削及犧牲的一群，我衷心期望我們的財政司日後在管理公眾財政時，能對老弱傷殘多加添點溫情，使香港的弱勢群體得到較多的溫暖及關懷。這不單止是一個相對富裕社會的責任，也是一個中國人社會的起碼道德。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

會議暫停

主席（譯文）：我現在按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會議暫停，明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復會。

會議遂於晚上八時四十分暫停。